

Vol.11

2023 SEP

如水
flow HK

你廣東話 有啲廠致

Laak1
Kaak1

評論

從民意調查看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專題

第二屆香港峰會——
溝通困境、身分認同、路線抉擇

評論

你話你想光復，但唔知點做……？

專題

「香港人+」：訪問楊錦霞、桑普、鄭文傑
看離散港人身分認同及公民社會參與

採訪・報道

編者話

從講廣東話「啟攷」
探討流散港人身分認同

文 / M.Y. 004

專題

第二屆香港峰會——
溝通困境、身分認同、路線抉擇

文 / HKDC 006
香港峰會籌委會

「香港人 +」：
訪問楊錦霞、桑普、鄭文傑
看離散港人身分認同及公民社會參與

文 / 阿當 022

萬一你是個港人：
從「第三文化」看離散港人下一代的
身分認同

文 / 編輯部 032

Infographic

身分認同
如何影響政治參與？

文 / M.Y. 038

化零為整

5－7月 香港・世界大事回顧

文 / 編輯部 040

5－7月 外媒觀點整理

文 / 編輯部 046

5－7月 流散港人社群活動紀錄

文 / 編輯部 050

5－7月 香港研究進展

文 / 編輯部 062

你廣東話
有咁啟攷
Kaok1 Kaok1

創作・評論

學術

- 全球港人大團結？
他鄉中的港人與「他者」建構 文 / 芬、Tantalus、式 066

評論

- 從民意調查
看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文 / 鍾劍華 080

- 你話你想光復，
但唔知點做……？ 文 / 練乙錚 084

- 波羅的海流散港人的政治
與去政治化 文 / Iverson 090

- 潤學不問歸途：
解構「中華民族」的契機 文 / 兩果 094

- 莫忘 1959：
流亡藏人的生命軌跡 文 / 柏大 100

創作

- 香港的羈絆 圖、文、字 / 區雨山 106

- 四手聯彈 畫 / 日巷、瑪珂、Justin Wong、vawongsir 108

編委答

- 問：做香港政治工作獲得實際利益，
正確嗎？ 文 / 鄭頌晴 110

讀者投稿

- 不信任感的危機：
臺灣港人社群與政府間的囚徒困境 文 / 羅子維 112

- 「香港民族，關我咩事？」
——培育流散下一代，無非是這樣 文 / 莫離 114

- 從維港走到泰晤士河畔：
一張選票 再思流散社群 文 / 吳凱軒 116

從講廣東話「𨳊𨳊」探討流散港人身分認同

編者話

文／M.Y.

「你廣東話有啲𨳊𨳊」。

識講廣東話的讀者，當看到今期《如水》封面標題標註的粵拼，大概意會到這是俗稱「甩咳」的正字，翻譯成書面語，即是形容講話不太流暢。不過，好端端一本雜誌，為何無緣無故指責別人講廣東話「𨳊𨳊」？

非也！今期《如水》的主題是有關流散港人的身分認同及政治參與。除了講「我係香港人」外，到底還有甚麼方式去呈現身分認同？首先我們想到的就是母語——廣東話。

「廣東話我哋日講夜講，點會『𨳊𨳊』？」不少人可能有此疑問，然而，在流散時代，海外港人及其後代，面對一個新的國度，融入當地社會，講當地的語言（可能是英文，可能是國語，亦有可能是其他語言）；儘管他們仍然心繫彼岸的香港，但時移勢易、漸漸少講廣東話的情況下，廣東話程度會不會退步？會不會有一種身分認同的迷失，思索「何處是吾鄉」？又或者，心中的香港，是否仍是那個香港？

因此我們今期的內容會從過去、現在、未來，探討「香港人」的身分建構：

在今期的學術評論中，文章作者指，歷史學者大多認為開埠初期的香港華人與大陸華人在身分認同上沒有顯著分別，直到主權移交前後亦沒有一套完整的政治身分認同，只停留在經濟成就與文化上視中國人為「他者」。

作為對照，我們的專題報道訪問了楊錦霞、桑普及鄭文傑，三位分別在美國、臺灣、英國持續參與香港事務的海外香港人，探討他們的流散、身分認同與政治參與的關係。他們以往對中國或中華民族的身分都有些認同感，但從往後的自身經驗、中國粗暴干涉香港事務，以及北京在國際上令人側目的行徑，漸漸地改變了三人的身分認同，甚至生命軌跡，令他們更加投入與香港相關的公民

社會活動或政治參與。

除此之外，我們亦從「第三文化」探討香港離散下一代的身分認同問題。始終這些小朋友主要不是在香港長大，那麼家長應否維繫子女的港人身分認同，或向他們傳承香港文化？當然，這個問題並不會有正確答案。

★ ★ ★

今期雜誌以身分認同及政治參與為主題，固然與剛剛 7 月由 HKDC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香港民主委員會) 在華府舉辦的香港峰會 (Hong Kong Summit) 有關。不難想像，與會者大多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甚為強烈，而事實上《如水》今期主題亦可說是啟發自香港峰會的經驗。《如水》特別邀請 HKDC 香港峰會籌委會，為讀者帶來一篇香港峰會的回顧文章。

而今期的 infographic，亦是探討海外港人身分認同及政治參與之間的關聯。我們發現，當受訪者對「香港人」、「居住國」等不同身分的認同感愈強，對該族群的政治參與程度會愈高，當中以「香港人」的差異最為明顯。調查亦顯示，即使有些受訪者表示其身分認同感「居住國公民 > 香港人」，但他們仍然是參與香港相關政治活動略多於居住國的相關活動。

評論文章方面，鍾劍華、練乙錚教授，分別就身分認同及政治參與的議題撰文；我們又邀請了愛沙尼亞香港社運人士 Iverson，分享波羅的海三國港人的政治參與狀況。

另外，作者雨果向讀者講述中華民族不同年代的流亡者與身分轉變。比如近期流行的「潤學」，這些出逃的中國人，他們會像以前的流亡者，積極參與針對中國的政治活動嗎？至於一位關注流散藏人族群的作者柏大，則向我們分享流散藏人的民族誌，希望

給予流散港人族群一些啟發。

畢竟，藏人早在六十多年前已開始遭到中共打壓，被迫流亡，並於世界各地孕育第二、三代。他們的經驗可能是流散港人未來的寫照，值得我們深思。■

第二屆香港峰會—— 溝通困境、 身分認同、 路線抉擇

文／HKDC 香港峰會籌委會



 **HONG KONG
SUMMIT**

HKDC 執行總監郭鳳儀 | 圖片來源：HKDC

Hong Kong Summit 2023 是反思的時候。

經過上年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HKDC) 與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SWHK) 一同合辦首屆 Hong Kong Summit (香港峰會)，HKDC 團隊今年再次在美國華府舉辦第二屆香港峰會。今年的峰會除了有美國港人參與外，亦有來自英國、加拿大、臺灣、日本、德國、愛沙尼亞共 7 國、25 個城市的香港人千里迢迢赴會。國安法至今已過 3 年，海外港人社群在 2019 年支援在地抗爭、2020 年開始接收流亡與移居外地的港人、2021 年重新經營被政權打亂的生態網絡、2022 年逐漸找到生存、落地的節奏，於是在 2023 年，在經歷初步「災區重建」及解決即時需要後，大家不得不面對較長遠而有關「香港人」於海外應該及可以如何生存、續命及自我圖強的問題。

雖然 HKDC 在 2019 年的建立，本是作為香港本地運動的一個延伸¹，只專注美國本地倡議工作；但隨著國安法實施，公民社會瓦解，還能倖存的組織不得不重新適應及尋找新的定位。隨著 HKDC 於 2021 年下旬的班底改組，新團隊開始擴展機構的工作方針，在更多方向建立倡議工作的根基，因此開始協助凝聚在美香港社群，亦多角度建立港人的海外政治本錢，確立 HKDC 的三個工作支柱：政策倡議、研究與教育、社群凝聚。HKDC 除了倡議美港雙邊及多邊政策關係轉向、救生艇方案、制裁，亦花不少時間整理、發布多項為推動政策的研究報告，如披露經貿辦的銀彈政策如何干預美國政壇。面對海外社群經歷政治動盪調整的蘊釀期，縱然團隊在資源和人手壓力緊拙的時空，仍希望嘗試透過整合現存的人力及網絡，為社群開拓更多商討空間；所以我們亦堅持在繁重的倡議工作外，肩負上社群共生共榮的責任，希望促進內省、自強、擴闊社群網絡的工作。這是籌辦 Hong Kong Summit 的起始點。

Hong Kong Summit 是三日的閉門會議，專注在三個方向：第一，提供平台予與會者制定個別工作範疇的來年策略；第二，開展平日在網絡上未能充分展現，但又深刻影響社群的討論；第三，促進與會者與華府及國際外交政策圈子的交流與合作，是次峰會有兩黨、兩院不同議員（如前眾議院



民主黨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及共和黨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史密斯同場會見香港峰會參與者 | 圖片來源：HKDC

1.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於 2019 年由香港公民社會倡儀者推動成立，以便在美國推進政策倡議及國際連結工作。

議長佩洛西（Speaker Emerita Pelosi）、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史密斯（Chairman Christopher Smith）、聯邦調查局（FBI）成員、各大國際人權組織主管、智庫成員、不同海外族群政治領袖到場與會眾交流觀點。

三天時間忽然而過，固然未能讓每個人都盡訴自己想法。而 Hong Kong Summit 始終有人數限制，不是每人都可以到美國赴會，所以誠言，當中的討論不會、也不可能全面代表或反映今天海外港人社群的眾多想法與處境。不過，由於參與峰會的人絕大部分是海外流散倡議組織成員、在地港人社群搞手、流散媒體工作者、政策研究員及學者、各議題工作組的主事人或執行團隊，峰會討論還是目前較能聚焦各家各派想法的一次思想交鋒。及後，HKDC 將會發布有關峰會內容的報告，記錄各個環節的討論大要。但作為籌辦者，在經過三日與各與會者的相處後，亦有一些觀察與反思，可以在此與《如水》讀者分享（註：由於場內須遵從 Chatham House Rule，所以在引述與會者時，會稍隱去不同背景描述）。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成員吉姆·麥高文（Jim McGovern）與峰會出席者會面，並與願意公開露面者合照

|| 圖片來源：HKDC

所謂溝通，溝埋一齊就通？

往年與今年峰會最顯著的分別，是從一個美國港人社群峰會，變成一個全球港人聚首的政治方針初探峰會。

在剛開始設計今年峰會的形式與討論時，團隊內部參照上年的會眾後續意見，希望今年能夠有更多閉門討論的機會。所以我們除了在個別環節協助參與者拓展各自的政治網絡（如開幕晚宴、四個工作範疇的研討會、在國會山莊與兩黨、兩院議員見面）外，其餘環節都希望設計一套能打開不同地域港人討論的方式。

要進行這樣的討論並非易事。畢竟不少參會者即使過去耳聞其他區域的活躍港人名字，卻未必曾經相見；或者有些人一直「單打獨鬥」支撐所在地的香港倡議工作；又或者有些人雖曾見面但已多年未重聚，籌委都難免擔心，突然讓百多個內心充滿不少情緒與想法的「網友」放在同一個物理空間，溝通上會有暗湧或熱情難耐的狀況。所以在峰會之前，籌委有諮詢過去一年參與了其他幾個閉門峰會的人，聽取其經驗和反饋。我們聽到其中一個較為深刻的反思，是一些身處不同地域的香港人在這些會議中都難以找到順暢的溝通方式。言下之意，就是「雞同鴨講」。明明大家都是香港人，都在講廣東話，但總是一句起、兩句止：甲描述了自己的政治經驗與現行工作，乙也同作分享，但總是不能把話題延續，或找不到溝通的目的和方向。



前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楷與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Staff Director Piero Tozzi 交流 | 圖片來源：HKDC

「我在臺灣，你在英國，在臺灣的香港人連是否能夠繼續居臺都未確認，你已經在討論如何讓下一代在英國上中學。我不清楚你的目標群眾及從而引申的計畫，也不知道我與你溝通有甚麼意義。」

聽到不同會議參與者反映這種「本來滿心期待但卻未能達成」的溝通，除了令我們想到跨國聯繫工作上的難關，也令筆者稍有擔心，未來是否會出現幾個平行存在而不能互相 synergize 的「香港社群」？

憶起過去一年在美國與不同社群互動的體驗，這種懸浮未明的聯繫性似乎不只是國與國及地域分隔而面臨的溝通挑戰：

上年度與 SWHK 合辦的首屆峰會，籌委以美國港人社群為峰會凝聚的目標群組。我們希望能夠在實務及操作層面，促進各參與者討論期望建立的美國港人社群平台。討論過程中，我們嘗試量化一條較複雜且非常天馬行空的問題——邀請參與者以 1 至 10 作評分，詢問他們希望擁有一個比現時更中心化（centralized）還是更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協作平台。互動結果是上年約一百名參與者平均傾向想要一個比其時稍為中心化的平台，但又不希望建立一個非常中心化、自上而下（top-down）的平台，例如立即成立流亡政府。於是，過往一年的美國港人社群開始多了一個百人交流平台，亦在平台延伸出幾個聚焦特定議題的工作群組。這些工作群組協調各組織推動不同的倡議計畫，亦頗有成果。例如他們群策群力推動美國港人 DED 救生艇政策續期，又舉辦香港經貿



首天環節，會眾進行本國及跨國交流 SWOT 分析

圖片來源：HKDC



HKDC 董事會成員周永康擔任討論環節的其中一名促導員

圖片來源：HKDC

辦示威與推動《香港經貿辦審查法案》等。我們在過程中嘗試與眾人共同推動、凝聚、勾勒政策倡議的方向共識，又協助一些單人搞手獲取資源及實務協作，期望能夠更有效地動員在美港人社群的整體政治力量，提升香港人在美國行政、立法層面的倡議實力與政治效能。過去一年，這種平台式的合作在實務上有其政治效用，亦令美國港人社群在政策倡議之領域有所斬獲。

然而，在實務上找到新方式後，隨之而來衍生的新問題，就是當平台帶來更多人與人的溝通時，自然會出現分歧與爭執。當然，有人的地方必然有分歧，而多人的地方也自然有更多分歧，這是無可避免的。但在跟進與理解某些分歧的過程中，我開始發現，即使看似是基於工作手法、情緒表達、政治主張的表面分歧，2023 年的香港社群似乎比起以往幾年，更掙扎尋找基底的 common ground，亦同時更難定義誰算是「自己人」、「盟友」、「同道中人」。在本年 3 月，HKDC 團隊著手舉辦在美香港人城市論壇，以紐約市的港人社群作第一個試點。討論期間，我們發現二十多人的社群成員也出現迷惘時刻，在存在分歧與差異的氛圍下，究竟誰是合作夥伴？誰是我們的對象？是否能吸納當地非港人居民成為香港社群的一部分？為甚麼有些以前出席示威場合的與會者不再出現，或開始抗拒擁抱香港人的身分？

以往說的「香港人，加油 / 報仇 / 建國」，這些「香港人」在 2023 年是誰？又在哪裡？



懸浮的「共同體」

每當香港社群面臨動盪，外部刺激將各人的情感一下由潛意識推至顯意識時，一些人會以「共同體」嘗試表達一種對家園、根、人的羈絆，及大家為一體的訴求。縱使當時的我們無法找到匹配的語言，清楚詮譯在空氣中懸浮的「共同體」，但人與人之間彷彿有種超越物理性的理解，在這三個字間找到無法言明的內聚力。

而過去一年，當大家距離運動的爆發情緒愈遠，且大家已經在各自的居住地中學習、接納、練習在新框架下生活，亦接受不一樣的政治、文化、生活衝擊，我們發現，以往大家虔誠地信奉的「共同體」似乎愈發模糊。有時看到社群間的爭論，發現不同地區的香港人、不同時期離港的香港人，對現行行動方法及香港未來的想像，有著愈大的分歧。在面向下一步時，每個人的不同方向、主張、準則，是代表了這個「共同體」的崩解嗎？當時的「共同體」在過去四年間如何一直變化？還是「共同體」分身成幾個分靈體在不同地域、時空存在？而這個「共同體」在過去四年有甚麼程度的轉變？甚至有人會驚訝，當 2019 年或以前認識的人在 2023 年再聚時，對方與自己的印象為甚麼有著某種跳調的出入？

我們都有屬於一個「共同體」的人性需要，但我們忘記「共同體」由無數的「我」組成，而中間的每個「我」可以存在本質上的差異。那麼，這個有關「香港人」的「共同體」實際上具有甚麼準則？存在門檻嗎？社群一直在想像的「共同體」，實際上又包括甚麼人？



居英前區議員劉珈汶在首日環節簡介加拿大人權組織於蒙特婁為香港離散族群舉辦的研討會 | 圖片來源: HKDC

當香港人社群的實際面貌落得曖昧時，我們須面對現實挑戰。首先，社群難以參透當前能夠操作的現實資本，如同瞎子摸象般，難以制定反映與貼近現實的藍本及計畫。透視這些現實資本的指標有很多，例如港人有的政治資源、文化凝聚力、社會資本，以至受人數影響的居住地政治實踐空間、由不同行業交織而成的現行制度力量分布，甚至是由當地港人平均年齡而推演出他們的時間本錢等。對這些現實資本的資訊不足，變革者、組織者、參與者便難以擬定及決定作為「個體」的行動與路向。同時，「群體」對形勢研判的資訊差別愈大，在討論時要先闡明與克服的不同前提（premise）便更多，群體則更難存在公因數。

以上提出了幾個瞭解當前「共同體」的指標，而這些指標亦能無限加疊為 non-exhaustive list，但做政治社群建構的過程中，我們希望可以得到的資訊，比起純粹現實資本及這些硬性數據還要多，更重要的，是理解個體的意志。意志是一樣很難在個體上收集的資訊，有時個體都不清楚自己當刻意志為何，更遑論集體意志。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嘗試理解一個人對自己身分的認知，大約推斷其政治經歷、當刻心境和未來路徑。

所以我們在 Hong Kong Summit 期間收集了與會者對自己身分認同的看法，再邀請他們分享自己信奉的變革路線（theory of change），從而幫助在場的大家共同勾勒，我們所在的社群究竟是有甚麼的實際面貌，而大家在這個社群中又應該如何因應現實，決策現在與未來的方向。



大會為香港峰會參與者準備的筆記簿及黑色布袋 | 圖片來源：HKDC

「身分認同與變革路線」

Hong Kong Summit 的第二日閉門討論，以「身分認同與變革路線」作主題。閉門環節分為三部分，先是由大會分享討論大綱及原意，然後邀請各參與者進行約十人一組的小組討論，之後再開展為全場一同參與的開放討論。以下為各環節的其中要點，邀請《如水》讀者一同反思其中提出的問題：

一、討論大綱

- (1) 檢討自我身分認同及變革路線 (theory of change) ；
- (2) 反思各人身分及生活經驗如何塑造和限制自己的變革路線；
- (3) 直視各種變革路線之間的張力；
- (4) 討論如何處理變革路線的多元，凝聚政治社群。

二、小組討論

(1) 身分認同除了是標籤外，亦濃縮了一個人的思想、政治經歷、生活經驗、個人記憶。2023 年的你會如何形容自己身分？你覺得甚麼政治經歷或生活際遇，塑造你的身分認同？你會以香港還是所在地為主要身分描述？身在海外的你會界定自己為「流亡」、「移民」、「旅居」，還是其他標籤？你對自己身分的認同如何隨著年月而改變？這些身分認同的改變有促使你支持或反對某些政治路線嗎？

- (2) 通往光復香港的變革路線有許多，例子有如：
- (i) 積極進入當地體制、融入社會；
 - (ii) 以返回香港為目標，一切以香港為本位；
 - (iii) 挑戰國際政治框架。

你會如何分配自己有限的時間與資源在不同的變革路線？你又認為這些變革路線各自的張力與限制是甚麼？

(3) 你是否有自己傾向的變革路線選項？原因為何？你的身分標籤和其代表的生活經驗 / 政治經歷，有否影響你對光復之路的想像、爭扎或策略選擇？

三、全場開放討論：

- 如何凝聚流散的政治社群？
- 我們可否理解及接受不同光復之路的差異？
- 我們是否應該調和不同路線與策略？如何調和？誰應該改變？誰要折讓？
- 我們應否在同一個大框架、平台或組織下推進不同路線？
- 不同的組織模式如何回應「入體制、返香港、改變國際規則」之間的張力？

在小組討論的第一條問題出現在會場時，有些人的即時反應還是如 2019 年般，繼續回答自己是「香港人」，但亦有不少參與者有更加多層的描述，壓縮了自己過去幾年經歷、現時心態，和對自己未來的展望，例如說：「我是流亡美國的香港人」、「我是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我是旅居臺灣的香港學生」、「我是在英國的香港人」、「我是港裔英國人」、「我是世界公民」等等。

聽到每人對自己的描述，我都會開始猜想對方是如何開始認知自己的新身分，而這種新身分又如何決定對方現在的政治工作。身分認同是某程度上達成自我約束的一種行為原則（maxim），所以在某程度上也主宰我們平日要如何與居住環境交流，亦影響每人決定進駐的工作領域。

會場中，有人分享自我理解為 Hong Konger-American，以美國人作本位，所以希望可以推舉香港族群的人進入美國建制擔任要務。當然，要成功進駐美國建制，首先要明瞭美國建制精英的權力利益走向、國體實力與軟硬條件，甚至可能需暫別以香港為重心的事務，集中處理妥當美國制度中有關香港以外的委派工作。

同席間，亦有人自認為是旅居外地的香港人，永遠不會割斷香港人的身分，即使得到難民身分，也堅決拒絕成為他國公民，為的就是可以從一而終做一個香港人。這種對香港身分的堅守，也在某程度上推動這位與會者執意在香港文化中耕耘，決心要以文化及民族自強作為實踐核心。

另外，又有與會者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在失去香港的公民權利後也不會選擇變成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寧願做無國籍人士（stateless people）。這位與會者希望推動的是改變國際體系，改變現在以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作國際體系單位的模式，推動以族群（peoples）作單位的方式統整世界秩序，從根本性地除去國家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權力失衡的問題。

以上幾個例子只是香港社群現時擁有的其中幾種原型（prototype），還有更多其他原型，也應該有人正面對不同原型的碰撞與選擇。這些對自我的認知、執著或領悟，指引著每個人選擇自認為最合適的定位，也逐一織成港人多年來的政治運動版圖。



離散媒體《棱角》執行總監、「攞炒巴」劉祖迪在峰會期間發言 | 圖片來源：HKDC



本土民主前線成員、港人在德組織 Freiheit für Hongkong e.V. 創辦人黃台仰出席峰會 | 圖片來源：HKDC

碎片化 vs 廣義化的「我們」

當運動還在香港本地發生時，「我們」很純粹，「我們」就是支持香港本地運動的香港人。無論是在本地土生土長的運動參與者，還是在 97 年前已經移居海外的人，只要有參與在運動其中，均不會否定自己的「香港人」身分。

時間快轉到 2023 年 7 月的 Hong Kong Summit，會上有不少在以往運動中有著相當角色的人，甚至是本土運動的帶領者，被問到如何理解「我」的身分認同時，會在「香港人」前加上「在某國流亡的」，亦有些人會表明自己希望成為「香港美國人」。當香港社群中出現以香港作本位（xx 香港人）及以居住地作本位（香港 xx 人）的人，我們要如何區分「我們」？同時，即使大部分人依然以香港作本位，但生活在不同居住地的各人又如何理解自己與「我們」的關係？

筆者作為在北美落腳的人，最近看海外港人生活的 YouTube 片段時，有時感覺極陌生，像是小時在國家地理雜誌上看不同風土的紀錄片。有次，我看在英港人傳媒「綠豆」的片段，即使語言、影片結構、運鏡、甚至旁白都極似我中小學看的《鏗鏘集》，但看著一大班剛到英國的香港學生，講述所讀學校有特別幫助香港人的課後項目，我在港人分散且沒有大規模救生艇政策的美國，是完全沒有共感的。以往毋需多解釋的一體——香港人，在大家於各自的國家開展生活後開始碎片化，各地港人社群之間的文化差異愈來愈明顯。在這些移英學生完成高中課程後，他們會如何理解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身分呢？會是一種混合，一種堅守，還是一種曾經呢？



自由西藏學生運動執行總監派瑪·多瑪 (Pema Doma) 於峰會晚宴發表演說 | 圖片來源: HKDC

在「香港人」這個身分開始碎片化時，我們給予「香港人」的門檻是甚麼？不在香港的還可以叫自己作「香港人」嗎？那麼離開香港已達某年期的人呢？

在峰會的其中一些環節，我們就請來西藏、維吾爾、臺灣、伊朗的流亡者分享他們的經驗。其中，西藏群族在面對差不多跨世代的流亡歷史，亦曾經有關於「誰是西藏人」的討論。西藏人在 1950 年代被迫離家園後，流亡者如同今天的香港人般走向世界各地。於是，在各地西藏族群建立自己社區、文化，而且開始有第二代出現後，一些西藏人逐漸對自己的藏人身分失去信心或感到迷茫：「我已經離開西藏一段時間 / 我不在西藏出生 / 我除西藏血統外亦有他國血統，我如何稱自己為藏人呢？」當人失去對自己身分的信心，也就會失去為其族群拼搏的動力。後來，有藏人特意成立組織，幫助這些對自己身分存疑的藏人，透過藏文班、文化活動、與其他藏人合作，重新建立並拓展了其藏人身分的意義，使藏人身分及文化得以流傳，亦令不同類型的倡議組織能夠注入新血。

這令我也想到，香港社群有時缺少自稱與互稱「香港人」的空間。「香港人」身分的定義在不同情況迥異：一時需要跨過極高門檻、符合所有「聖人式」的付出才配這個稱號，一時在面對國際時又包括所有支持民主自由的人為香港人。



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多里坤·艾沙 (Dolkun Isa) 於峰會晚宴發表演說 | 圖片來源：HKDC

當然，「香港人」的稱呼可以變成一種海納百川、廣義多變的存在。畢竟「香港人」身分也是近年才有較為確立的現實。經過最少兩次殖民與霸凌的歷史，我們的身分依然在掙扎脫離這些歷史枷鎖，而身分的構成也可以隨時間而繼續進化，並沒有所謂最終的樣貌。

但同時，在群體對於某程度上的合作與調解機制有訴求與需求時，對於「香港人」的定義也關係到每個個人之於群體的表決權、參與權、決定權。假如一個人是「香港人」，他理應就可以行使自決權，擁有表決這個群體未來的權利。那麼，在未來，假如在海外社群中出現一個用作參與、擬定、表決的機制，這個機制所允許、包含、empower 的「香港人」到底是誰？誰有資格參與決定？假如把時間線繼續伸展，當香港能如願重光，到時候的香港社會又包括了哪些人，到時的轉型正義，又該關係及照顧到哪些人，又是誰有資格參與決定？這些問題聽上去很遙遠，但假如現在的香港社群發展得太草率、輕浮，未來 50 年後在海外社群就會落得鬆散、無力；即使香港可以重光，屆時的社會也會充滿有關各人「資格」的矛盾與內鬥。反之，假如香港社群能夠找到一套維繫某種共同意識的語言與系統，流散全球所產生出的多元性（diversity），就可以成為香港社群的最強實力。

當港人談起流散群體時，偶爾會仰慕他人，卻忽略了自身的優勢。港人不時會提起猶太人的經濟實力、藏人的文化實力、臺灣人的地緣政治關注度等，然後將香港與這些群體作對比，慨嘆香港人沒有猶太人豐厚的民族資本家，沒有藏人共同擁戴及聽隨尊者達賴喇嘛的向心力，亦不像臺灣那樣擁有自己島國政府的系統性資源統整。不過，回想 2019 年，香港人之所以能成為國際媒體的寵兒、國際政治生態的常用字，不只是因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因為國際社會上有不少政策決策者、智庫成員、人權工作者、文字記錄者、學者總是與香港及香港人有過親身的經歷與接觸，令他們對香港有一份超越「只是某個有價值的地方」的感情。這聽起來很兒戲的小事，在現實卻是人與人之間最強的牽絆。這些與香港有牽絆的人，未必自稱為香港人，但往往是港人最可靠的政治助力。

如此一來，現今走向碎片化的港人共同體，其實同時也可以將香港化為一個更「世界化」、「廣義化」的概念與想像。只要尋找到一套語言連繫大家在身分認同之間的牽絆，令到每個人對香港的牽絆有安放之處、有「buy-in」，或許可以將香港人的身分搭建成一個在國際體系變局中依然能夠如水變陣及遊走網絡之間的世界香港族群。



會場展示印有香港標語的宣傳品 | 圖片來源：HKDC

存異的我們與存異的路線

讀到這裡，可能有些讀者亦開始不耐煩，心想「but how？」

在討論環節中，我們提出了三條現在有跡可見的海外港人主流變革路線，就是剛才請讀者思考的問題，分別是：

- (1) 積極進入當地體制、融入當地社會以獲取政治本錢與資源，如推舉香港人參選當地議會，進入當地權力體系；
- (2) 以返回香港為目標，一切以香港本地為本位，如建立地下網絡發起香港本地行動、傳接香港本地文化；
- (3) 挑戰國際政治框架去改變香港命運，如要求香港取得自決權、與其他在國際體系中未能得到保護的群體合作重塑新聯合框架。

當討論環節主持人開始講解以上三條路線時，嘗試帶出三者之間也有一定衝突張力，並邀請大家假設以 100 分為滿分的時間與本錢分配在三條路線之間，從而量化每個人在現實層面上如何斷定三條路線的先後次序。這時，有部分與會者開始不解：三條路線真的有矛盾嗎？他們其實無衝突吧？

首先，三條路線不是本質上互成矛盾，三者不是一種「非黑即白」的存在，也不存在互相否定（negation）的關係。一個人可以同時支持以上三個路線，而港人社群在宏觀上亦能夠同時容許三條路線的存在，延續大眾對「兄弟爬山」的理解。但是，既然峰會中不少參與者都是政策倡議者、組織者、決策者，作為主辦者的籌委亦希望分享我們在不同情景及各人身上經歷過或見證過的不同層面之張力：

最表層的張力是有關務實的人手、時間和資源分配。海外港人雖有不少活躍分子，但願意全意投身於政治工作的人力還是非常有限（於此藉機宣傳 HKDC 的實習計畫，鼓勵大家一同投身倡議工作），而且當中有人的時間屬短暫的租借，可能在新地方落腳五年後就會慢慢游離到其他更穩定及能夠見到回報的行業，所以人力與時間暫時都是極之有限的資源。另外，社群中的金錢與物資亦是有限而將會逐漸減少的——無論是因為香港政府打擊、恐嚇境外組織與海外網絡和眾籌立法，還是隨時間不再能夠動員的群眾，或是慢慢不再見到香港價值的海外國際支援平台，海外社群的資源總是會經歷不穩與回落。當資源匱乏時，即使要做、應做、可做的有上千個想法，但我們每天都在選擇甚麼是自己會落手建立與推動的、甚麼是理念上支持但無力投身的、甚麼是無法支持也不會反對的，還有在某些情況下，假如一件事適得其反，甚至需要斷定甚麼是自己須要拒絕的。所以討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假設自己有 100 元去投資，你會如何將此分配到不同的投資項目。

除了硬件資源上的限制令我們須在三條路線中作出抉擇外，還有軟性定位上會產生的張力與衝突。

先舉個例子：筆者在 2019 年間曾幫忙擬寫文稿與文宣，包括當時用中文寫成的抗爭現場宣言，還有用英文寫成的國際平台文宣。在抗爭現場的宣言旨在確立香港抗爭者的共同訴求與意志，所以使用與其他香港人有情感共振的言語，也包含香港人一說就明的文字符號（黑警、報仇、建國）。但在國際報章上的語言，因為大家深知要有兩黨共識、要避免變成「cry baby」去賣慘、要說服與香

港無關的人也應該有自身出發的原因幫助香港，所以會使用赤共資本、極權擴張為主調，不會搬「報仇」這種意識上場。

這些因為對象與場合不同的語境意識在 2019 年對內與對外之間存在，而在 2023 年的今天，三條路線之間亦同樣存在。以下節錄一些與會者分享的想法：

一位身分認同為「香港英國人」並主張「融入當地體制」的參會者，在討論一部分人希望能夠就「以返回香港為目標」路線直接公開宣揚香港獨立意識時，表明雖然自己支持香港獨立，但因為當前工作主張融入當地體制，主打倡議工作，所以無法公開支持。這位與會者分享其憂慮，擔心一旦表態公開支持獨立，將會有一部分現在與他關係不俗的體系中人聞之色變，斷絕來往。所以他反對其他人直接主打港獨事務上的工作，但表明自己不能夠參與，只會專注於當前的融入當地體制路線上。

另一方面，有其他路線的人亦質疑，融入當地體制路線的人是否還保留以香港為本的心態。假設有香港人決心要參與當地選舉，而當地港人數目並不是大多數，那麼參選人則以當地選民關心的議題作主打，從而爭取到最多票數當選。而當選後才是當地體制階梯的開始，要得到相當資源與權力，一定要繼續以當地人的利益為主要考慮，這才能勝任議會中的委員會工作及在自己的選區連任。假設在某次議會中，這名決心打入體制的港人從政者須在兩條法案中二擇其一通過，一條關係當地政治，通過會幫助從政者連任，而另一條法案則制裁香港官員，這是近年唯一一次一閃即逝的機會，但畢竟與當地選民最關心的民生議題無關，無法為政治人物加分，甚至會使其選情危急，那麼這位從政者該如何抉擇？這個思想實驗嘗試呈現的張力，考驗的是一個人長期歷經居住地體制的打磨後是否能維持初心，是否能在關鍵時刻平衡公眾形象與內心本意，也是能否維繫與其他港人的連結而不變得離地，這些皆是極具挑戰的政治難題。

又例如，一些選擇成為世界公民，而且不同意現行國際體系的人，即使支持香港人應有自決權去選擇獨立，但未必以「回到香港」作為最終目標，反而會希望根本地改變國際機制以令世界不會重複香港被欺壓歷史。又一個思想實驗：

假設在與國際談判的機會中，作為世界公民的香港人需要二擇其一：

- (1) 在國際體系不會改變的前提下，香港人可以作例外舉行一次自決選舉；與
- (2) 國際體系可能變，但放棄香港人現刻兌現自決權。

以上兩個選項，以返回香港為本的香港人應該會大部分選擇 (1)，但選擇成為世界公民的香港人可能會選擇 (2)。這亦是三條變革路線當中的一些隱性張力。

以上列出了幾個在峰會期間及之後，筆者自己的一些想法及聽到的與會者的反思，希望可以梳理出該環節主持人當時所指的三條變革路線之不同。而在現實中，除了以上三條路線，還有更多不同的人，在不同身分與定位下，選擇不同的變革方式，所以在社群中出現的張力其實更多。

變革路線不同，會造成的環境改變亦不同，從而造就不同系列的條件 (condition) 去成就光復香港。

在不同條件下造成的時機與條件，關係著光復後香港的特性、狀況、內在結構、外部連結，而生成性質與面貌截然不同的香港社會（例如從融入體制之路生成的香港社會可能會變得極國際化，相對於香港屆時本地民生需要，將會較重視國際社會的聲音）。以上的例子與設想全屬虛構，但希望可以拉遠及拉闊大家想像與理解，考慮到不同變革路線實際上會帶來的影響。

所以某程度上，今天的我們已經在種下未來香港的籽。究竟大家要如何選擇變革路線、要如何理解自己的「香港人」身分、要如何想像這個洲與洋分隔的「共同體」，也跟我們目的的香港社會相關。

無論未來時局如何變遷，香港峰會能否繼續舉行，我們也衷心希望在香港社群中有坦誠與互相尊重的空間讓社群反思、商討、決策。平日大家埋首在海量的工作之中，有時若沒有刻意安排空間與時間，未必能夠更宏觀地考慮自己工作、定位、方向對社群的塑造。而有時，終於能夠與不同地方的港人「網友」見面，亦有意無意地幫助了那些在港人不多的地區單打獨鬥的孤狼。

峰會內的過百名參與者用三日的精神與時間希望在亂流中求變、深化各自工作，並盡力交流各自的想法，為來年可以帶來的轉變打好基石。反思、自省、轉化是舉辦者希望為參與者帶來的過程。在香港時局每況愈下時、在國際局勢變幻無奇時、在歷史傾覆點（tipping point）將要來臨時，香港社群更需每刻有意識地尋找在狹縫中擠身求變的一剎，才能在未來的洪流中石亦不奪，建立香港之於世界不可被取替的連結。

感謝所有參與香港峰會的參會者，感謝令峰會成事的各個組織與友儕，亦感謝希望出席但無論因時間、簽證、資源等困難而未能赴會的夥伴。最後感謝《如水》邀稿，記錄 2023 年聚集了流散港人的香港峰會。■



HKDC 團隊成員合照。左起：Senior Policy and Research Fellow 敖卓軒、Administrative Associate Betarice Wu、International Advocacy and Program Associate 劉珈汶、Executive Director 郭鳳儀、Senior Communications Associate 林芷萱、Diaspora and Research Fellow 黃智斌、Research Fellow 王樂知 | 圖片來源：HKDC

「香港人+」：

訪問楊錦霞、桑普、鄭文傑

看離散港人
身分認同及
公民社會參與

文／阿當

今年 7 月底在華盛頓舉行的 Hong Kong Summit 中有一個環節，與會者被問及「你的身分認同為何？」據在場者憶述，表達自己是「（現居地）公民 + 香港人」及「港裔（現居地）人」的參加者合計超過半數，是在場的最大公因數。

為進一步探討海外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問題，今期《如水》分別訪問了楊錦霞、桑普及鄭文傑。三名受訪者都是持續活躍參與香港事務的海外香港人，對於一些讀者來說可能較為熟悉。他們三者目前的居住地、在海外居住的時間，乃至居住海外的 status 都不同，比如說楊錦霞早已取得美籍，桑普二次遷往臺灣；而鄭文傑則是以政治庇護身分居留英國。他們一路走來的身分認同，有怎樣的轉變？而在這身分認同的轉變下，他們投入公民社會及政治活動有甚麼異同？



▲楊錦霞



▲桑普



▲鄭文傑

圖片來源：受訪者

「大中華膠」>>>「美籍香港人」

於 2014 年創立 New Yorker Supporting Hong Kong (NY4HK)，及在 2019 年有分創辦香港民主委員會 (HKDC) 的楊錦霞，表示自己現時持美國護照，但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仍然相當重要，故自己是「美籍香港人」，「但作為一位移民了三十幾年的人，這條問題的確要反思一會」。

如同極多數她的同代人一樣，楊錦霞的政治啟蒙來自 1989 年，起初亦是一名「大中華膠」。

六四事件發生當時，身為學生的她剛回香港過暑假，隨朋友及家人上街示威，但完全稱不上是對時政熟悉，「我記得當時有見到司徒華同李柱銘以及其他人士，但我都認不出來，是家人提醒我才知他

們是誰。」之後她回美繼續學業，由於所在地區較偏遠，故沒有機會繼續參與任何社運活動，但楊指她對參加社運的種子已經種下。

後來，大概是 90 年代中期左右，她通過朋友的關係，參與當時仍有運作的「美港聯」的活動，才開始持續投身公民社會。「他們當時開會員大會，請了華叔來，當時我獲指派的第一個義工工作，就是去買飯盒」。其時，她已在美國完成學業踏入職場，並剛由南部搬到紐約不久。

由於工作關係，她的雇主早就問她要不要入籍美國，她指，其實即使都取了綠卡，但決定要不要入籍時，仍然經過一段時間考慮，「掙扎咗少少」。她解釋，「最初仍有回香港發展的打算，加上當時覺得已經有綠卡，沒有急於入籍的需要」。但後來考慮到子女上學及生活等原因，她才申請入籍。

在海外支援中國民運多年，被問及她何時對「大中華膠」的認同感減退時，楊指出主要源於生活上的接觸。她舉例，與在美中國民運人士往來時，彼此間的處事方式不時有差異，甚至讓她感到不滿，她認為，這或許是與他們在中國的教育背景有關。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中國遊客的行為舉止、一些小細節，亦逐漸影響她的中國人身份認同，「當時我大約一兩年回港一次，都會留意到中國遊客的不文明舉動，如不理會在場小朋友安全下推撞、插隊等等。」

有關身份認同此課題上，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自 1997 年開始，一直都有定期調查香港市民對多種不同身份認同感。根據調查結果，「香港人」與「中國人」兩個主要的身份認同本來分數相當接近，但兩者的差距在 2010 年起愈來愈拉開距離。

據楊的觀察，自己及所在的在美國港人社群，自 2014 年起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漸漸明顯，例如當年有支持香港兩傘運動的中國民運人士，製作了簡體字橫額參加活動，但隨後就有人反映希望改用繁體字，甚至自行製作繁體字標語。由那時開始，楊感受到在美的香港人，會強調自身的語文使用習慣，來與中國作出區間。

而到了 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她指她及其他在美港人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比以往強烈。她以自身感受為例，解釋當時在美港人對香港的熱血，除了是看到港人被打壓，亦可能是因看到香港人那種不放棄，兄弟爬山的精神所感動。

楊指出，當時在美的港人十分希望突出港人身份，如他們曾推出「We are all Hong Kongers」等帶有強調香港人身份的文宣產品籌募經費，結果大受歡迎，「他們會一大朝早排隊等待購買。」

「這種搵返自己身份認同的感覺其實好舒暢。」

身在美國數十載，但重心一直放在香港、大中華的議題上，那麼楊又有無投入、參與美國社會及政治議題？她坦言，其實她對美國本地政治，並不算十分熟悉，參與程度也不算高。訪問中她思索片刻，才記起首次有分投票的總統選舉是哪一場，但最後都未太記得清楚。她解釋，由於美國民選職務太多，有時都不是太熟悉地區層面的政治人物。

只是近年在美國做較多與香港相關的議題，她多了機會參與在美國的遊說工作，才對不同的議員有更廣泛的認識。

至於在美國本土政治參與的部分，她提到，是早兩年前疫情期間，才第一次為某眾議員候選人當義工，「整件事好有距離感，都只是打下電話，遙距開會而已，屬好少量的參與。」

由於只是一些基層層面的選舉義工，她認為身分認同的議題不算重要，但要致電選民拉票，仍需對當地社區有相當的認識，「因為選區都比較大，電話聽筒的另一方若提到另一區的問題，作為選舉義工都要有一定認知，才可跟對方繼續討論。」

雖然楊錦霞起初對入籍美國沒有太大興趣，但在紐約居住的經歷，使她對美國人的身分認同還是有一點變化。

911 事件後，美國的愛國主義變得甚為明顯，但楊指，於她而言，感受至深是社區內的守望精神，「當時不少社區都有人在事件中遇難，彼此間互相問候、擁抱等，是一種災難後的關懷，而不是所謂的愛國主義。」

楊續解釋，身為美國人而感到自豪的感覺，有時是源自美國人對一些價值上的堅持，及他們勇於去捍衛這些價值的行動。她指其中一次有此感覺是在 2018 年，佛羅里達州發生一宗嚴重的校園槍擊案，當時紐約有幾個青年發起大規模遊行要求更嚴格的槍械管制，她報名做了義工，最後看到近廿萬名包括不同階層的人，在不夠一周的時間內都走上紐約街頭。

她同意指，身分認同不一定會經常掛在身上，但當有事情發生時，有著共同價值觀的人會自發地走在一起，就是這股力量令她感受到自豪。



2019 年楊錦霞在紐約一場聲援反送中遊行活動上發言 | 圖片來源：受訪者

「香港人 + 中國人」>>>「香港人 + 新臺灣人」>>> 「臺灣人 + 離散香港人」

受訪的三人中，同樣在年青時經歷六四事件的桑普，當時正在讀中學。他回溯自己的身分認同改變，源於其人生的際遇及對於中國這概念的深入理解。

桑普說，他成長於 80 年代，當年港英殖民時期的教育，都是趨向大中華主義，故大部分港人身分認同為中國人。「特別在八九民運時，不少香港人參與示威，除了是擔心 97 主權移交後的前途，亦覺得參與中國的民主運動，是有利於香港的民主，有利香港的情況。」

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他都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 中國人」，不過他補充，「此中國是指『文化中國』，即類似是司徒華那一套，並非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我而言，中華民國仍然是正統中國。」

在後來的求學路上，他到臺灣大學讀法律系，剛好遇上解嚴的開放浪潮，得以接觸不同思潮，也使他開始對身分認同的看法有所洗滌。

其中一次，民進黨創黨成員之一謝長廷前往臺大法學院演講，說了一句「如果我指著說天上的月亮是我的，月亮就是我的嗎？如果中國指著臺灣說臺灣是中國的，臺灣就是中國的嗎？但你有實際控制它嗎？」他說，當時聽了後有所頓悟，開始思考臺灣及香港的現狀，認同臺灣就是臺灣，中國大陸就是中國大陸，「你要尊重事實」。

於是，他的國家觀念開始改變，對大中華主義有所反思，並漸漸產生出自己屬於香港人及「新臺灣人」的想法。

對於香港，桑普說道：「香港好特別，同中國或臺灣有分別，他有自己的文化、是自成一國，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及得上香港。」

他憶述，97 年後一段時間，中國對香港尚未有太多的壓迫，是「假聖地」，香港的文化仍可存在，故當時的年青一代都覺得香港同中國不一樣，「由於壓逼不大，大家也沒有討論（身分認同的問題），就 let it be。」

但桑普指，當中國上至政府下至人民，都想將香港融入，開始設法將他們的一套強加於香港，「他們要設第二支管治隊伍、要搞國民教育、強行加設 831 決定……」他續稱，終於大家發覺沒有辦法同中國成為一家人，香港本





桑普創立的「台灣香港協會」今年 8 月在臺灣舉辦「香港八月」文化節，促進臺、港交流 | 圖片來源：受訪者

土思潮就興起，「當有壓迫出現，大家就覺醒，中國和香港就要有楚河漢界，大家必需要作出決擇：你效忠是 14 億人的利益，還是 700 萬人及這塊土地。」

此段時間，桑普指他的身分認同就是「香港人 + 新臺灣人」，因為他在臺灣的經驗，令他認同「臺灣是第二個家」，並已經取得臺籍身分。

而他在畢業後選擇回香港工作，除了事業上的考慮，亦因為他認為當時香港擁有讓他發表政論的空間。

「當時香港是前綫，而且我做政論，我覺得香港非常精彩，有很多雜誌及媒體，可以讓我開咪，而且我希望可以為香港做更多事，支持本土運動的發展，亦對泛民有深刻反省。」

但當香港環境在 2020 年後改變，「沒有辦法，要來到臺灣才可以暢所欲言」，故二次遷往臺灣。現在的他，形容自己是「臺灣人 + 離散香港人」。

他回到臺灣後重新思考身分認同。「臺灣是最重要的地方，先是我身處的土地，也感恩臺灣有安全的环境，亦有很多很好的評論人跟我做「論伴」，和我一起上節目討論。這裡亦是（抵抗中共）新的前綫，柏林圍牆已不在深圳

河了，而改在臺灣海峽，這裡現在處於風口浪尖，所以臺灣相當精彩。」

當談到其「香港人」身分，他用上「尊重現實」四字，特別是「離散」這一點。雖然他指前半生有好多回憶及文化滋潤來自香港，「但我身處的地方，見到的景物，人及語言都已經唔同了」。

「我們已不是留下的香港人，我們沒有辦法替（留下的）香港人決定前途，等於美國的猶太人，沒有辦法為在以色列的人作決定。」

他覺得，離散香港人，有不少方向仍然需要努力，例如記念曾發生的事件並拒絕遺忘，「留住心坎中的一團火，將這種心心念念，放在心中。」

他亦強調海外港人亦要繼續為香港不能發聲的人出聲、作支援，等待時機的來臨，「要讓在港的港人知道我們在海外已建立（支援）網絡，亦不會放棄希望及對中港政府的批評．．．2020 年國安法後離開的香港人是有一種使命，這並不是要代表留下的香港人，而是講出我們認為啱的說話，然後再等待時機，再次爆發。」

至於在海外的「政治參與」，桑普則在訪問中多次強調，他沒有從政的意向，亦認為「政治參與」此詞具有歧義及誤導性。他只會繼續在自己擅長的領域中繼續參與公民社會，如繼續評論時政，接觸臺灣各界，提供資訊讓更多臺灣人瞭解及防範中共，在「抗中保臺」事務上出力。

「我自己的專長及興趣都是在論政，或參與一些我認同的公民社會活動方面。」

故他在臺灣一直致力促進在臺港人與臺灣人的互相瞭解。他成立的「台灣香港協會」，就在今年 8 月就舉辦了「香港八月」文化節，舉辦一系列文化活動促進臺、港交流，還通過導賞團、展覽等活動，希望將臺灣人過去一些對抗權貴的歷史介紹予居臺港人認識、學習。

桑普指，通過做這些社群建立（community building）的工作，希望可令臺灣人知道香港人是有對臺灣有貢獻的。而且他認識的不少港人，亦有積極參與當地社會事務，如「赴湯」湯偉雄就曾往南投當義工為水災善後，亦有不少港人加入民防團體（Civic Defense，即民間自發組成保護家園的團體），學習急救、使用槍械等，參與臺灣現時漸加重視的民防工作，準備一起去守護臺灣。「這些是真正投入去這地方的行為。」

他多次談到，港人移居臺灣或外地後，要盡力認識及愛上新家園，「不要重複之前幾代人的錯誤，只當這裡是『借來的時間及借來的地方』，反而我們要和這個國家扣連。」

「大中華膠」>>>「英國國民（海外）／英國香港人」

與桑普同樣有在臺灣留學經驗的鄭文傑，身分認同起點與楊錦霞一樣是「大中華膠」。他指，後來他覺得自己從「中國人／華人」轉變為「香港人」，再漸漸成為現在的「英國國民（海外）／英國香港人」，是源於他在英國進修及隨後在英國駐港領事館工作的經歷，以及香港政治局勢的改變。

鄭文傑形容自己一直對中國文化、文字及歷史等充滿興趣，在臺灣留學時還赴北京當交換生。他當時認為自己可以分開看待「中國人／華人」身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現實。

「當時是馬英九執政時代，兩岸之間交流仍算多，我亦曾在北京大學作交換生。但後來習近平上台，中國改變的方向與我最初研判有差距了，例如我發現大陸經濟上的開放不會延至政治上，後來更有愈趨排外的情況，接受不了香港或臺灣一套，甚至成為了零和遊戲。」

而去到 15 至 16 年左右，中國開始出現盲目的愛國主義，如周子瑜事件¹等，他對中國人身分認同開始減退，「中共不斷催谷我不認同，好盲目的愛國意識將我推向另一邊，令我對中國人或華人的認同消退，更令我產生抵觸的情況。他們的民族主義是不斷綁架你的獨立思考的意志力，然後強加在每人身上，要求你去服從這政權。」

2019 年，當時在英國駐港領事館任職的他，在高鐵西九龍站被中國國安帶走，遭行政拘留 15 天。他憶述其中一個所受的折磨，是要他不斷唱中國國歌，「原來愛國是要這樣愛，那我不要了」。

經歷此事件後，他直言這種「愛國主義」對他已完全沒有道德感召的力量，不僅不會對中國人身分產生認同，更令他受傷害。

鄭文傑在同年 11 月往英國申請政治庇護，為第一位獲英國政府批出政治庇護的 BNO 護照持有者。然而，如前文所說，鄭此前在英國進修，對英國並不陌生，還曾參加老牌政治智庫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活動，但他指當時沒有太認真想過在英國居住：「雖然當時開始對英國文化、英式美學等產生興趣，但當時想法是讀完書一年後就返去了，始終有種過客感覺，沒有一種深入融入當地文化，認為這個社會與我有關的想法。」

不過，鄭文傑也說，在英進修的經驗、對英國制度的理解，連同他在英領館

1. 編按：南韓女團 Twice 的臺籍成員周子瑜，因在綜藝節目中手拿中華民國國旗揮舞，遭狙擊是「臺獨」，並引發一連串風波。經紀公司隨後安排周錄影道歉，聲明自己是中國人。



鄭文傑在位處倫敦的港僑會址舉辦《理大圍城》放映會 | 圖片來源：受訪者

工作的日子，漸漸令他的英國國民身分認同有所增強。再之後，他移居到英國，其英國國民身分就更為鞏固，「心態不同了，現在知道我可能會長居於此地，會慢慢融入，同時英籍身分給予我在香港已沒有的權利，就好像是一個出口一樣。」

但他強調，不認同離開了香港就不需再理會香港的情況，指其對香港自由民主的堅持不變，「我返唔到香港是因為有一個問題未解決，所以一日我們自己家鄉沒有一個公義的制度，一日我都不會放棄，不會 move on。」

他形容這種身分認同的改變，自然會對進行社運有更多不同的方法，手段也會更大膽，「以前曾希望以溝通的方式令中國整體人權狀況更好，亦以為香港是試點，但當然這些已完全行不通。再加上現在堅持這些東西的代價會是不能回香港，見不到家人，要 all in 的話，就自然會對不同的路線（非溝通的路線）有更多的包容性。」

與桑普相似，鄭文傑同樣認為，相比其他社會議題，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對英國未來而言，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議題，故他會希望以其香港工作及個人的第一手經歷，建立一個可以有效監督英國政府對中國關係的公民社會。「相較其他社會議題，我們家鄉的人權狀況嚴重及逼切好多，故會希望優先多做有關香港及人權方面的工作。」

他現在就以英國國民身分在英推動不同的計畫，例如近期正負責一個「移英港人領袖培訓課程」，目標是培訓更多近年移英的港人，認識及適應英國公民社會生態，讓他們更積極以領導者身分參與當地事務。

「我們現在在民主國家，可以通過融入這些國家的建制，去發揮影響力。」他認為，英國在大規模接收 BNO 簽證的港人，未來與中國的溝通與周旋，始終要顧及香港人的想法。故此雖然 2019 年的抗爭運動看似沒有成果，但實際上，當流散香港人融入各國政治系統，在社區深耕，仍將可發揮到各自的作用，最低限度令中國的影響力更難擴張，「而此亦合符英國國家利益」。■

我們是這次「香港八月」的主辦方台灣香港協會，一個在台灣成立的社團法人非營利組織。我們關注從香港來到台灣生活的新住民（在台港人、港裔台灣人）權益，促進溝通共融，傳承香港文化，共建多元社會，同築台灣夢想。



台灣香港協會
Taiwan Hong Kong Association

Hong Kong August

香港八月

八月文化節

宜全台走走

大家來作陣
得閒嚟坐陣

主辦：台灣香港協會

甚麼是香港八月？

全台越來越可以發現到香港文化的足跡，香港人從家鄉來台灣，大家有甚麼離鄉別井和落地生根的故事？大家喜歡台灣嗎？大家還會想念香港嗎？台灣人看到這些來自香港的新住民，腦中會產生甚麼好奇？我們之間有文化差異嗎？你的故事和經歷和我的又有甚麼不一樣？

這次台港會發起「香港八月」，在這個八月內，聚集不同來自香港的新住民，邀請大家參與不同活動，踏出舒適圈！大家來作陣（台語），得閒嚟坐陣（粵語），來一場文化交流！

這個八月我們做了甚麼？

「香港八月」連串超過50多個台港單位，共同舉辦北、中、南部不同規模文化活動超過30場。活動包括記者開幕禮、嘉年華、市集、展業、講座、座談會、社區走讀、工作坊、電視放映、語言交流會、音樂會等等。我們致力推廣任何有關香港物質或非物質文化、次文化、傳統文化，並和不同的單位合作，包括在台組織和在台社區。

當中我們共辦11場專題講座，每場報名人數達20人。當中的專題講座系列，我們和不同友善空間合作，同時邀請了來自不同業界的專業人士來為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和知識，當中有廣告業、香港糖水文化、香港青年文化、台港生死文化、香港電影武術、街頭貧窮等等不同的議題和主題，非常豐富多彩，希望可以帶給參加者不同的文化體驗。更希望做到在舒服溫馨空間內，大家因為共同興趣而相聚，輕鬆分享和交流，交個新朋友。



如何支持台港會繼續走下去？

如果你行有餘力，請你資助我們籌辦更多活動：無論是每次的活動企劃或是長期的研究倡議，都需要一定的經費支持才能長久細緻

捐款支持



了解我們

www.twhka.org

Instagram Facebook twhka

文／編輯部

身分認同
離散港人下
從「第三文
萬一你是個
化」看



踏入九月，香港和英國兩地同時間迎接開學。在香港，一道政治低壓槽正籠罩教育界。文憑試通識科考試在今年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新學年即將開考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經歷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香港政府銳意透過公民科加強灌輸學生國民身分認同，除了要求課本送審，課程核心之一的中國考察團行程和日數都在今年有所增加。

水漲船高的還有移民潮。據香港教育局最新公布的《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過去一個學年，香港中小學合共流失超過2.7萬名學生，創近年新高。立法會文件亦顯示，上一學年有3,540名未屆退休年齡的教師離開教育行業，較往年高近三成，當中又以一般而言較易移民的英文科為甚。不少學校到開學日仍在招聘老師。香港中文大學去年一項調查顯示，「教育制度」首次成為港人移居外地的主要因素。一個居英港人教育組織COOTL (Citizens of Our Time Learning Hub) 今年初的調查亦發現，有超過四分之一受訪者表示因考慮「子女教育及成長」而決定移民英國。

然而，移民並不代表「一天都光晒」。發展認知中的兒童遇上生活和文化環境改變，原有或正在建立的身分認同亦備受挑戰。美國社會學家Ruth Useem提出了「第三文化小孩」(Third Culture Kid) 概念，泛指在成長階段和培養性格期間，被多於一種不同文化所影響並融合成自身文化的現象。舉例說明，在原生家庭中感知的第一文化，遇上異地成長的第二文化，結果造就第三文化。在上世紀理論形成的初期，具備這些獨特成長背景孩子的父母，可能是政府駐外人員如外交官或軍人、傳教士、跨國企業和駐地記者等，因此或許父母已結合不同文化，而教育程度往往亦比一般家庭為高。不過，隨著全球化，這些經驗亦變得越趨普及，衍生出有關對兒童性格影響的研究。

對於習慣中西文化薈萃的香港人而言，要適應「第三文化」表面似乎不是一件難事。可是，不知大家曾否有過這樣的經驗：每隔一段時間總有一次半次已移民的遠房或表親舉家回港探親，同檯食飯對方仍說著廣東話，卻總是有著一絲微妙而難以言喻的距離感。如果是小時相識的同輩，感覺也許更強烈。離散身分認同的潛在悖論是，愈是刻意保存原有文化，與今非昔比的原居地便會愈行愈遠。雖然兒童可以在融入社會的同時對原生文化產生興趣，但學習的卻未必是緊貼將來原居地脈搏的文化。因此，在這波移民潮中，流散時代的港人父母若較重視傳承香港文化，第二代子女最終或保留一些特定時代的香港人特質，發展成「第三文化」。博大精深的廣東話似乎早已有備而來，可以用「半唐番」或「竹升」去形容這種情況，後者更是形象化地詮釋擁有兩種文化但不互通的處境。可是，這些詞彙是否可以精準翻譯出離散港人下一代的未來？



由反國民教育年代已經關注教育議題的鄭家朗(Isaac)，今年在英國成立教育倡議組織「Kongtinue」，藉此希望移英的小朋友即使未能在香港成長，亦能延續及保留香港的文化和價值。組織已註冊成英國的社會企業(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CIC)，並積極向被視為「第三文化小孩」的在英港童提供自我實現、社區適應和情緒問題等支援。他表示留意到這次移民潮的特點，是離散港人

選擇在 2019 年後對香港歸屬感和身分認同最高的時候離開香港，因此家長在傳承港人身分價值方面對子女的期望很高。另一方面，由於移居當地社會日常使用英文溝通，吸收能力高且學習速度快的小朋友在口音等方面很容易融入，而相反，基於廣東話是一門不容易學習的語言，有些小朋友則可能中文能力急劇下降，甚至出現抗拒廣東話的情況。他寄望組織的成立，能夠讓離散港人下一代仍能有接觸香港事物的土壤，例如透過活動孕育和維繫香港移英小朋友之間的社交圈子，讓香港的記憶和想像得以繼續萌芽。

不過，「第三文化」對於仍在適應當地生活的離散港人家庭是新鮮事，家長亦不一定注視到子女性格發展期時，有需要為這個將來可能出現的現象未雨綢繆。

移民英國超過一年的 Sue 有兩名子女同樣正在就讀初中。她就留意到子女在適應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年紀較輕的細仔英文基礎本身較弱，於是英國的老師將他與幾名皆來自香港的小朋

友組成學習小組，讓細仔上課有不明白的地方時，能夠有其他香港小朋友協助翻譯。而囡囡由於已在港完成部分初中課程，因此較適應學校新環境。不約而同的是，兩名子女都在英國較鼓勵學生發掘自我的學習氛圍下變得更積極和活躍，譬如細仔很喜歡現在能夠每一個小息都在操場跑跑跳跳，而本身在香港成績不算非常優秀的囡囡，在英國亦得到參加公開比賽的機會。Sue 覺得家中兩位小朋友之所以能夠適應當地生活，實有賴於英國教育制度鼓勵學生外向的做法，即使表現不佳亦會給予鼓勵。與此同時，她亦不諱言子女現在對香港的語言和文化等的認知都有所減少。在日常生活方面，她沒有選擇刻意滲入香港事物，較傾向順其自然。

小朋友跟隨父母移居異地，因日常少用中文而能力衰退，導致對香港認知褪色，並非個別例子。在英國居住超過兩年的 Elaine，其六歲大仔和三歲細仔分別就讀小學 year 2（即相等於香港小二）和幼稚園。媽媽表示，兩位小朋友其中一個最大轉變，是日常的預設語言變成



鄭家朗 | 圖片來源：資料圖片

英文，連在家中有時對答都使用英語。Teresa 一家亦居英超過兩年，她察覺正就讀英國 year 4（即小四）的仔仔很容易便適應當地生活。不但英文進步神速和閱讀更多圖書，亦由於每周只有一份功課而減輕學習壓力。仔仔現在有更多課外時間跑步，走路時都一蹦一跳。不過，令 Teresa 有點憂心的是仔仔的中文認字能力。因為仔仔在移民前中文只有小一程度，香港疫情期間更是遙距上課，學習效能相對面授課堂未免打了折扣，而仔仔現在的中文能力更退步至幼稚園高班（K3）的水平，甚或有時太耐無書寫過自己的名字，都會執筆忘字而寫錯。面對小朋友中英文語言能力此消彼長，家長亦不敢怠慢，父母現時都會用廣東話與仔仔溝通，閒時更會教他認字，致力避免廣東話在下一代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好消息是仔仔好奇心重，對父母書寫的中文和日常溝通用語皆感興趣，而家長亦藉機傳授教導。

家庭對子女教育的偏好，很大程度上主導了下一代港人的身分認同。Isaac 之前參與設計一套名為《太平島保衛戰》的系列教材，當中包括適合高小至初中學生的故事書和桌上遊戲。他表示反思過以往設計的教材，感覺可能是推出時間比較倉促以致有些錯判。例如低估移民港童中文能力顯著下降，對書本成效帶來的影響。同時，家長選購教材時的取態亦十分重要，有些家庭較著重香港文化的傳承，但亦有些家庭覺得能夠「帶到幾多就幾多」。因此，他日後會更重視家長的心態而加以調整，例如考慮推出學習香港文化的英文教材。

《太平島保衛戰》包含一套六冊的香港寓言故事和有關公民及政治權利的桌上遊戲，整套教材的設計對照了香港的真實情況，例如以反派角色搶佔政府作背景，亦有運用借代的方式去描繪香港人反抗極權和移民海外等事件。繼早前「羊村繪本案」中 5 名前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成員被判「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後，

再有從英國郵購繪本的港人被控「輸入煽動刊物罪」，是該法律制訂超過半世紀以來首次提控。Isaac 坦言，目前的政治氣候難以連結各地港人，自己亦唯有主要集中在英國的工作。

適應本地的教育文化，對將延續香港身分認同的任務轉移至英國攸關重要。阿天與家人抵埗英國剛巧一年，仔仔正在就讀小學 year 6（即小六）。他指小朋友現在已適應學校生活，而學習上的最大轉變是英國的所有課業都在上課期間完成，變相令小朋友多出了不少時間與家人相處和參與課外活動。Isaac 指，英國在學



英國上課時間壁壘分明，阿天的仔仔現在課餘有著不一樣的心情 | 圖片來源：受訪者

校教育以外，亦十分重視家庭教育等其他學習體驗，故此當地香港社群不時舉辦創意活動供移英港童參與。以他的組織「Kongtinue」為例，今年盛夏的其中一項活動，便是「香城生活大歷險」的處境遊戲。根據介紹，這項模擬人生遊戲日營活動讓參與者經歷和扮演自己夢想中的職業，目標是希望讓他們學習公民權利、香港文化以至探索人生。

將離散港人的下代教育議題提上政府議程，亦有助擴大活動規模。Isaac 表示，移英港人組織力強，估計目前已先後成立了過百間 CIC。至於在地區事務參與上，有時仍要視乎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他舉例指大倫敦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相對較樂意撥款支持涉及多元文化的項目，而其他地方政府則有機會對融入社區相關的活動較感興趣。居英港人組織在慎思市政需求的同時，亦能嘗試配對其他相關項目，例如在連繫國際族裔與當地居民的活動日上，適度加入香港元素。

流散媒體的時代，小朋友的身分認同也來自遙控器上的選擇。不少家長都表示在家中會與子女繼續用廣東話溝通，但日常打開話題的機會，往往在他們接觸香港媒體的時候。Sue 在家中安裝了電視機頂盒，間中仍與子女一同收看香港新聞。Teresa 在家中限制仔仔使用手機的時間，但仔仔有時對媽媽手機中的中文對話感到好奇，而 Teresa 自己平日亦會在網上觀看香港時事評論。阿天一家在英國有繼續關心香港的新聞和社會發展，亦把這些內容連同在港朋友的一些近況與小朋友分享，旨在讓他知道自己在香港出生和理解目前來到英國的背後原因。Isaac 形容，近年一些香港媒體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對海外推展教育事業有所影響，例如設計教材時有關資料來源愈來愈少，猶幸新世代的兒童可選擇的媒介更多，可以透過 YouTube Kids 觀看與香港相關的影片，或聽有聲書等渠道來有限度填補。然而，有趣的是，Elaine 的小朋友往往在 YouTube 上收看的，卻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動畫，還如數家珍當中的角色。而她的應對方法，是反過來在



Teresa 一家搬到地貌不同的城市，但仔仔說香港人身分仍言猶在耳 | 圖片來源：受訪者

串流平台 Disney+ 上，堅持選擇粵語配音和繁體字幕。Isaac 稱，目前他的目標仍然是至少讓小朋友移民後保持對香港的興趣，不至於損失太多廣東話能力。

「第三文化」強調一種未能被既有文化所界定的狀態。以往香港有關身分認同的民意研究選項向來是遊走於「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兩者亦未必互斥。構成這些身分認同的因素包含種族、文化、法律和地理認同。近年透過英國國民（海外）簽證計畫移民的香港兒童，至少國籍和居住地將來會傾向被視為「英國人」。不過在族群和價值觀上的發展，將為最終的身分認同帶來變數，它既可以是「英國的香港人」，也可以是一種正在醞釀的全新身分。

聆聽下一代的聲音，是為未來身分認同把脈的最佳方法。Teresa 提到，「小朋友認同係香港人、佢自己話入咗藉，都係英國香港人身分」。她又指，由於其家庭對香港人身分的重視，以及在 2019 年間帶同小朋友上街的經歷，她有信心香港人的身分不會被下一代遺忘。她認為重要的仍是教育小朋友香港人身分的重要性，故目前已透過在英港僑的活動接觸香港相關教材，離港前亦帶了不少中文書和遊戲等，期望能提供更多機會讓小朋友練習中文字。Elaine 十分堅持小朋友毋忘香港人身分，大仔亦因此將街上講廣東話的人視作香港人。雖然細仔暫未有明顯的身分認同和說帶口音的粵語，但 Elaine 都會主動跟他談及一些香港人的習慣，如使用繁體中文、喜歡吃咖喱魚蛋，乃至熱愛到日本旅行。

然而，Elaine 不介意小朋友最終的身分認同是英國人，畢竟英國是他們的成長環境。阿天雖然有同樣看法，不過他明言底線是小朋友能否清楚知道自己是在香港出生。縱使他不執著於子女是否認同香港人身分，但也希望下一代能通過知曉今日的決定，建立日後更加開闊的世

界觀。因此，阿天並沒有刻意選購香港的教材，而是盡力確保小朋友在資訊自由和客觀的環境中成長。Sue 雖然家中語境是最熟悉的廣東話，卻暫時無特別瞭解小朋友身分認同問題。這一代香港人需要選擇身分認同的獨特現象，似乎漂洋過海後，也會在下一代身上出現。

在研究不同文化相互接觸的理論中，涵化（acculturation）可以指移民以不同模式，包括同化、融合、分離、和邊緣化來應對移居後帶來的文化衝擊。雖然離散港人的下一代毋須面對這些選擇，但家長決定以哪一種策略應變，可能潛移默化地影響正在發展性格的兒童，並帶來包括「第三文化」在內的身分認同。過往的經歷與這個議題結下不解緣，由批評教材到編寫教材，Isaac 如今仍堅持身分認同是探索得來而非依靠灌輸。他深信目前的工作不是逼迫下一代接受香港人的身分，而是令小朋友反思包括 2019 年所發生等種種大事，在興趣主導下思考屬於自己的身分認同。他強調身分認同始終是個人選擇，無論離散港人的下一代選擇為何，他都尊重。

過去，香港最具共識的身分認同，可能是我們沒有一致的身分認同。香港居民的身分認同以往是被認為模稜兩可的，直至流散時代我們才對香港人身分有更深刻的反思。在去或留之間，似乎又產生了身分認同的界線。不過，即使決定離開，背後原因亦可如飄忽不定的雨雲般難以一概而論。或許以後坐看雲起時，方知小雨點其實去向如水。■

身分認同 如何影響 政治參與？

文／M.Y.

《如水》今期調查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及政治參與，到底一個人對某一身分的認同，與涉及該地區的政治活動參與程度有無關係？

為回答此問題，我們在今年 8 月 21 日至 9 月 5 日期間，於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現改名為 X）及 Telegram 發文，請公眾告訴我們其身分認同及政治活動參與程度。為確保調查能跳出《如水》追蹤者的層面，我們於社交媒體買廣告，令帖文能更廣泛發放給大眾，最後收到 909 個回應，有 895 人回答自己是香港人。《如水》感謝所有網民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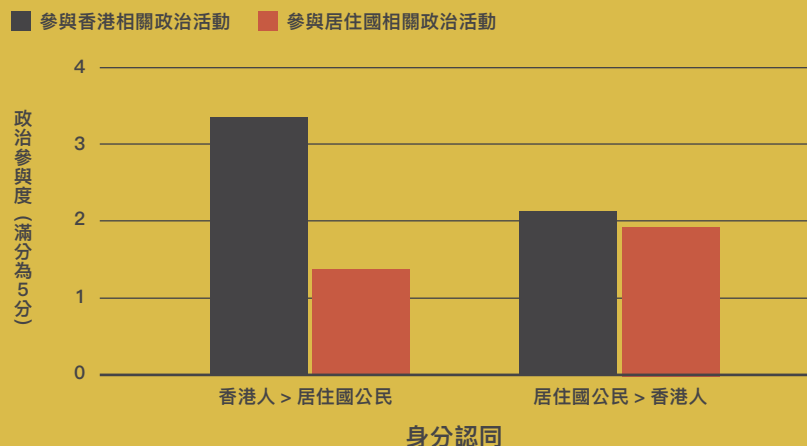
我們在調查問卷中詢問受訪港人，對「香港人」、「中國人」、「居住國公民」、「世界公民」等的身分認同，其中我們發現，他們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在 5 分為滿分中，平均為 4.58 分（在港、在海外者的平均分分別是 4.60 及 4.53）。

我們也有詢問受訪者在過去一年內在多大程度上曾參與為港人、現居住國、世界公民等不同族群發聲的政治活動。

我們發現，身分認同「香港人 > 居住國公民」的海外港人受訪者，參與跟香港相關政治活動的程度，平均分為 3.36 分（滿分為 5 分），遠高於身分認同「居住國公民 > 香港人」者的 2.14 分。

至於身分認同「居住國公民 > 香港人」的受訪者中，比起香港相關的政治活動，他們會否更積極參與居住國的呢？我們得出的結果發現，儘管他們對居住國的身分認同較強，但仍然是參與香港相關政治活動的程度，略高於居住國相關活動。而身分認同為「香港人 > 居住國公民」的受訪者，他們對針對居住國的政治參與程度較低，平均分為 1.36 分，是參與香港相關政治活動程度的約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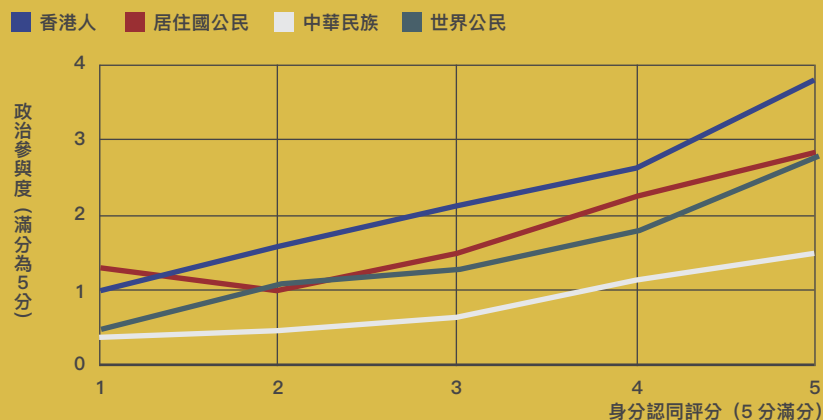
海外港人身分認同與政治參與度



除此以外，我們亦分析了受訪者對某一地區的身分認同與政治參與程度的關係。比如說，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愈高，是否參與跟香港有關的政治活動的程度也愈高？對「中華民族」、「居住國公民」及「世界公民」又如何？

結果我們發現，無論是「香港人」、「中華民族」、「居住國公民」及「世界公民」，受訪者的身分認同愈強，對該族群的政治參與程度會愈高，而這些族群中，又以「香港人」的差異最為明顯：身分認同為 1 分的群組，政治參與程度的平均分亦為 1 分（滿分為 5 分）；而身分認同為 5 分的群組，政治參與程度則為 3.79 分。而差異最小族群則是「中華民族」：身分認同為 1 分的群組，政治參與程度為 0.36 分，而身分認同為 5 分的群組，政治參與程度亦僅為 1.5 分。■

海外港人對某族群的身分認同與政治參與度



* 由於個別身分認同為 0 分的數據數目不足作有效分析，故在本圖略去。

5
月
▶

01/05 香港

五一無遊行，杜振豪改擺街站，雷玉蓮咬苦瓜獨行；女工會、社民連五一政總請願，工聯會開記招表達訴求。

02/05 香港

港府「完善區議會」，下屆區議會共 470 席，並引入資格審查。直選比例降至約兩成，間選及委任各約四成。立法會 7 月 6 日三讀通過。

03/05 國際

北約據報計劃在日本開設亞洲首個聯絡辦公室。法總統馬克龍反對。

01/05 國際

美國第一共和銀行被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接管，是兩個月內第三間倒閉的美國銀行。

08/05 香港

港府研究與大陸設立恆常器官移植互助機制，其後當局數月內接獲逾 5,000 宗取消器官捐獻申請；李家超指情況不尋常，予以嚴厲譴責，並要求警方調查。

10/05 香港

立法會三讀通過《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海外律師參與國家安全案件，須獲特首批准。

11/05 國際

巴基斯坦前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被捕引發全國示威，軍隊鎮壓至少 8 死，逾千人被捕；最高法院後裁定拘捕不合法。

採訪・報道／化零為整

香港・世界大事回顧

文／編輯部

5 / 2023 — 7 / 2023

《如水》自第七期起設有此欄目，旨在記錄上一季環球發生不同事件時，香港又在經歷甚麼事；今期我們挑選了 50 則香港、國際重大新聞作回顧。

04/05 國際

加拿大國會議員莊文浩稱在香港的家人疑受中國威脅，中國否認；及後加拿大驅逐中國外交官員趙巍，中方反制。加媒報道再有兩名議員疑遭中國恐嚇。



莊文浩 | 圖片來源: Michael Chong Facebook

06/05 國際

英王查理斯三世加冕。



英王查理斯三世 | 圖片來源: The Royal Family Facebook

15/05 國際

泰國大選完成點票，前進黨成最大黨，黨魁皮塔 (Pita Limjaroenrat) 宣布勝選自封「下任首相」；惟在 7 月中的國會總理選舉中未能獲得所需票數，重選當日被 DQ，並被暫停議員資格。

18/05 國際

辛偉誠「反口」拒全面關閉孔子學院，英媒批「出爾反爾」，有保守黨議員批評有關決定「荒謬」。

19/05 香港

港府增撥 50 億元專門款項作維護國安開支，累積撥款 130 億。

15/05 國際

中國北上廣深四大城市人口均下降，深圳自 1979 年以來首現人口負增長。



辛偉誠 | 圖片來源: Rishi Sunak Facebook

23/05 香港

國泰航空 3 名空中服務員被指歧視大陸乘客後遭解僱。國泰就事件致歉。《人民日報》旗下媒體發文，指「內地遊客是香港服務業的衣食父母之一」。



國泰航空 | 圖片來源: Cathay Pacific Facebook

25/05 國際

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2022 年全國淨移民人數推算為 60.6 萬人再創新高，其中透過「BNO 簽證」移英的香港人佔 5.2 萬。

27/05 香港

創黨 17 年的公民黨宣布清盤解散，梁家傑指已走了應行的路，來到屬於這民主派政黨的終點。



梁家傑 | 圖片來源: Alan Leong Kah-Kit 梁家傑 Facebook

6月
➤

04/06 香港 / 國際

六四紀念館紐約重開；維園逾 20 個省級同鄉會辦市集，場內無悼念活動；有市民到維園一帶以不同形式悼念，24 人遭警方帶走。駐港美領館續點燭光。

05/06 香港

蔡玉玲查冊案，終院裁定上訴得直。記協歡迎裁決。



蔡玉玲 | 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

09/06 香港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法官裁定 16 名不認罪被告表證成立。

10/06 國際

特朗普被控 37 罪，包括故意保留國防資料。



特朗普 | 圖片來源: Gage Skidmore@flickr

29/05 香港

黎智英申永久終
止國安案聆訊，高
院 3 名指定法官
一致否決。



黎智英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06/06 香港

政府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
公眾傳播、表演或展示《願榮光歸
香港》；高院 7 月 29 日拒批。
律政司 8 月 7 日提出上訴。

06/06 香港

香港民研取消發布「六四周年調查
報告」，指因應政府部門經過風險
評估後建議。6 月 20 日再宣布取
消約四分之一的定期調查題目，以
及不再公布 8 類民調等。



圖片來源：願榮光歸香港 Dgx 原創團隊 Facebook

14/06 國際

漫威傳奇漫畫家
John Romita Sr. 去
世，享年 93 歲；曾
捧紅蜘蛛俠、讓美國
隊長重出江湖。

15/06 國際

歐洲議會通過全球首
監管 AI 草案。

20/06 國際

5 人乘搭「泰坦
號」潛水器參觀鐵
達尼號殘骸時失
蹤，美加展開搜救
行動；數日後證實
潛水器「災難性內
爆」，全員罹難。



泰坦號潛水器 | 圖片來源：OceanGate 網站

21/06 國際

拜登兒子亨特（Hunter Biden）就逃稅和違法擁槍與檢方達成認罪協議；惟聯邦法官 7 月底拒絕其稅務案的認罪協議。

21/06 國際

臺灣 Netflix 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掀起當地 #MeToo 風暴，席捲演藝界、政界。

24/06 國際

俄羅斯僱傭兵集團「瓦格納」聲稱部隊已從烏克蘭返回俄羅斯，要討伐國防部長，被俄當局指發動武裝叛亂；瓦格納經白羅斯調解後，放棄進軍莫斯科，並宣布 7 月 1 日停止運作。

24/06 香港

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逝世，享年 93 歲。



楊鐵樑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7月

01/07 香港

主權移交 26 年，穿黑衣大陸旅客、戴「真普選」黃口罩者遇截查，警稱全日無人被捕；金鐘政府合署疑有人燒中國國旗，警方列作縱火案。

01/07 國際

中國《對外關係法》及新修訂《反間諜法》生效，外界將前者視為中共首次以法律形式確立習近平主導的「戰狼外交」。

03/07 香港

國安處發拘捕令，通緝任建峰、袁弓夷、郭鳳儀、郭榮鏗、許智峯、蒙兆達、劉祖迪及羅冠聰 8 人，涉危害國家安全；英美等國譴責。全球剩 10 國與港移交協定仍然生效。

05/07 香港

前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等最少 7 人遭國安處拘捕，被指涉於網購平台「懲罰 Mee」支援 8 名被通緝海外港人。「懲罰 Mee」App 兩日後停運。

16/07 國際

梵蒂岡讓步，批准上海主教任命，惟亦稱中國無視合作。

17/07 國際

英國成為 CPTPP 首個新入會成員國，臺灣和中國的成員資格有待審議。

21/07 國際

6.12 英國修咸頓集會後，有港人遭多名中國人襲擊，其中一名涉案留學生被控「種族主義嚴重襲擊」。惟有媒體 8 月底跟進指，檢控署不繼續檢控。



6.12 英國修咸頓集會後，有港人遭多名中國人（圖右）襲擊
| 圖片來源：影片截圖

28/06 國際

港人移民鄒至蕙
當選多倫多市長。



鄒至蕙 | 圖片來源: Olivia Chow@flickr

30/06 香港

民間電台停播。電台自 2005 年 10 月開播，曾利用 FM 102.8 頻律，以公民抗命挑戰《電訊條例》，要求政府開放大氣電台，創辦人曾建成等多次被控非法廣播。

10/07 國際

Meta「Threads」推出 5 天後，用戶註冊數達 1 億人，成為有史以來增長最快的應用程式。



Meta 旗下最新應用程式 Threads
| M.Y. 攝

11/07 國際

土耳其改變立場支持瑞典加入北約，美國及德國表示歡迎。瑞典則表示會積極支持重啟土耳其加入歐盟進程。

11/07 香港

國安處先後帶走羅冠聰、蒙兆達、郭榮鏗、袁弓夷在港家屬錄口供，後准許他們離開。

14/07 香港

律政司上訴得直，陳虹秀等 4 人涉灣仔暴動案重審，同案 9 人已離港獲撤上訴。

14/07 國際

國際奧委會拒邀俄羅斯和白羅斯參加 2024 年巴黎奧運會。

15/07 香港

曾促特首建公義社會，牧師袁天佑癌症離世，享年 72 歲。

25/07 國際

秦剛被免去外長職務，為史上任期最短；王毅再任外長。

26/07 香港

2012 年南丫海難兩名家屬上訴得直，上訴庭下令為其中兩名死者召開死因研訊。

28/07 國際

《華盛頓郵報》指，華府決定不讓李家超出席 APEC 會議。中方強烈不滿；特首辦指美應按常規邀請。

28/07 國際

曾為 12 港人案辯護、中國維權律師盧思位老嫗被捕，原打算從老嫗經泰國赴美國與家人團聚。

31/07 香港

鯨魚抵港半月喪命，鯨背早現傷痕，專家政府屢籲勿追鯨。



鯨魚抵港半月喪命
| 圖片來源: 政府新聞公報

5 - 7 月

外媒觀點整理

文／編輯部

5 至 7 月的香港有六四及七一等重要日子，不少外媒均有花筆墨報道相關新聞，而政府就《願榮光歸香港》向高等法院申請禁令、懸紅通緝 8 名社運人士等事件，同樣有引起國際媒體關注。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網

The Washington Post 《華盛頓郵報》

香港律政司 6 月 5 日就《願榮光歸香港》一歌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並發新聞稿指「歌詞內容含有已被法庭裁定可構成煽動的口號，而有關歌曲近期亦多次被錯誤表述為『香港國歌』（而非正確的《義勇軍進行曲》）」，對國歌造成侮辱，對國家和特區造成嚴重損害。」

《華盛頓郵報》發表評論文章 *How a song threate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grip*，撰稿人 Keith Richburg 表示香港以往憑藉開放、司法獨立、資訊自由流通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但如果《願榮光歸香港》一歌被禁，成為其中一道「紅線」，則會使香港變得與其他中國大陸城市無異，而這正正是中國想要的。

文章還點出，香港政府對壓制言論自由似乎毫不留情，倘若科技巨頭今次在網絡上刪除了《願榮光歸香港》，那麼下次會否刪除所有涉及 2019 年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活動的內容？或者抹去已在中國被「河蟹」、有關八九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歷史？

今年七一香港主權移交 26 年，香港行政長官特首李家超在慶祝酒會上致辭，指「香港內部亦潛伏了軟對抗的破壞力量，因此大眾仍須提高警惕，自發維護國家安全。」《華盛頓郵報》在當日即發表文章 *Hong Kong's downfall is a warning to the world*，作者 Josh Rogin

指出世界必須要從香港的悲劇中吸取到與臺灣相關的教訓。香港已證明了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是一個幻覺（delusion），也證明了習近平提出臺灣在統一下繼續保有自治的承諾是毫無價值。作者又指，由習近平統治的中國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權，所追求的，無非是完全控制中國及其視為己有的一切，包括香港和臺灣。

另外，香港政府在 7 月 3 日發布通緝令，懸紅百萬通緝 8 名社運人士。《華盛頓郵報》編輯部撰文，以 *China's iron fist reaches across the globe* 為題，指中國政府正將曾經自由的香港吞併入其無情的獨裁統治，甚至試圖去恐嚇和抓捕已身處不同民主國家的異見人士。



圖片來源：國安處記者會截圖

BBC 英國廣播公司

BBC 亦相當關注港府通緝 8 名社運人士，並以 *China accuses UK of harbouring Hong Kong fugitives* 為題發表報道，引述其一被通緝者羅冠聰指，自己目前情況「相對安全」，不過亦需要「更加小心」，因為「如果我不夠謹慎，不論是我去見誰或去哪裡，都有可能令我的人生安全陷入險境」。另外，文中亦提及另一「上榜」的郭鳳儀，在 BBC 的新聞時段節目（Newshour）中表示，當得知自己被懸紅通緝後感到震驚，然而「這正是中共及港府的慣常伎倆，威迫人們噤聲，但愈是這樣，就更需要發聲」。

Bloomberg 彭博通訊社

彭博通訊社同樣有就港府發出通緝令作出評論，7 月 5 日以 *Hong Kong's Bounties Won't Help Its Image Makeover* 為題，直指香港這座城市，似乎對文革式批鬥更有興趣，甚多於說服全世界香港的經濟已經復甦。

文章認為，香港警方會通緝有關人士，有可能是因為中共透過在港官媒《大公報》6 月尾刊登頭版文章〈緝拿國安重犯 不容逍遙海外〉發放政治訊號，授意警方採取行動；隨後港府「扯貓尾」表示支持。除此以外，文章表示，雖然被通緝者均在海外，但警方的行動並非無實際效用，不但能產生寒蟬效應，亦可阻嚇他們前往與中國有引渡協議的第三方國家，從而孤立他們。

文章最後諷刺地指，香港政府在經歷了過去四年的創傷後，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試圖讓世界相信香港已經復常，並準備回歸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旅遊勝地的角色。然而，當政府政策似乎是由停滯在文革時期的官媒去控制時，政府的「推銷」並不會成功。



圖片來源：香港政府

Al Jazeera 半島電視台

半島電視台在 7 月 4 日以 *Once 'empowered' Hong Kong activists face new security law* 為題，指香港的核心價值被抹殺 (wiped out)。報道回顧自 2003 年起推出「23 條」，逐漸打破了主權移交後香港社會普遍相信北京會履行的「五十年不變」，到近十年來的大規模示威、北京強行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報道點出，雖然國安法幾乎澆息了對政府的批評，但預計仍會有更多的「安全法」在香港訂立，比如港府先後搬出殖民時代的「煽動罪 (sedition)」，及李家超明言最快在今年內重推「23 條」。

至於香港牽頭起草、立法的「國家安全」相關法例，是港府「自決」還是受北京指示，報道引述曾在 1989 年至 2006 年間於香港大學法學院執教、現任職美國夏威夷大學的法律學者 Carole J Petersen 指，中央政府的影響力毋庸置疑，「沒有人會認為香港政府在起草法律時具有自治權力」。



美國紐約六四紀念館 | 圖片來源: 周鋒鎖 @Twitter

CNN 有線電視新聞網

今年六四天安門事件 34 周年，CNN 的 *Overseas Hong Kongers carry Tiananmen's torch as vigils to remember massacre victims are snuffed out back home* 指維園去年「一片漆黑」，而今年則重新開放，惟場地用作舉辦由親政府組織舉辦的博覽會。除了關注香港悼念六四的情況外，報道亦著墨海外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的情況，以及關注這些活動在形式上的轉變。

在香港，悼念活動變得地下化，前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向 CNN 表示，可能會在家中或私人地方進行悼念，他並道，「因為在香港已不能做任何事，六四的紀念活動已經進一步向全球擴展。」

中國前學生領袖周鋒鎖在美國紐約六四紀念館揭幕時表示：「香港一直高舉紀念天安門大屠殺的火炬，傳承事件。但當香港的六四紀念館被關閉、負責人入獄時，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關鍵時刻... 我們必須要在美國繼續」。除了美國外，在近年許多港人移居的英國，多個城市如倫敦、曼徹斯特、諾定咸等亦有六四活動。■

5 - 7 月

流散港人 社群活動紀錄

文／編輯部

儘管離開了香港，但港人毋忘自己的身分，並定期舉辦活動讓更多不同國家的人知悉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

《如水》作為第一本流散港人實體雜誌，有必要製作記載香港流散港人社群活動的列表，以油墨記錄上一季在世界各處舉辦的港人活動。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活動，我們都希望能為港人留下見證。

由於港人在全球舉辦的活動眾多，無法盡錄，因此《如水》只能訂以下幾點，作為記錄原則：

- ・活動須由香港人舉辦，或是以港人為主要對象；
- ・涉及與港人公共利益相關；
- ・必須是在香港以外地區舉行的實體活動；以及
- ・容許公眾參與。

今期《如水》整理了 2023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舉辦、且符合上述條件的活動，總共有 152 項，遍布 8 個國家共 59 個城市。我們亦誠邀各位一同成為記錄者，繼續幫手記錄各項活動。特別是活動主辦單位、參加者，請不吝將你們所知的活動，用圖中的 QR code 向我們報料，只要能記載的，我們都會盡力記載。



流散港人 活動報料



活動	日期 (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香港相關)
5 月愛丁堡 和你傾—— 寫信畀在港手足	5 月 1 日		UK	Edinburgh	Scottish Hongkongs 蘇格蘭香港人
進階英文學習班 Advance English Class for Everyday Use	5 月 3 日	5 月 31 日	UK	London	Islington Chinese Association :: 依士靈頓華人協會
香港人集結！ 抗議匯豐扣起 BNO 移英港人強積金	5 月 5 日		UK	Birmingham	Hongkong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陳健民講座：對香 港公民社會的觀察	5 月 5 日		Taiwan	Taipei	-
ICA 嘉年華賀登基 Carnival Day celebrating HM King Charles III Coronation	5 月 6 日		UK	London	Islington Chinese Association :: 依士靈頓華人協會
講題：最難係溝通 你講嘢呀？ 講員：基督教正生 書院陳兆焯校長	5 月 6 日		UK	Coventry	The Belonging Christian Fellowship
和你搵工	5 月 6 日		Australia	Melbourne	Victoria HongKongs 澳洲維港
香港人市集	5 月 7 日		Canada	New Westminster	HK House 香港屋
聲援在囚手足街站	5 月 7 日		Canada	New Westminster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耆藝無窮 [Elderly Fun Day]	5 月 9 日		UK	Manchester	Collaborative Hong Kong Women CIC
《Revolution in Color：顛倒黑白》 藝術展覽	5 月 13 日		Canada	Toronto	HUMA 香港抗爭回憶藝術 – Ricker Choi – HK Revolution Art
裝備街坊搵工活動	5 月 13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Kaifong Association 溫哥華街坊會
Let's Talk! 和你講 Employment Support Series 就業支援系列	5 月 13 日		UK	Manchester	Trafford Hongkongs CIC
求職講座	5 月 17 日		UK	Manchester	Salford Hongkongs CIC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Hong Kong Week	5 月 17 日	5 月 20 日	Japan	Tokyo	-
在台港人免費法律諮詢計劃	5 月 20 日		Taiwan	Taipei	Taiwan Hong Kong Association 台灣香港協會
「勿忘初心」 香港抗爭展	5 月 20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Homeschooling Workshop 101	5 月 20 日		USA	Fremont	Bay Area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青少年交流體驗 Youth Exchange Experience@Belfast	5 月 21 日		UK	Belfast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英格蘭中部東區社區 共融論壇 East Midlands Community Forum in Derby	5 月 21 日		UK	Derby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4 District Elderly gathering Day Trip 四地區長者聯誼日	5 月 23 日		UK	Leeds	Collaborative Hong Kong Women CIC
老友記高級組樂 Fun Fun 第四次聚會	5 月 23 日		UK	Stockport	Stockport Hongkongers CIG
紐卡素友誼節 Newcastle Friendship Festival	5 月 27 日		UK	Newcastle	UKHK
Celebrate Asian Heritage Festival 2023	5 月 27 日		USA	Fremont	Bay Area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尚未完場》 飛地放映會 + 映後談	5 月 27 日		Taiwan	Taipei	飛地 nowhere
私人小型放映會： 「時代革命」	5 月 27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加拿大國會議員、香 港監察將出席多倫多 香港人社區中心 5 月 聚會	5 月 27 日		Canada	Markham	Tortonto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re 多倫多香港人社區中心
Democracy Walk 民 主行：No Infiltration No Intimidation 反滲透、反迫害遊行	5 月 27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Society In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溫哥華支援 民主運動聯合會

活動	日期 (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香港相關)
向民主女神像獻花	5 月 28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Society In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
《5 月 35 日》 雷丁放映會	5 月 28 日		UK	Reading	Reading Hongkongers CIC
Half Term 中文夏日日營	5 月 30 日	6 月 2 日	UK	Warrington	Global Kids 港講廣
ICA 免費講座「如何保障個人及家居安全」 ICA Free Talk "How to Keep You and Your Home Safe"	6 月 1 日		UK	London	Islington Chinese Association :: 依士靈頓華人協會
六四三十四週年紀念 紐約六四紀念館香港抗爭運動展	6 月 2 日		USA	New York	NY4HK - New Yorkers Supporting Hong Kong
《十年》放映—— 彌迦預言與六月 "Ten Years" Film Screening - Prophecies from the Book of Micah & June	6 月 2 日	6 月 4 日	UK	Bristol Manchester London Birmingham	Good Neighbour Church England 英倫好鄰舍教會
承傳歷史真相 六四 34 周年雷丁燭光集會	6 月 3 日		UK	Reading	Reading UK Stands with Hong Kong
街坊文化體驗： 華埠掌故及唐人街導賞	6 月 3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Kaifong Association 溫哥華街坊會
毋忘六四 自由中國 紀念六四活動	6 月 3 日		Canada	Montreal	-
Bring your own candle	6 月 3 日		Germany	Berlin Frankfurt	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 e.V. 香港人在德國協會
Hong Kong X Taiwan Fair 台港同樂日	6 月 3 日		USA	Walnut Creek	Bay Area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Bay Area Hong Konger Community Center Parents Club US Hongkongers Club 美國香港人會館 Artual Club
6.4 The Erased History 那些被刪除的歷史	6 月 3 日		UK	Nottingham	Notting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成長小組：親密之旅	6 月 3 日	7 月 15 日	Taiwan	Taipei	Taiwan Hong Kong Association 台灣香港協會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Manc-Kongnians English-Cantonese language exchange	6 月 3 日	7 月 15 日	UK	Manchester	Hong Kong Cultural Community
蘇格蘭六四： 延續香港燭光	6 月 4 日		UK	Edinburgh	Scottish Hongkongers 蘇格蘭香港人
【齊抗極權 照亮明天】 —— 曼徹斯特 六四 34 週年紀念活動	6 月 4 日		UK	Manchester	-
六四燭光晚會	6 月 4 日		UK	Birmingham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天未黑 燭光仍亮 對抗極權 團結同行 —— 六四 34 週年 紀念活動	6 月 4 日		UK	Birmingham	Birmingham HongKongers
【倫敦遊行】 倫敦遊行集會	6 月 4 日		UK	London	-
【London Vigil】 London to Remember June Fourth 34 Years On	6 月 4 日		UK	London	-
【傳承歷史 悼念 六四 34 周年】 @Sheffield	6 月 4 日		UK	Sheffield	Re-Water
Kingston 傳承六四燭光晚會	6 月 4 日		UK	Kingston	Kingston UK HKers Stand with Hong Kong
六四事件 34 週年 燭光悼念晚會	6 月 4 日		UK	Leeds	HongKongers in Leeds 列斯手足連線
波士頓 2023 年 六四燭光悼念會	6 月 4 日		USA	Boston	波士頓香港人權組織 Hong Kong Social Action Movements in Boston
「六四」三十四 周年燭光悼念晚會	6 月 4 日		USA	Los Angeles	Hong Kong Forum, Los Angeles 洛杉磯香港論壇
Bring your own candle	6 月 4 日		Germany	Düsseldorf Munich	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 e.V. 香港人在德國協會
牆內之藝 被囚禁人士畫展	6 月 4 日		Taiwan	Taipei	-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六四 三十四 愛民頓 悼念晚會	6 月 4 日		Canada	Edmonton	Edmonton Hong Kong Civil Right United 愛民頓香港民主陣線
June 4 Commemorate Events 六四紀念活動	6 月 4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Society In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溫哥華支援 民主運動聯合會
港人同行悼六四 薪火相傳不忘記	6 月 4 日		Australia	St Lucia	Uniting HongKongers
六四燭光悼念	6 月 4 日		Australia	Brisbane	HKIA Brisbane
612 四週年毋忘初衷 要求釋放政治犯街站	6 月 9 日		Australia	Brisbane	HKIA Brisbane
《因為愛所以革命》 電影放映	6 月 10 日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 Capital Hong Kong Association 澳洲首都香港協會
【磊落真誠・扎根成長】 反送中運動四周年紀念 —西雅圖 消失了的圖書閣 新舊文宣作品展	6 月 10 日		USA	Seattle	Lamp Of Liberty
逆風並行，再見香港 —— 2023 台灣遊行	6 月 10 日		Taiwan	Taipei	Hong Kong Outlanders 香港邊城青年
反送中運動四週年 Ciao Hong Kong	6 月 10 日		Germany	Frankfurt	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 e.V. 香港人在德國協會
612 四週年之「團結・ 同行」分享座談會	6 月 10 日		UK	Birmingham	Birmingham HongKongers
6.12 The Forgotten Ones 那些被遺忘的人	6 月 10 日		UK	Nottingham	Notting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香港反送中運動四週年 年集會	6 月 10 日		UK	Bristol	Bristol Hongkongers 真・香港人在 Bristol
612 四週年 初選無罪	6 月 10 日		UK	Guildford	Guildford UK Stands with Hong Kong
僑福友誼節 Guildford Friendship Festival	6 月 10 日		UK	Guildford	UKHK
英國香港書展	6 月 10 日	6 月 11 日	UK	Manchester	英國香港書展
《因為愛所以革命》 放映	6 月 10 日	6 月 11 日	UK Australia Canada	London Canberra Calgary	Love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因為愛所以革命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對抗極權 民主自決 國際連線「612 四周年」集會 x 人鍊 x 遊行	6 月 11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612 四週年多倫多集會	6 月 11 日		Canada	Toronto	多倫多「釋放香港政治犯關注組」
紀念香港示威遊行四周年（日本）	6 月 11 日		Japan	Tokyo	Stand with HK at JPN Lady Liberty HK 香港民主女神 Act with HK DDDDHK Japan Hong Kong Democracy Alliance 日本香港民主連盟
修咸頓香港人 612 紀念活動 我們還記得 612	6 月 11 日		UK	Southampton	Southampton Hongkongers
守護初心 抵抗赤化 – 倫敦 612 集會	6 月 11 日		UK	London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Bonham Tree Aid 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 Hong Kong ARC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Hong Kong Aid UK 港援 Democracy for Hong Kong – D4HK
【612 四周年 拒絕極權！】@Sheffield	6 月 11 日		UK	Sheffield	Re-Water
Exeter 雅息特 612 紀念集會	6 月 11 日		UK	Exeter	EXE.HKers Action
《雖為自由人，未忘籠中鳥》612 RALLY & PHOTO EXHIBITION 612 紀念集會暨相片展	6 月 11 日		UK	Leeds	HongKongers in Leeds 列斯手足連線
【6.12 四周年 – 集會及街站】守護初心 抵抗赤化	6 月 11 日		UK	Reading	Reading UK Stands with Hong Kong
未竟的大同社會？『民主回歸』陰影下的香港世代抉擇（1970–2020）獅子頭、徐承恩主講	6 月 11 日		Taiwan	Kaohsiung	-
Meet with 香港民主女神像暨迷你版抗爭展覽	6 月 11 日	6 月 12 日	Canada	Winnipeg	Winnipeg Hong Kong Concern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612 REMEMBRANCE IN SCOTLAND 2023	6 月 11 日	6 月 13 日	UK	St Andrews Edinburgh Glasgow	Scottish Hongkongs 蘇格蘭香港人
6.12 4 周年集會	6 月 12 日		UK	Manchester	Manchester stands with Hong Kong
《願榮光歸香港》 Medley x 612 守望 香港集氣祈禱會	6 月 12 日		UK	London	Good Neighbour Church England 英倫好鄰舍教會
6.12 和你唱禁歌	6 月 12 日		Taiwan	Taipei	Hong Kong Outlanders 香港邊城青年
612 快閃合唱 願榮光歸香港	6 月 12 日		Taiwan	Taichung	Hong Kong Outlanders 香港邊城青年
612 默站	6 月 12 日		Canada	Burnaby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願榮光歸香港 Glory to Hong Kong Sing-along	6 月 12 日		USA	Washington D.C.	DC4HK – Washingtonians Supporting Hong Kong
612 圍爐聚話	6 月 12 日		USA	Los Angeles	Hong Kong Forum, Los Angeles 洛杉磯香港論壇
612 Street Exhibition “The Disappeared”	6 月 12 日		Australia	Melbourne	Victoria HongKongs 澳洲維港
6.12 街站 – 韜光養 晦，毋忘初心	6 月 12 日		Australia	Gold Coast	HK Revolution Power
6.12 四週年默站， 要求釋放政治犯	6 月 12 日		Australia	Adelaide	Adelaide Stand With Hong Kong
612 4 週年紀念暨聲 援香港釋放政治犯	6 月 12 日		Australia	Sydney	Australia–Hong Kong Link 澳港聯
「一起走下去」互 動展覽	6 月 12 日	6 月 25 日	Australia	Brisbane	Uniting HongKongs
「Hello 你好嘛！」 文創藝術展	6 月 16 日	7 月 2 日	Australia	Sydney	Australia–Hong Kong Link 澳港聯
「陌路·島聚」—— 飛地夏日雙城座談	6 月 16 日	7 月 19 日	Taiwan	Taipei	飛地 nowhere
《離開·離不開》 音樂 + 戲劇分享會	6 月 17 日		Canada	Vancouver	–
巨型民主女神像展 出 & 茶會分享	6 月 17 日		Canada	Edmonton	Edmonton Hong Kong Civil Right United 愛民頓香港民主陣線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錫菲友誼節	6 月 17 日		UK	Sheffield	UKHK
《一頁舟・悟思沙龍》左左右右？	6 月 17 日		UK	London	Gatheringleaveshk
講座【流水之後－香港與中國的人權近況與展望】	6 月 20 日		Taiwan	Tainan	-
【香港本色】電影放映	6 月 23 日		UK	Glasgow	-
So Hong Kong Festival 好香港市集	6 月 23 日	6 月 24 日	UK	Bury	Moliuliu's Store
「難民週 2023」 仁愛同行嘉年華	6 月 24 日		UK	Solihull	Be Water HongKongers CIC
6 月愛丁堡 和你傾——繼續寫信界在港手足	6 月 27 日		UK	Edinburgh	Scottish Hongkongers 蘇格蘭香港人
香港監察國會活動 香港主權移交 26 週年聚會	6 月 28 日		UK	London	Hong Kong Watch 香港監察
Hong Kong under National Security Law: state of play of human and trade union rights 法國三大工會合辦香港研討會	6 月 29 日		France	Paris	-
抗爭的迴響： 蘋果日報文獻及藝術展覽	6 月 29 日	7 月 10 日	UK	London	Bonham Tree Aid 細葉格人道支援基金
《憂鬱之島》 雷丁社區放映會	6 月 30 日		UK	Reading	Reading Hongkongers CIC
「你講咩話？」 香港言論自由粵語特展	6 月 30 日	7 月 9 日	Taiwan	Tainan	台南香港關注組
7.1 港殤日「沒有歡樂只有傷痛」哀悼會	7 月 1 日		Taiwan	Taipei	-
港知。港覺 港版國安法三週年座談會	7 月 1 日		Taiwan	Taipei	-
香港監察公民及政治參與系列 曼徹斯特副市長及國會議員和你傾：港人移居及融入曼城的安全議題	7 月 1 日		UK	Manchester	Hong Kong Watch 香港監察 Trafford Hongkongers CIC
7.1 曼徹斯特大遊行	7 月 1 日		UK	Manchester	捍衛港人陣線
【1st July Rally/ 國安法三周年 7.1 遊行】@ Sheffield	7 月 1 日		UK	Sheffield	Re-Water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七一悼念梁健輝及 哀悼回歸集氣會	7 月 1 日		UK	Birmingham	Good Neighbour Church England 英倫好鄰舍教會
IN MEMORY OF THE GLORIOUS DEAD 悼梁健輝先生及眾 香港英烈 Mourning for Mr Kin-fai Leung & the Martyrs of Hong Kong	7 月 1 日		UK	London	Hong Kong Aid UK 港援 Bonham Tree Aid 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 Democracy for Hong Kong – D4HK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Hong Kong Liberty Good Neighbour Church England 英倫好鄰舍教會
默站悼念梁健輝	7 月 1 日		UK	London	-
哀悼香港陷共 26 周 年集會（卡加利）	7 月 1 日		Canada	Calgary	Friends of Hong Kong Calgary
黎明來到賀國慶 七一反外國滲透大遊行	7 月 1 日		Canada	Toronto	Canada-Hong Kong Link 港加聯 Toronto Hong Kong Parent Group 多倫多香港家長會
主權被逼移交日示威	7 月 1 日		USA	New York	NY4HK – New Yorkers Supporting Hong Kong Lion Rock Café
烈士悼念會	7 月 1 日		USA	New York	NYC 852 HKer
論壇：港版國安法實 行三年，香港究竟 失去了什麼？	7 月 1 日		USA	San Francisco	-
一人悼念梁健輝 腥港奴化行政區成 立 26 年	7 月 1 日		Australia	Melbourne	-
七一・香港淪陷街 站 – 布里斯本	7 月 1 日		Australia	Brisbane	HKIA Brisbane
「香港淪陷」 街站 X 直幡製作	7 月 2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不割席？從 2024 年 台、美大選反思海外 流散港人群體 Hong Kong Society and Electoral Divides in the US and Taiwan	7 月 3 日		Taiwan	Taipei	如水 Flow HK New Bloom
「尋找自由的國 度—台港媒體人追 求資訊自由之路」 講座	7 月 8 日		Taiwan	Tainan	台南香港關注組
《真・香港故事》分享會	7 月 8 日		UK	Reading	Reading Hongkongers CIC
Hong Kong Day 香港日	7 月 8 日		UK	Colchester	Hong Kong Welcome Hub in Essex, Colchester Life in the UK 雅息士香港移民歡迎中心
Knitting workshop—weave the Lennon Flag 編織連儂旗	7 月 9 日		UK	Sheffield	Re-Water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Be Water – Persist 滴水穿石 香港自主工運展覽	7 月 15 日		UK	Sheffield	Hong Kong Labour Rights Monitor 香港勞權監察
721 紀念街站	7 月 16 日		UK	Exeter	EXE.HKers Action
721 Third Anniversary in Scotland	7 月 20 日	7 月 23 日	UK	Aberdeen Edinburgh Glasgow	Scottish Hongkongers 蘇格蘭香港人
721 反警黑勾結集會（倫敦）	7 月 21 日		UK	London	Good Neighbour Church England 英倫好鄰舍教會
721 警黑合作四週年集會	7 月 21 日		UK	Bristol	Bristol Hongkongers 真•香港人在 Bristol
曼城 721 集會	7 月 21 日		UK	Manchester	捍衛港人陣線
和你寫	7 月 21 日		UK	Nottingham	Notting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同呼吸 In Common Breath
Never forget 721 Street Canvassing	7 月 21 日		UK	Edinburgh	Scottish Hongkongers 蘇格蘭香港人
《多倫多港人如何延續香港社運》 多倫多 721 公開論壇	7 月 21 日		Canada	Toronto	Somebody.HK.YYZ 佚名
「721 四周年」展覽 X 集會	7 月 21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白火サロン第三回 – 香港人の戦い	7 月 21 日		Japan	Tokyo	-
721 警黑 7.21 元朗襲擊事件示威	7 月 21 日		USA	San Francisco	US Hongkongers Club 美國香港人會館
721 元朗恐襲四週年集會	7 月 22 日		UK	Birmingham	Birmingham HongKongers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721 四週年 抵抗滲透	7 月 22 日		UK	Guildford	Guildford UK Stands with Hong Kong
列斯 香港，畏懼之城：致我們失去的... 展覽	7 月 22 日		UK	Leeds	HongKongers in Leeds 列斯手足連線
《少年》電影放映會	7 月 22 日		Australia	Melbourne	Victoria HongKongers 澳洲維港
721 警黑勾結 元朗恐襲 4 週年 墨爾本 1 人回顧前行	7 月 22 日		Australia	Melbourne	@alkidarkness
721 元朗恐襲四週年街站 – 布里斯本	7 月 22 日		Australia	Brisbane	HKIA Brisbane
讓你毋忘的事——香港抗爭放映聚會	7 月 22 日		Taiwan	Taipei	-
Southampton HongKongers 721 Incident Commemorate Rally	7 月 23 日		UK	Southampton	Southampton HongKongers
桑普、傑斯加拿大對談會	7 月 29 日		Canada	Toronto	Canada-Hong Kong Link 港加聯
	8 月 6 日			Vancouver	Vancouver Society In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

5 - 7 月 香港研究進展

文／編輯部

今年 5 月至 7 月有關香港的學術論文，議題包括身分認同、性別及文化遺產等。

“Because Hongkongers Should Support Hong Kong”: Entangle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Ideology, and Football Fandom in Hong Kong 一文以香港足球作為切入點，指出體育迷的發展、國家認同以及政治意識之間息息相關。作者認為國族主義民主運動的出現，會引致國族主義體育迷 (nationalist sports fandom) 的崛起。文章透過近年來香港 (男子) 足球代表隊 (HKNFT) 的體育迷崛起為例，說明體育迷可以成為國族主義的容器 (container)，而對於「自我 (self)」國族認同較強以及有較多政治經驗的體育迷，會認為運動隱含一種淨化作用。作者追蹤香港的民主運動和國族主義的發展，與近年盛行的 HKNFT 球迷群體對比，並以現場調查、焦點小組訪談、個別訪談以及二手史料證明，該群體如何逐漸轉變成一種反動力量，抵抗對香港自治面對的威脅，以及中國的文化同化企圖。

‘Gangpu is too funny!’: The mediatization of Hong Kong Mandarin as a jocular register 一文則以「港普 (Gangpu, 香港普通話)」作為研究對象，展示了媒體化如何促進模仿語言 (mock language) 的 (再) 製造 ((re)production)。研究通過分析中國網民對一系列網絡廣告 (三位香港演員使用非標準普通話) 的反應，例如張家輝在廣告以普通話

自我介紹時「講唔正」變「渣渣輝」遭中國網民調侃，證明港普在中國愈來愈被認為是有趣的演化過程。媒體化突顯了港普的某些特徵和廣告的某些元素，並帶起了不同的含義和解釋的方式。研究說明我們如何可以透過追蹤模仿實踐 (mock practices) 的流通和接收，更理解它們如何建構和強化彼此。

取代通識科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公社科) 要求學生須赴中國交流，到底是否能增加香港學生對中國的認同感？*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rust in China’s National Government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Youth* 指，對於國家的中央政府而言，加強國家偏遠地區居民的國家文化 (national culture) 和領土體驗 (territorial experiences) 對國家的信任十分重要。研究對 2,277 名年齡介乎 18 至 29 歲的香港青年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在初中時期曾在大陸大灣區有生活經驗的受訪者，對於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較高，而這個趨勢於在香港出世的受訪者中更為明顯；與此同時，在學校時的中國文化融入經驗，則與移民身分及領土體驗一併影響個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報告表示香港作為中國主權的偏遠地區，增強國家文化及領土體驗對提升青少年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有正面作用。

Law, film, and trans identity in Hong Kong 探討香港的法律及電影如何建構跨性別的身分，文章通過對比有關香港跨性別權利的法庭案件，與最近一些跨性別議題相關的電影進行

HONG KONG

對比，認為電影既可以再現 (reproduce) 和強化 (reinforce) 法庭案件中的身分理解，亦可能在不自覺中延伸了這些案件所展示的排斥。作者認為，法律和電影可能看似屬於不同的論述領域，但兩者對跨性別身分的建構實際上是相互交織。本文指，為擺脫這些身分形成的限制，我們需要超越法律和流行文化的主流想像，方法之一是關注獨立酷兒 (Queer) 電影製作如何成為表達和認識另類跨性別主體性的論壇。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Spaces in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Governance: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Cases from Taipei and Hong Kong 以法國學者 Henri Lefebvre 的「空間生產」理論 (space production theory)，來討論東亞城市的文化管治 (cultural governance)，以及如何以結構性的方式，利用文化作為組織空間的手段。研究透過文本分析、實地調查及比較分析，探討臺北松山文創園區和香港南豐紗廠 (The Mills) 的社會生產過程 (social production process)。兩者的社會生產過程在同一時期進行，並存在相似之處，例如均涉及城市中舊工廠或舊建築物的改造。不過，兩者的文化管治策略有所不同，在臺北，他們透過地方政府推動，形成一個有益的文化遺產保護模型，涉及社區參與、工業發展和生態保護等方面，而香港則從旅遊發展的角度，由私人資本出發，涉及私人發展商及非營利組織等不同持分者，推動南豐紗廠從工

廠到文化空間的轉型。透過本文，作者為全球文化空間生產的論述增磚添瓦，並為其他地區提供參考案例。

最後，*Cross-cultural Exchange of Heritage in Museums: A Study of Dunhuang Art in the Hong Kong Heritage Muse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一文以文化遺產中的翻譯問題作為研究對象，作者提到翻譯涉及文化遺產的跨文化交流，會將屬於一個特定文化語言社群的文化遺產，轉移到新的地方和新的受眾。研究以文化翻譯的概念作為理論框架，並以香港文化博物館中的敦煌作品為對象，探討當敦煌文物在一家香港博物館以數碼方式呈現時，翻譯如何隱含於展品之中。研究描繪了展覽如何展現敦煌和香港文化之間的聯繫，以及香港觀眾眼中敦煌文化的異國情調。翻譯不僅體現在整個展覽的雙語面板和說明，亦體現於不含語言的呈現方式，特別是與數碼設置，以及展覽的視覺設計方面。文章描繪了博物館如何在文物展覽中，縱使面對文化背景不一樣的觀眾，仍能創造心理上的親近感。■

Bibliography

Cheung, C. & Yue, X. (2023). 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rust in China's National Government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Yout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68, pp.99–117

Chung, S. (2023). “Because Hongkongers Should Support Hong Kong”: Entangle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Ideology, and Football Fandom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47(3), pp.203–227

Song, G. (2023). Cross-cultural Exchange of Heritage in Museums: A Study of Dunhuang Art in the Hong Kong Heritage Muse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Critical Arts*, 37(2), pp.85–99

Wan, M. (2023). Law, film, and trans identity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1(2), pp.673–689

Wong, A. (2023). ‘Gangpu is too funny!’: The mediatization of Hong Kong Mandarin as a jocular register. *Language in Society*, pp.1–24

Yang, Q. (2023).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Spaces in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Governance: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Cases from Taipei and Hong Kong, *Buildings*, 13(7), pp.1579–1599

- Networks 連繫
- Community 社群
- Cultural events 文化活動
- Collaboration 合作
- Supports 支援
- Art Funding 藝術資助

「藝術的力量不僅在於它在說甚麼，
而在於它啟發我們去做甚麼。」

*"The power of art is not just in what it says,
but in what it inspires us to do."*

我NGO⁵
地DEI⁶

CONTACT US
聯絡我們

✉ info@ngodei.org

🌐 www.ngodei.org

📷 📺 📱 @ngodeiorg



全球港人 大團結？

他鄉中的港人與「他者」建構

文／芬、Tantalus、式

1950年代的香港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呂大樂著作《四代香港人》

呂大樂曾用「四代香港人」的框架，嘗試用各個年代的宏觀政經轉變來解釋世代之間的身分認同差異，而過去亦有時政評論員以及社運人士引用這個框架，去理解不同世代的政治取態與行為。把時間推移到 2019 年之後，當我們嘗試理解離散港人之間的分歧與衝突時，我們能否延伸這個框架，用以理解「老一輩港僑」、「流亡手足」、「BNO 移民」、「二代海外港人」等之間的差異？

香港百多年來以商業良港自居，商貿來往、人口流徙絡繹不絕。既為英國殖民地，也在中國的邊陲，身在香港的人的身分認同亦隨國際政治、歷史事件等因素變遷。客觀的政經條件固然形塑了每代人如何看待自己和社會的關係，但香港的夾縫位置，在帶來其挑戰的同時，亦逼使香港人學會在這個空間中於不同的身分之間遊走，尋找並轉換自己的定位。世代之別當然有其影響，但並不決定我們的身分認同——不然，我們就不會看到2019年社運期間銀髮族和中學生的跨世代聯繫。流散各地的港人同樣地活在海外與本地的夾縫之間。不同地域的夾縫形態不一，而單靠地域與世代也無法完全解釋海外港人的政治取態。回應文首的提問，或許更有意思的進路，是去討論到底過去香港人如何思考自己和中國人、華人、和漢人等身分標籤之間的關係，而在這個思考過程中，誰被劃分為「我者」，誰又被當成「他者」。由這個角度入手，我們或許更能討論未來香港人應如何塑造自己的身分定位，以及如何維繫一個能夠梳理不同政治光譜的港人社群。下文將梳理歷史上香港人身分與其主要「他者」——中國的關係來呈現身分認同中混雜多元的一面。

香港本土、大中華、流散意識

歷史學者大多認為開埠初期的香港華人与大陸華人在身分認同上沒有顯著分別。學者 Ronald Skeldon 曾言，由於戰前香港和大陸之間人口流通頻繁，邊界控制徒具虛名，所以「廣東和香港的人口並無明顯分別」。事實上，當時南來移民鮮有視香港為家，他們往往帶有一種難民心態，把香港當成是一個暫借的地方和時間，靜待衣錦還鄉的時機。經濟層面上，香港也因其殖民地身分成為華工前往海外勞動市場的中介之地。早在十九世紀中期，大量華人通過香港前往東南亞，以及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和美國等新興西方國家謀生。歷史學家冼玉儀（Elizabeth Sinn）就指出，香港不單是華南和加州之間的交通樞紐，更是海外華工可以在美繼續保留中華文化的關鍵。她舉例，華工需要透過香港的銀號來向家鄉匯款，甚至依賴東華醫院等華人慈善機構、鄉親組織來為逝世華工進行骨殖遷葬。故此，戰前身在香港的華人是海外華人維繫身分認同和社會網路的中堅成員，難以把兩者獨立而談。

雖然兩地當時並無邊境阻隔，人口流動屬自願性質，但畢竟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當時的華人已經會把香港和大陸分開理解，主動區分兩地。加上在港的華人與海外的華人團體社會關係密切，香港華人於是多被視為海外華人圈子的一部分。而戰前香港的華人即使與大陸關係密切，但也不願與大陸華人畫上等號。

以 1925 至 1926 年的省港大罷工為例，不論普羅大眾和社會名流都有嘗試展現與大陸不一樣的愛國主義，反映身在香港的不同。這場大罷工的觸發點是 1925 年上海發生的五卅慘案。當時公共租界有示威者被開槍射殺，引發全中國反外國勢力的示威運動。隨著示威浪潮蔓延，廣東地區的罷工委員會鼓動在港華工離開殖民地、杯葛英貨，開展了長達一年多的省港大罷工。由於罷工直接傷害香港經濟，華人圈子的精英階層大多用含糊的態度來應對愛國主義，一方面以懇親為名往廣州與罷工委員會洽談，另一方面，有商人背景的華人代表，如羅旭蘇和周壽臣，則幫助殖民政府遏止罷工。

由此可見，即使是當時的華人精英，為了在中英夾縫間維持其地位，也要平衡自己與大英政權與各地華人社會的關係。他們為了明哲保身而沒有明確表露一面倒的民族主義，反而維持一種「勾結共謀式」的殖民權力關係。在殖民制度下，他們的華人身分就是讓他們在政治上立足的本錢。殖民政府以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的方式依賴這些精英管治華人社會；華人精英就以華人代表自居，攫取政治本錢。華人圈子的社會精英對愛國情懷和本地身分認同的曖昧，間接導致香港本土意識在戰後才浮現。



戰後全球冷戰的出現和香港社會難民心態的退潮令「香港人」這個身分開始變得複雜。國共內戰導致大批文人南下，並因冷戰的意識形態導致香港文化產業出現左右之爭，既有親共電影公司「長城」和「鳳凰」，也有右派影人組織「自由總會」。這個現象直到七十年代初才結束，但冷戰的左右對壘與本地社會脫節，令民眾對意識形態厭倦。與此同時，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與中國因土改、文革所導致的社會停滯產生對比。暴動後麥理浩政府通過「香港節」和「清潔香港運動」等社區建設項目，以及公共房屋、普及教育等社會福利來刻意建立起一套非政治化的社區歸屬感，以制衡中共在香港的滲透。此等脈絡之下，中國在香港身分認同中「他者」的角色愈發明顯。而七十年代中的政治事件——毛澤東逝世、文革被徹底否定、四人幫倒台等——則更鞏固香港發展優於大陸的印象。

雖然戰後中國在香港人身分認同上「他者」這個角色更加明顯，但無可否認地，港人在主權移交前後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政治身分認同，只停留在經濟成就與文化上視中國人為「他者」。八十年代中，不少香港資本階層隨著國際化浪潮走上世界舞台，在歐美國家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代理人。學者韓墨松（Peter Hamilton）就形容戰後從上海南來的華人精英為「跨商」，他們送子女到美國大學讀書，建立人脈，並善用冷戰時美國對港外交政策累積大量資本，引入外國科技在香港設廠，建立起龐大的跨太平洋家族生意。這群香港人既可以充當文化和經濟意義上的中國人，亦有資源參與外國社區建設。戰後香港人身分重視經濟優勢：中國是一個香港人看不起甚或懼怕的「他者」，但香港人也與這個「他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會在適當的時機利用這些關係獲取紅利。這就是人類學家王愛華（Aihwa Ong）所指的「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即是一套用投機和流動的方式來面對政治經濟變動的邏輯，一個人其實可以擁有多重身分、國籍。

綜觀整個二十世紀，到底香港人是否把自己定位為「華人」或「中國人」，不是一個單純的身分認同問題，而往往牽涉到策略上的盤算。而事實上，香港人從來無法簡單地當一個「華人」或「中國人」。文化研究學者周蕾（Rey Chow）在九十年代寫成的 *Writing Diaspora* 一書中曾指香港人有一種潛在的離散意識（diasporic consciousness）：他們一方面認同「中華文化」，另一方面卻想跟中共政權保持距離。周蕾本人在六、七十年代於香港長大，其後在美國讀博並定居。她認為當時的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香港人本身已是離散者，而移居美國的她，便可說是離散社群中的離散者（diasporic person in diaspora）。她在書中回憶自己經常在不同學術會議被其他華人學者質疑她的權威，指因為她是從香港來的，不是真正的華人。而她指這正正是當時香港人面對的困境。一方面，中共政權會打著中華民族的旗號，叫香港人作出相應的犧牲。不少香港人正正是受到這「血濃於水」的口號感動，在 1989 年聲援中國民運人士，在 1991 年又為中國的賑災籌款。但另一方面，香港人卻因著他們在英國殖民體制下長大的緣故，永遠當不了「真正的」華人，永遠會被中共政權所猜忌。香港人因此只能扮演投機的角色，不是為了保存或拒絕他們的中華文化與身分，而是去與不同勢力交涉（negotiate）他們的身分、文化、以及政治參與模式。身分定位固然會影響香港人的政治取態，但香港人在參與政治的同時也在不斷更新其身分定位。



1989 年 5 月 28 日，香港 150 萬人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聲援天安門絕食學生，遊行人數打破當時的紀錄。| 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港人未必知道的北美華人史

不少人都是因為國安法實施以後的移民潮才留意到海外港人社群，但其實華人／港人往海外移民已有悠久的歷史。早自明、清，甚至更早以前，已經有華人從事海上貿易或前往外地謀生。跟往香港謀生的華人一樣，他們大多都沒有久居外地的打算。從這角度看，兩者其實並無二樣。在近代史中，雖然有不少海外華人因排華及種種原因未能留居當地，但能留下的因與當地社會交流互動而形成獨特的身分認同。儘管以前華人移民在當地社會很多時不受歡迎，排斥、歧視等事時有發生，但是在二戰後的冷戰格局、反殖民浪潮之下，很多華人爭取並獲接納成為當地社會認可的一分子。若然香港本土的居民已經要遊走於香港人以及華人的身分之間，在海外的語境下，兩者之間的關係可能更為含糊但亦更為複雜。若要理解海外港人社群的不同政治取態，我們首先必須從歷史角度瞭解他們面對的夾縫處境。

以在美國及加拿大的港人為例，他們要同時梳理他們與華裔、亞裔、以及美加身分的距離，而一旦連結起這些身分，他們便要面對北美大陸上過去百年的華裔與亞裔歷史經驗。北美的華人多視淘金熱為華裔美國人及華裔加拿大人歷史的開端。1840 年代，香港開埠的同時，美國加州和加拿大卑詩省先後發現金礦，掀起淘金熱，吸引大量「金山客」從中國遠渡重洋掘金。之後，當地華人因應美加兩國發展轉移陣地，修建橫跨北美的鐵路，例如中部太平洋鐵路（Central Pacific Railroad）和加拿大太平洋鐵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忍受各種剝削和歧視。早期移民



1900 年代，華工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 | 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到北美的華人並不只有華工，也有商人、學生等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北美各地的唐人街也在這段時期因此而逐漸建立起來。華人的湧入在當地社會造成反響，白人覺得華工以低廉的薪金搶走他們的工作，而十九世紀末也正值科學種族主義盛行，不少北美白人均想維持白人主導的社會。在 1870、1880 年代，在加州、華盛頓州，以至卑詩省等地都接連發生排華暴動，甚至屠殺。1907 年 9 月，承接著西岸的反亞裔浪潮，溫哥華也發生暴動，當地的唐人街和日本城遭洗劫一空。其後美加兩國接連在 1882 年和 1923 年推出排華法案，限制華人移民，並剝奪美加華人的公民權。

華人因此在北美成為當地的「他者」，但這不代表他們只能處於被動的角色。事實上，當時不少華裔以及亞裔美國人均以法律途徑挑戰各種法案，而其中 1898 年的合眾國訴黃金德案（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更為在美國出生的華僑取回並奠定公民權。但當時的移民政策以及排華情緒亦令大多華人聚居華埠。六十年代前的華埠基本由中華會館（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所管治。根據歷史學家 Elliott Young 的研究，中華會館由香港來的商人精英主導，不只掌握中國以及北美的人口及商品流通渠道，而由各地會館所組成的中華總會館，更是華僑與美國政府交流的代表。二十世紀初的離散華人均想利用這些網絡與資金去影響中國本土政治。康有為在流亡北美後，於 1899 年在卑詩省創立保皇會的第一個分部。到了 1911 年，保皇會的分部已經遍布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甚至南美洲。保皇會在推動清朝改革之餘，亦同時投身北美政治，在 1906 年康有為便去信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



美國費城的唐人街 | 圖片來源：Bruce Andersen @ 維基百科

(Theodore Roosevelt Jr.)，質問其排華政策。另一方面，保皇會也同時要面對企圖推翻滿清的致公堂以及支持國民黨的堂會，而這些政治勢力的衝突在二十世紀初期更經常演變為街巷槍戰，不同勢力甚至會利用當地的排華政策去打擊異己。北美華人的身分與地位固然在架構上限制了他們的政治參與，但依然展現出鮮明的政治取態，甚或取利於多國之間的夾縫。

排華法案等歧視政策隨著二戰形勢廢除。不少美加兩國的華人自告奮勇入伍以證明華人也是國家的一分子。有軍人受訓截取日本諜報，例如戰後成為加拿大首位華裔和亞裔下議院議員的鄭天華 (Douglas Jung)。而中國加入同盟國亦為廢除歧視政策製造有利的國際關係條件。戰爭結束後，美加的華人都恢復了公民權和投票權等權利。1960年代起，受當時民權運動和國際壓力影響，美加兩國移民政策改革，撤銷以往對種族的移民名額限制，華人的移民限制也相應減少。華埠無法容納新一波移民潮，除了令中華會館無法再牢牢控制華僑而因此失勢，更令當時居住在西岸的華人為爭取房屋權益而展開抗爭，而一些美國院校如三藩市州立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也在社會運動的浪潮下設立種族研究系 (Ethnic Studies) 以重新探索各少數族裔在美國主流歷史書寫中的位置，以及他們的故事如何被主流社會理解。著名領軍學者如麥禮謙 (Him Mark Lai) 等，把華裔的聲音帶入社會，改變大眾對他們的理解。但因為華人自己的聲音仍然過於薄弱，他們無法不連結其他族群。據政治學家金戴淵 (Jae Yeon Kim) 指，在三藩市以及西雅圖的華人選擇與其他亞裔組織結盟，而在溫哥華的華人則選擇與南歐和東歐移民合作。當時亦有不少亞裔組織希望與非裔組織結盟，有組織提出「Yellow Peril Supports Black Power (黃禍支持黑人權利)」的口號，更有亞裔成為了黑豹黨的一員。這些選擇既有其策略因素 (不同族裔的聚居地以及勢力)，但亦有其歷史維度。



1960年代，有亞裔組織希望與非裔組織結盟，提出「Yellow Peril Supports Black Power」口號
| 圖片來源：Roz Payne

我們重新提出這段歷史，除了想道出在 1989 年以先，海外港人與海外華人不是政治冷感的個體，更是想道出身分政治一直是這個社群所面對的課題。這段敘事所反映的是華人在美加百多年以來的共同生活經驗：他們既要直面自己在北美的「他者」身分，亦要梳理自己與中國的各種政治勢力的關係，更要在北美本土尋找盟友。

更重要的是，這段歷史對不少海外華人以及在美國長大的二代港人而言，是「我們」的歷史。而在這段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香港人的角色是如何模糊：對海外主流社群來說，香港人一直被歸類作華人；而對海外華人來說，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亦不是甚麼人的故鄉，而只是一個商貿樞紐，所以以往自香港移居外地的華人亦不以香港人自居，多奉四邑、潮州等地為祖籍。只有當香港人這個身分戰後在本土興起，他們移到海外時才會繼續稱自己為香港人。不過，就算他們不甘於被囊括為廣義海外華人圈子的成員，但現實是，在海外，當地社會大眾往往仍難區分華人、香港人、臺灣人，甚至東亞不同族裔。面對如此多元的社區，海外香港人面對的困境是多面向的：對內有不同年代、背景的港人，對外有社會對於移民群體的不熟悉。香港人既不是一個鐵板一塊的群體，如前述的海外華人一樣十分多元化，但也在不同年代經歷一番掙扎才爭取到今天的地位。若然不同的海外港人與海外華人社群之間有著如此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他們各自的身分認同與政治取態？



很多海外華人視香港這彈丸之地為商貿樞紐 | 圖片來源：資料圖片

身分認同與政治參與的多元想像

身分認同與政治參與之間不只存在單向的線性關係。有人或會以為「在美港人」會比「亞裔美國人」更願意投入時間於港人事務或跟隨某些政治路線，但這種說法忽略了個人選擇策略的自由，以及身分認同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雙向影響。正如上文所述，不論是在香港本土抑或海外社群中，都從不存在一個單一、壁壘分明的華人或港人群體。香港一直處於不同政治體系中的夾縫，而海外的港人社群，亦要處理本土與海外之間的張力。在如此這般的大環境，社群中的每一員也要遊走於不同的勢力與論述之間，即使是身分上定位一樣的人，也可能在面對各種政治兩難之間作出不同的抉擇。當海外港人嘗試參與當地政治時，無可避免地會面對不同的社群以及他們的歷史、政治以及身分論述。堅守一成不變的論述，則無法與當地社群接軌，但要論述「落地」，則可能令「在美港人」或「在英港人」發展出與留港的港人不一樣的身分論述。再者，我們若是要連結當地社群，少不免要參與當地其他政治議題。堅守（本地）香港人身分，會令我們始終是以外人的身位參與當地事務，但融入當地體制亦可能意味著香港人這個身分要承受被吞噬、邊緣化的危機。我們也許可以說，不同地域的香港人會採取不同的策略去論述香港人這個共同體，而眾人的任務就是去瞭解並協調不同的身位及政治路線，由此維繫並壯大一個多元的海外港人社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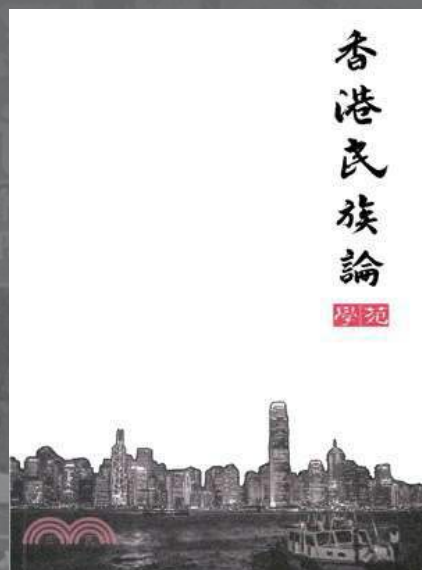
但這個說法假設了我們的身位會決定我們的身分認同，而忽略了我們重新論述「香港人」這個社群的自由與能力。如前文所述，我們可以看見，即使是「華人」這個身分，也一直在被重新論述，而「香港人」與「華人」的關係與界線也一直在變動。2019 年後，或許有人會希望能把兩者一刀切開，以政治立場及民族認同定義「真」香港人，但這政治定義不單排除了不少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也抹殺了不少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重視的親友關係。而一個單以政治立場為基礎定義的身分認同和社群亦過於單薄，無法與我們社會的其他面向接軌。除了政治立場外，有人亦會以文化例如粵語、流行曲、街邊小食等入手定義港人身分，但這種方式亦有其局限之處。



街邊小食是香港其一標誌性文化符號 | 圖片來源：旅發局

舉例說，我們其中一位筆者雖然在香港土生土長，但實在說不上喜歡香港流行曲，但反而不少在美國長大的第二代海外港人雖然不諳粵語，但他們可能自小在家中受港人影響，在政治上反而會希望為香港出力。若然我們以文化或語言定義香港人，則會把他們排除出香港人共同體之外。

每一次我們嘗試定義「香港人」時，也在劃分「我者」與「他者」。而尤其當二代港人或老一輩的海外港人被持續劃分為「他者」時，他們自然會不敢或不想參與港人活動。我們所說的港人論述，指的不單單是像《香港民族論》這樣的學術論述，更涉及每一個政治文化社群活動。海外某些地方已有一些專門幫助新到埠香港人的團體，也有組織舉辦聯誼活動和義工活動，這些團體自然需要定義誰是港人，而活動的設計也會呈現組織對香港人的想像。一旦我們認清這個現實，我們就會理解每一個港人活動都要思考他們在如何論述「香港人」與「他者」，以及如何連結「他者」。對海外港人社群而言，我們或許比以前更能體會我們所身處的夾縫狀態。■



《香港民族論》

Bibliography

Carroll, J. (2005).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 S. (2016). *EXPANDING THE SCOPE OF CHINES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44(2), 284–290. <http://www.jstor.org/stable/26364125>

Chow, R. (1993).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milton, P. (2021). *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im, J. (2020). Racism is not Enough: Minority Coalition Building in San Francisco, Seattle, and Vancouver.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Online First.

Kuhn, P. (2008).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Kuo, H. (2017).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 Leiden: Brill.

Law, W. (2009).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Ong, 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inn, E. (2013). *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keldon, R., ed. (1994). *Reluctant Exiles?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Young, E. (2014). *Alien Nation: Chinese Migration in the Americas from the Coolie Era Through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四週年紀念極黑版 正式成立

四年前的八月三十一日，香港民主女神像在中文大學正式豎立，Lady Liberty HK亦作為非牟利組織開始活動。四年後的今日，香港已經面目全非，當年有份參與製作的義工們和無數義士一樣，早已從運動前線中引退；在獄中仍然有人在面對無了期的審判和刑期，在牆外和海外亦有手足要適應突如其來的新生活；他們都因為在社會中已經失去了發言權，或從未獲得媒體報導，如同生活在「新香港」的影子中一樣，成為了鮮有人察覺的存在。在付出難以估計的代價後，他們只有「榮」卻沒有「光」。

Lady Liberty HK 為了紀念這批無光義士，以及港人四年間的艱辛旅程，推出四週年極黑版香港民主女神像 <Glory Without Shine>。極黑版女神像的表面塗層特選吸光率達 99.2% 的「黑色無雙」塗料，將女神像的外型特徵在黑暗中隱藏起來。

<Glory Without Shine> 高 16 厘米，每件都是我們團隊成員親手製作，更附送圓筒形展示盒，讓您可以從各個角度欣賞她昂首闊步的形態；15% 售賣收益將捐至《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其餘收益將支持 LLHK 繼續舉辦文藝活動。



立即訂購

hkladyliberty

LadyLibertyHK

從看身分 民香港認 意港認 調人同 查的

文／鍾劍華

自從去年年中開始，愈來愈多人開始質疑香港一些有進行問卷調查及研究工作的機構，質疑他們的數據、質疑他們的研究方法、質疑他們背後的動機。甚至連已在香港進行逾 30 年、既嚴謹又以科學為基礎的民調「香港民意研究所（前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也受到批評。就著這個現象，筆者去年曾撰文解說過（《請公道一點看香港民意研究所及其發佈的調查數據》），這裡不重複了。

在劉兆佳主理中央政策組的那個階段（2002－2012 年），特區政府曾頻密進行各種民意調查，但其問卷及數據大多不會公開。事實上，政府做的部分民調也帶有強烈的引導色彩，並不完全符合客觀及科學的標準。

建制派組織也成立過不同機構進行民意調查，大部分都帶有不為人知的政治議程，問卷設計及研究方法也相當粗糙，根本不值得評論，現在似乎只有政府官員才有興趣去引述他們的調查結果。這些反智的做法，其實只更突出了當前這個特區政府的不濟。

在眾多調查項目中，最令北京及特區政府尷尬的，是長期都有民調機構進行的「香港人身分認同」調查。香港民意研究所仍然有進行這方面的調查，有親建制的所謂智庫組織，最近公布的一個民調報告也有相關的項目。有些市民對近期公布的這方面數據感到不能理解，下面就先簡單講講一些涉及這方面的概念，從而理解對這個課題進行民意調查的意義。

從普遍常識的角度來理解「身分認同」這個

圖片來源：旅發局

觀念，可以說每個人對自己在一個社群中的位置、對自己身分意識的歸屬、或對社會不同組織的認同上，都會因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意識，或者因為處境造成的環境需要，而作出相對應的身分標示。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有人視自己為「新界原居民」，或者簡單說「新界人」，因為這個意念有其獨特的意義，有地理上的地標，甚至連繫著某些特殊的利益關係或群組認同。又例如在大學的聯合活動中，有人會說自己是「中大人」，有人說自己是「港大人」，有人會說自己是「理大人」。這些都是在某種處境下，會引起某種形式的自我身分定位而形成的概念。每個人每天都會在不同的處境中為自己定位，所謂身分認同有其流動性及彈性，也是清楚不過。

以血統、族裔、居地、宗教信仰而形成的不同「身分認同標籤」，其意義也是大致如此，而且對個人的影響更大。因為建基於這些元素所形成的「身分認同」，往往帶有更難以否定的、即所謂具有「先賦性」的元素。舉例說，在香港生活的大部分人，如果以血統或族裔這些因素來說，都難以否定自己具有「漢人」、「漢族」或「華人」的身分，有人甚至會認為這涉及所謂「中華民族」這個族群身分。

但就算難以否定這個具有先賦性的、從族群血脈源頭來定義的身分，移民「美國的華人」也很可能會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因為他現在的居住地就是美國，效忠的國家也是美國，認同的社會價值也是美國人民在制度、社群生活中建構出來的那一套共享社會價值。即是說，就算不否定「華人」這個「先賦身分 (ascribed identity)」，也可

以同時因為「國家認同」或者「社群認同」而形成另一種所謂「獲取的身分 (acquired identity)」。

因此，有幾點是談到「身分認同」時不能不承認的。

首先，「身分認同」從來都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層次的。在「先賦身分」以外，每個人都可能因為不同的處境，不同的原因，而突出某種「獲取的身分」。在意義上，兩者可以是不互相排斥的。在中國，如果以構成的族裔作身分認同的依據，就會有漢族人、滿族人、維吾爾族人等；如若以居住地作座標，就會有上海人、廣東人、山東人、福建人之類。在不同省分居住的人，大部分也可以自我認同是漢人、華人，但居住在廣東、山東，福建的維吾爾族人及滿族人，就應該不會自認是漢人或者華人了。這種身分認同的多層次性，是不能、也不應以政治權勢、人數多寡、哪一邊聲音大來否定的。至於如何令這些不同的身分包容並存，才更值得探討。

其次，不難發現，在「身分認同」這個課題上，最能引起爭議的，就是涉及「國族認同」或「國家身分認同」的問題。總的來說，愈來愈多社會學及政治學者認為，基於血統和族裔構成的「族群認同」可能更接近於難以否定的「先賦身分」，但「國家認同」很可能就不一樣。所謂「國家認同」，甚至可能只是每個人都可以作出選擇，決定是否要去「獲取的身分」。

對於美國、加拿大、澳洲、甚至英國這些多元文化國家，獲取當地的公民身分顯然就是一個「獲取的身分」，沒有血統或族裔認同

的含義。說自己是「美國人」的，可能在某些場合也會說自己是「中國人」、是「愛爾蘭人」、或是「維京人的後裔」。在當下的英國，也有愈來愈多人以「在英國的香港人」自居。即是說，最近幾年很多香港人來到英國定居，最終會成為英國永久居民，取得英國國民身分，也會成為定義上的「英國人」，但獲取英國人這個身分，不一定與「香港人」這個身分認同相排斥。

對於經常以多民族國家自居的當代中國，又有甚麼理由強迫維吾爾人、滿州人、西藏人、香港人只可以說自己是「中國人」？如果能夠做到孫中山先生所講的「五族共和」（當然不只五族），在「中國人」這個大旗號之下，有需要排斥或者禁絕因血統、族裔、地域而形成的另一個層次的身分認同嗎？

在某些多民族國家，往往正因為不同民族之間不能達致共和，才會出現少數族群拒絕承認那個因政權、地域疆界而形成的「國家身分」。現今的中國，似乎正是面對著這種政治強制與先驗存在的族裔身分認同之間的矛盾。而政權的處理不善，權勢的意圖強硬，正反過來造成嚴重的內部政治矛盾。若說「今天的中國面對這種政治矛盾」，可能也不是一種很準確的說法，準確一點可能應該說「今天的中國政府正在不斷製造這一種政治矛盾」。香港近幾年的情況，不正是這樣嗎？

80 年代初，當香港前途問題提出之後，中共當局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其實就已經是確認了香港這個社會，因為經過了百多年的與中國主體分離，已形成一個獨特

的文化、獨特的社群，有其獨特的生活方式，以及獨特的社會行政及制度。大部分在香港生活的人，都自我認同是「香港人」，這一點是很自然的，也難以置疑的。這種本土身分認同，對大部分人來說，與認同「中國人」這個身分本身是沒有排斥性，「一國兩制」其實就是要融和這兩種身分認同。

兩者並存的身分認同，哪一個較為突出，在一般情況下是因處境而異——例如在足球賽事中國對香港，更多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會突出其香港人身分；但當中國隊與其他國家的球隊對賽時，有不少香港人又會為中國隊打氣，以中國人自居。這種身分認同的先後次序及流動性經常存在，根本無需大驚小怪，也根本難以避免。

除了所謂處境因素之外，不能否認的，是宰制著現在中國政治及社會的那個政權，及中國大陸的種種現象，都有可能令某些香港人覺得要先突出香港人這個身分。這就涉及很多更複雜、多元的政治及社會評價與觀感了。

橫看過去幾十年，當中國政治及社會較為清明，能夠令更多生活在香港的人產生正面想像與盼望時，其「中國人」身分認同就會變得較為強烈，反之，當中國社會及政治令人失望時，「香港人」的身分則較為突出。

隨著中國在 1978 年擺脫了文化大革命的陰霾，推行經濟改革開放，也隨著 80 年代初開始討論香港前途問題，香港人就更迫切地要面對如何看待「中國人」身分的問題，又開始要思考如何平衡地處理「中國人」及「香港人」這兩個不盡相同，理論上也互不

排斥的身分認同問題。

不過，正因為中共政權以黨為國，甚至以黨來騎劫概念上的中國，又以其「主權聲稱」及「管治疆界」來延伸其不合理政治操作的依據，這個「理論上不互相排斥的身分認同」，有時就難免在社群心理上出現互相衝突甚至排斥。本來不排斥的，有可能出現排斥性，這究竟是孰令致之？

從學理的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利用民調工具去探索這個多層次身分認同的展現方式、時序，甚至探討對中、港身分認同排斥的普遍程度，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政治學及社會科學課題，也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當嘗試去理解的現象。

惟今天的中國及特區政府，意圖盡快抹去香港人的本土意識，令「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不再有意義，動機邪惡，作為也十分粗暴，顯然也難以成功，只會令兩種身分認同的排斥性進一步突顯。中共不妨反省一下，為何 2008 年的時候，「首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數目會超越「首先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根據當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長期追蹤民調，在 2008 年之前，上述兩者基本上是同步升跌，並不互相排斥。但在 2008 年後，為何兩種認同會分道揚鑣，差距還愈來愈大？顯然，中共對港政策的錯誤，違背一國兩制的承諾，才是令更多香港人排斥中國人這個身分的根本原因。

最後，也想簡單談一下近期公布的民調結果為何會出現令人難以理解的轉勢。

文首提到的那篇文章有說明所謂「向中位回

歸 (regression to the medium)」這個在統計學及民調上經常出現的現象，從極端的民意反彈向另一邊，這是民意轉變的一種常見趨勢。現在的情況，顯然是新的平衡點還未出現，大家不妨有點耐性，繼續留意下去。

另一個因素，大家也不妨留意最近幾輪由「香港民意研究所」發表的定期報告，其中回應率及成功訪問比率都在大幅下跌。這顯然是中共及特區政府的政治重壓下，令很多香港人選擇不回應這方面的民意調查。

也不只是「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有這個趨勢，就連親建制智庫所做的民調也是一樣。今年 8 月中，由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主理的「民主思路」公布了最新一輪的「一國兩制」指數。這個調查透過固網電話訪問了 432 人，回應率只有 16.6%；又透過流動網絡訪問了 578 人，回應率也只有 23.3%。

就算不斟酌民主思路調查中涉及身分認同那些題目在設計上的粗疏，當回應比率如此低的時候，民意調查結果能夠反映的，就會距離真實情況更遠一些。

當市民對這方面民意調查不再信任，不願意合作，究竟對誰有好處？民意不會因為沒有調查結果，或者因為調查結果被扭曲而不存在。如果現在的政府只願意掩耳盜鈴，又有些所謂民調機構願意投其所好，大家又有甚麼好說？■

2023 年 9 月 2 日



你想光復，
你話但唔知點做
……？

文／練乙錚



《如水》編輯部大概是聽得「我想光復，唔知點做」這句話太多了，出了一道簡單題目「論身分認同和政治參與」，著大家發揮。這題目很大，我今天只能集中討論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一個方面，以及由之提示出、可以開闢出的具體政治參與方向。容我以點列方式把想法說清楚。

1、香港人不再言「統」

雖然大家的所在地域分散了，但幾年來的生聚教訓，讓絕大多數有一點政治意識的香港人都變成不折不扣的「光復派」。以往民主運動裏的派別之分和世代隔閡，今天大體上消失，其中尤以五十至八十年代出生、大約兩個世代的香港人的認同變化最為明顯。我的積極分子朋友當中，老一輩大半生自覺或不自覺保有的中華意識，九成九已讓路給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這個曾是那麼「離經叛道」的命題，以至我和這批老同儕交往的時候，意識形態方面的感覺已經和我與年輕獨自派相處時的感覺沒有差別。

這不是說香港人之間忽然都「大同」了，但我留意到抗爭者之中的剩餘差別已經不構成矛盾，而不過是一些諸如衝勁、經驗、記憶、活力、能耐、工餘時間多少、經濟實力高低等等的客觀差異，且往往是可以互補的有利差異。

中華意識如此全面退潮的原因還需仔細分析，但起碼有三點是清楚了。

首先，大家發覺「血濃於水」的說法是假的；民主運動中的統派後來所受到特區政府的打壓絕不比獨自派輕。原先以為，聲稱同文同種或者能夠多一點說服對方給香港一條活路，殊不

知正是因為認了這兩個「同」字，在對方眼中，你反對他就是更嚴重、更卑劣的背叛，比那些早就六親不認的「自然獨」更可惡。

其次，大家透過香港自身的苦難，終於瞭解中國周邊幾個民族所經歷過的是什麼一回事，明白到起碼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的圖博（西藏）、東突厥斯坦（新疆）、南蒙（內蒙），就是今天、明天的香港；更明白到香港近年經歷過的苦難，一不小心就會在臺灣透過一些統派政黨、媒體和 KOL 開路而重複上演。統一因此變成民族壓迫和埋葬民主的通道。如此，香港人有誰還要當統派？

還有就是，一些緬懷華夏文明、寄望中共復歸人性或者大陸人能夠推翻暴政的「文化統派」，經歷過 2019 - 2020 年的香港震蕩，知道中共萬惡卻絕非奄奄一息；更看到了大陸人受三年武肺封控卻全無反抗意志，面對文革重臨、習氏復辟而人民除了舉幾張白紙，最多也只能躺平，終於明白華夏文明孵出的壞與不濟已成為普遍常態，遠超兩千年前曾經出現過的那些好，於是知道無論什麼意義的「中國」，都是沒有希望的了，還統個什麼？要統到哪裏？

2、香港人也成為「化外之民」

「光復派」並不是香港人現時身分的完整表達。舉例說，港人身處異國，必也承認自己是所在國家的某種成員；A 君是英國公民、B 君是日本永住者、C 君是澳洲難民，如此等等，顯然都是我們的另一重身分。然而我認為，去掉中華一統意識之後的香港人，還有一更重要身分，過去一直未能在運動裏闡明，今後卻可以而且應該樹立，靠的是跳脫自身、回過來重新觀察、理解中華大歷史之下香港人社群整體

的現狀與未來。

歷史上，中華一統意識是與漢族中心主義伴生的，二者互為表裏，形成漢文化的最根本信念，兩千年來已牢不可破。因此，一個拒絕「大一統」觀念的香港人，因為擯棄了對漢族最根本價值和形態的認同，會被漢人視作十惡不赦的叛徒、漢奸。可幸，告別了漢族身分認同的人，卻會發現自己並不孤單。在中國邊緣上，至少還有四個處境和香港人差不多的人口圈，內裏生活著藏、維、蒙、臺四種「化外之民」。不過，香港人過去因為文化思想上承襲了嶺南人兩千年來的不斷被漢化（一種由北方政權實施的皇民化），所以一直不熟悉周邊民族的文化歷史、不同情其所受的壓迫、不支持他們的民族解放，更不曾想到過香港人自己其實不折不扣也是漢族中心主義視線底下、語言文化都活

該被滅絕的另一群蠻夷。

今天，香港人既無法繼續接受「大一統」觀念，惟有危立於帝國「邊緣」，清楚看到那噴湧出騰騰殺氣的「中心」，才猛然發覺藏、維、蒙、臺這四種人才是香港人的天然盟友，儘管語言文化歷史很多方面都和我們迥然有別，但往後的反共、拒統、抗專制，爭取自由民主法治與獨立的政治綱領，卻和香港人完全一致、兼容。「天下圍攻、五獨共和」的形勢，由香港人的加入而滿貫。客觀如此，香港人的主觀裏須相應建立的又一重身分就是「中華帝國邊塞上的第五異族」。家園遭變，播遷之後，舉目有山河之異；匹夫不可奪志，卻必須脫胎換骨，尤以眼界意識的脫換為至要，否則沿用老套無以言光復。



2020 年，維、藏、臺、港等社群在巴黎抗議王毅訪問法國 | 圖片來源：Norbuw @Wiki Commons

3、秤一下香港這「第五異族」的斤兩

上述異化觀念在我們的群體意識裏逐步浮現，其起點雖晚，但演化甚速，「第五異族香港人」這個新生共同體的想像，無論是在淪陷區還是在播遷系裏，皆已處於形成過程中的最後階段；我估算，在香港人的整體中，要求與中國斬纜脫勾的百分比已超一半，直追臺灣人。有這個意識演化不簡單，是香港人用自己的血淚實踐換來的，與其他四個還在中國邊陲上追求徹底民族解放的異族得著分離意識的機制雷同。其實，所有與漢族抗爭過的塞上民族，最後都有同一認知：走為上著；這包括兩千年來曾長期屬於歷代朝貢系甚至完全降伏了、近世才獨立出去的越南人、韓國人和北蒙人。（滿族或是例外；太平天國期間至大清滅亡之後，滿族遭漢族報復性大屠殺，餘的採取文化自我滅絕的方式自保，整個民族文化連名帶姓，包括一直留在滿洲的都消失，恐怕難以超渡再生。）

香港人習慣和中國比，港中矛盾、一國兩制什麼的，卻鮮有以同類者眼光看待其他四個「化外之民」。其實，與後者作一些比較，更能明白我們的自身和處境：

人口：臺灣 2,326 萬人排第一，其餘依次是維人 1,177 萬、香港 750 萬人排中間、藏人 706 萬、內蒙族人 629 萬排最末；五族人口都屬同一數量級。

土地：大小依次是新疆、西藏、內蒙、臺灣、香港。可不是同一數量級；新疆比香港大差不多 1,500 倍，臺灣也比香港大 33 倍。

文字：維、藏、蒙族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字；臺灣、香港仍主要沿用漢字。

口語：維、藏、蒙族都有自己的傳統口語；臺灣話、香港話接近 / 新近成為獨立語言。

政府：只有臺灣有自己獨立於中國的民主政府；餘的是傀儡政府或流亡政府。

教育和經濟水平：以香港和臺灣最高。

西方國家關注的程度：很難量化，近期大概排序是臺灣、新疆、香港、西藏、內蒙。

總括而言，香港在五者之中，不同類別的排比有高有下，從第一到包尾都有；據此，我們在思考香港在「五獨」中的地位的時候，真的可以不卑不亢。不過，有一點是應該更著重的，那就是我們的播遷系才出現不過幾年，經驗十分有限，要虛心從其他四獨的正反經驗學習。

4、「我想光復，唔知點做」？

身分認同如果停留在「香港人」或「光復派」等籠統層面而不繼續明晰化，就容易出現「好想做啲嘢，但唔知做乜」的疑惑，縱有動力卻難以發揮盡致。此時，個人就應該進一步細緻建構自己的身分認同，尋找自己在「香港人」或「光復派」大家庭裏的最佳角色；只有「身分」和「角色」都明確了，政治參與的動力就釋放出。（例：當你明確了自己是「光復派中的火魔師」，你會識點做。）上面的討論，正好可以為一些開拓型的香港政治活躍人提供一個還欠缺人手投入的參與方向：打通香港人和其他四個「化外之民」之間的經脈，突破華夏史觀、促進「五獨共和」、幫助形成對中華帝國的「天下圍攻」態勢，並在國際線上對游說工作作一觀念性跨越。具體點做？

首先要補課，補足漢族中心主義中華一統史觀導致的知識不足與盲點、撇除偏頗。大家可以在網上自找學習資料，但如果想事半功倍，我提議閱讀下列兩本從邊緣透視中心的角度書寫的歷史著作。

一本是日本法政大學政治學科教授熊倉潤著的《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 中国共産党支配の70年（《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熊倉教授會在10月7日香港時間晚上八時至九時半，在一個香港人開辦的網上座談會上討論新疆問題（主辦的COOTL會在其網站重播）。

另一本是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亞細亞學系系主任兼教授 Erica Brindley 著的 *Ancient China and the Yue: Perceptions and Identities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 c.400 BCE–50 CE*（《古代中國與越：中國南方邊境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是書研究的地域，縱向包括長江以南到今天越南北部、橫向包括福建到雲南，即古中華文獻上指的百越族分布地；作者從語言學與考古學梳理、還原南方諸族與北方漢族政權最初短兵相接階段立下的民族之間延續至今的緊張關係。

這兩本書都有中譯本，前者更有電子版可直接下載，都由臺灣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此出版社的特色之一就是出版多種以另類眼光看中國的學術專著，除了出版這兩本書講現代維吾爾和古代百越，還有不少討論藏、蒙、滿、臺等民族的歷史和現狀的著作，在在觸犯中國禁忌，以致其社長富察先生（滿族人）最近在中國探親時被中國拘捕。

不讀書，無以言。和中國周邊民族成員交往，懂一點他們的歷史，而且不是從中華帝國主義

觀點寫的歷史，會比較容易進行，我自己有這方面的親身經驗。

與帝國邊緣上的其他異族交往，好處起碼有兩個：（一）能夠從他們的親身經歷得知一些流亡運動的正反經驗，好讓香港的光復運動少走彎路；（二）與他們一道力促世界上所有主要民主國家支持中國邊陲上的民族解放運動而不應也不必懼怕中國跳腳找報復。目前西方國家對中國施壓的公式是只講人權、不提民族解放，甚至把種族和文化滅絕都簡化成人權問題，讓中國有用不完的空間虛以委蛇，也讓西方那些代表商業利益的政客如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夫人那般容易交差了事。中國壓迫邊陲上的民族，性質和手法早已逾越對個體的人權侵犯，真正解決要通過民族解放和獨立革命。推動「五獨共和」的核心工作之一是在國際上宣講、遊說、促成這個從「人權施壓」到「支持民族解放」的對華政策質變。這是一片亟待開墾的國際政治處女地，有了拒統悟性、對民族問題有興趣並具備所需能力的香港人捨我其誰！■





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溫支聯）

將促進世界各地的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作為使命。

溫支聯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屠城之後成立。三十四年來：


- 每年六月四日舉辦燭光晚會悼念六四
- 舉辦多次大規模遊行示威
- 幫助多批早期八九及近期的香港民運人士，前來加拿大定居
- 舉辦座談會，香港電影欣賞

然而，自由平等，人人嚮往，民主潮流，大勢所趨。溫支聯會繼往開來，無忘初心，在國際社會層面推動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竭盡所能，三十餘年矢志不渝。

 <https://www.vssdm.org/>

 https://www.instagram.com/vssdm_/

 <https://twitter.com/VSSDM1>

 <https://t.me/FRIENDSofVSSDM>



VSSDM



一眾居愛沙尼亞流散港人聲援 2019 年反送中示威，並展示黑紫荊旗，寓意香港已失去自治權。
更有人穿上全副示威裝備，向勇武示威者致敬 | 圖片來源：Iverson

波羅的海流散港人的政治與去政治化

文／Iverson（塔林大學初級研究員）

波羅的海港人的流散社群是由抗爭者、學生以及長期居民所組成之群體。基於愛沙尼亞之社會及經濟發展，相對於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愛沙尼亞有更多香港人前往該地工作和居住。

在愛沙尼亞約有二十多位港人居住。據筆者瞭解，首位移居波羅的海國家的香港人是位音樂家，是在 1997 年主權移交之際離開香港。儘管他在媒體面前未有強調其「香港人」的身分（愛沙尼亞語為「Hongkonglane」），但他仍有提及自己「生於港，長於港」。

不過，在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香港人的數目只是寥寥無幾，全因香港人對兩地瞭解有限。即使立陶宛政府近年因其強硬的對中立場而獲港人關注，惟拉脫維亞極少有香港媒體報道。

由於波羅的海港人的流散社群的結構比較鬆

散，且流動性比較高，故不應以近年的發展，對有關當地港人身分認同的討論妄下結論，筆者整理了以下資訊及個人觀察，希望能讓更多讀者認識較為「冷門」國家港人的狀況。

為何港人會去波羅的海？

波羅的海三國泛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三個地理上位於北歐，但歷史和政治上被統稱「東歐」或「前蘇聯」的歐盟成員國。

相比起其他熱門移民歐洲國家如德國、法國和荷蘭，波羅的海三國實屬冷門。首先，基於政治、文化及歷史因素，香港人偏向移居英語系國家。惟在 27 個歐盟國家中，只有愛爾蘭和馬耳他以英語作為他們的其一官方語言，所以若港人要移民到任何歐洲國家，幾乎都必先要掌握當地語言，這樣一來，大部分香港人因此卻步。不過，普遍愛沙尼亞人都能以基本英語跟外國人溝通，所以當地

香港人即使未能精通愛語，也不會為生活帶來太大問題。而愛國首都塔林跟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僅一海之隔，兩地之間人來人往，彼此的共通語言為英語，所以久而久之，愛沙尼亞人的英語會話自然較好，容易跟外國人溝通。

其次，眾所周知，香港地少人多，每平方公里的居民約 6,740 人，故此人口密度較低的波羅的海三國能夠吸引一些港人移居。以愛沙尼亞為例，全國人口只有約 130 萬人，而當地每平方公里的居民僅 30 人。愛沙尼亞有近一半土地都被大自然覆蓋，於是對習慣城市生活的香港人來說，愛沙尼亞的一草一木都非常吸引。

再者，有別於其他已發展的歐盟國家，波羅的海三國均鼓勵創業及金融科技，而三國當中，愛沙尼亞的電子政府更吸引不少香港人慕名而來。有見及此，波羅的海三國雖然知名度比西歐國家低，但對港人來說也不是全無吸引力。

身分認同

有別於立陶宛及拉脫維亞的流散港人，有不少於愛沙尼亞定居的香港人與當地人結婚，更誕下港愛混血兒。此地香港人的共同話題離不開日常工作、亞洲食物和廣東話。

居愛沙尼亞的香港人主要以團購亞洲食物為大家維持身分認同的基數。

由於愛沙尼亞人對亞洲了解較少，即使當地有少量亞洲餐廳，食物質素亦比較參差，而當地超市更少有中華食材，故此當地香港人不定期會以團購方式搜羅所需材料，並以此維繫彼此關係。至於其餘兩個波羅的海國家，由於當地可能只有個位數的香港人，所以根據筆者觀察，在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港

人也很少有互相聯繫。

此外，在波羅的海生活的港人因為工作、當地港人人口比例較低，所以他們都傾向融入社會。

國籍與種族

香港人是個多元文化的群體，雖然未必所有海外香港人都精通廣東話，可是廣東話仍然受波羅的海三國的香港人重視，而講廣東話亦是維繫波羅的海三國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支柱。奇怪的是，儘管愛沙尼亞是波羅的海三國中有最多香港人居住的國家，但唯獨當地移民局未有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區護照分開看待。一年前，愛沙尼亞 10 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中，筆者曾呼籲當地港人把 Rahvus（國籍）填上 Hongkonglane，而 Emakeel（母語）填上「廣東話」。當地香港人對「母語」一項沒有太大爭議，但因為大部分當地港人在人口普查網站皆閱覽英文版，而其英文版介面將「Rahvus」一字譯作「ethno-nationality」（種族上的國籍），故此有不少人皆因自己是漢族人而對填寫「香港人」有保留。由此可見，因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未有既定制度實體化，所以愛沙尼亞的流散港人對「香港人是否國家身分」一事未有共識。

相比海外港人抗爭圈子的同溫層，筆者相信波羅的海港人更能反映一般非抗爭圈香港人的掙扎。在香港人少的國家，很多時候大家都會分裂成「政治化」的倡議者，和「去政治化」的海外香港群體。當倡議者在公眾場合以香港人身分，就香港議題積極、進取地向當地政治人物爭取支持，往往會令一些較溫和、不想在外地討論香港社會議題的流散港人卻步。久而久之，倡議者難以融合當地港人群體，而比較低調的海外港人群體，亦會將自己的身分認同更加「去政治化」。

居波羅三國港人的政治參與

2019：以反警暴建構身分認同

儘管波羅的海流散港人現在比較去政治化，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仍然沒有減退，只不過大家受風險的能力大不如前。於 2019 年反修例示威時期，不少居愛沙尼亞的港人都有響應全球聲援。對於居愛港人來說，聲援的內容都是有關五大訴求，而聲援活動中展示給當地人看的內容，多數圍繞香港警察濫用暴力，而非政改、自治或獨立。至於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港人實在太少，也因為擔心個人安全問題而顯得非常低調，所以根據筆者觀察，反修例事件期間沒有當地香港人以個人身分站出來聲援。

2021：以記憶對抗遺忘

不過，歷經示威的兩年後，因為港區國安法的域外效力，很多海外港人群體開始擔心自己在海外參與為香港發聲的活動，會否導致其不能安全回港，這亦間接令更少波羅的海港人願意站出來為香港發聲。可幸的是，有數名在反送中浪潮後移居拉脫維亞及立陶宛的港人，仍想在當地以記憶對抗遺忘，所以在他們的幫助下，筆者在愛沙尼亞及立陶宛舉辦了兩個有關香港人鏈的相片展覽，以連繫波羅的海三國的人鏈歷史。以愛沙尼亞為例，展覽就獲不少人到場支持。至於在拉脫維亞，儘管協辦單位在展覽開始前臨時取消展覽，但亦因此令香港反送中運動更登上當地國家新聞，使香港議題得到更加廣泛的關注。

2022：時代革命，凝聚愛、港兩地人

無獨有偶，於去年的《時代革命》全球放映會，在十多個有參與放映會的歐盟國家中，愛沙尼亞雖然僅有二十多位港人居住，可是當地港人卻成功在兩個主要城市舉辦放映會。據筆者觀察，兩場放映會亦有不少於 30 人出席，當中大部分更是本地愛沙尼亞人或國際學生。雖然拉脫維亞沒有港人有空餘時間舉辦放映會，可是立陶宛的情況卻令人鼓舞——在維爾紐斯，當地港人成功邀請駐立陶宛台灣大使、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長、立國議會香港小組主席及歐洲議會香港小組共同主席一起出席放映會，在首都市政府宣傳下，當晚有近百人出席，在波羅的海三國中一枝獨秀。由此可見，在港區國安法的壓力下，波羅的海三國流散港人群體亦不乏韌性 (resilience)。

展望未來，在歐香港人 (Hongkongers in Europe) 以居住國（主要為歐盟國家、挪威及瑞士）為單位機構化 (institutionalisation) 是大勢所趨。在寫文其間，筆者也正積極為居住愛沙尼亞的港人籌辦非政府組織，以團結當地港人，減低未來舉辦活動成本與個人安全風險。以最近兩年參與在歐港人聚會的經驗，大家的身分認同都會隨著地域因素而慢慢改變，促進「居歐港人」的地域身分認同。

怎樣也好，在歐港人需要更多時間互相交流，以促進新一代的流散群體的形成。■



居愛沙尼亞流散港人聲援 2019 年反送中示威，向當地民眾展示香港警暴的證據 | 圖片來源：Iverson



潤學不問歸途：

解構「中華民族」的契機

文／雨果

一、引言：

從「潤學」現象到「中華民族」身分認同

近年來，「潤」一字風靡中國社交平台，取其漢語拼音 rùn 以示英文 run（逃亡）的意思，成為網絡迷因與流行文化的一部分。2022 年，正當全球經歷武漢肺炎後逐漸復常，然而中國疫情依然肆虐期間，上海的大規模封城更是加劇了這一趨勢。「移民」相關的網絡搜索量更是暴增，其中在「微信指數」的搜索量一度達到單日 5,000 萬次。然而，這個熱門話題不久後在中國主要搜索引擎被封鎖，顯示出其敏感性和可能的社會影響。中國社會面對多重變革與壓力，年輕人尤其感到困惑與無力，移民、逃亡或許成為部分人的最後希望。

更引人注目的是，「潤」並非一人之事，而是中國的眾人之事，即有所謂「潤學（Runology）」。「潤學」是研究如何從中國「逃出」的學問，鼓勵中國人尋求在已開發國家展開新生活的機會。「潤學」在 GitHub 的「官方網站」，不單嘗試為「潤學」建立哲學依據，並且邀請成功逃離中國的人分享他們的經歷，以此來提供一個更全面和具體的逃亡指南。這一點再次突顯了「潤學」不僅是一種實踐，也是一種理論，甚至是一種「信仰」。

然而，根據「潤學」GitHub 網站的說法，理論上在中國全體 15 億人口當中，現階段有條件研究「潤學」者，僅限於 800 萬人具備足夠學歷、財產、網外資訊、外語能力等條件，而同時又非特權階層。若然無法選擇實踐「潤

學」，則中國 90 後和 00 後青年在人生與職場的發展規劃，很可能將會落入「內捲（內部惡性競爭）」或「躺平（維持最低生存標準）」的困境。

無論如何，如今逃離中國確已成為潮流，這些「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又將何去何從？這是否意味著「中華民族」這一傳統身分認同概念正被質疑或重新解讀，甚至有解構的可能性？在大規模的移民潮和「潤學」現象背後，到底隱藏了怎樣的身分認同和政治參與問題？

二、逃離中國的足跡：

不同年代的流亡者與身分轉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流亡史可謂從未間斷，而鑑於中國資訊封鎖日益嚴重的趨勢，恐怕我們更難得知中國流亡情況的全貌。每個人選擇離開自己出生地的原因也不盡相同，或自願離開，或被迫流亡，而重拾先天賦予的自由以後，如何回頭看待自己的身分認同，又會否繼續參與任何政治運動，則都是每一個人獨立的選擇。縱觀中國不同年代流亡者思想的變遷，從當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到六四事件後對民主運動與平反慘劇的堅持，再到當代更趨多元的流亡群體，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流亡人士對身分認同的不同取態。

1949 年中共建政後，一批新儒家學者如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選擇流亡至香港、臺灣。儘管身處異地，他們依然認為這些地方屬於「文化中國」，並以此來維繫與中華文明的



牟宗三



唐君毅



徐復觀

精神連結。新儒家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極高的敬意和熱愛，他們認為民主憲政不是西方獨有的產物，而是「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換句話說，他們試圖通過「文化中國」的框架來重塑和傳承中華文明的價值，並將其與民主、自由和人權等普世價值相結合。

最關鍵的是，新儒家學者通過將「文化中國」與「政權中國」作明確區分，避免對中共的抗拒和批評引發「中華民族」身分認同解體的風險。此種分割策略為一些流亡人士提供了「中華民族」身分認同選項，即使他們生活在政治體制與中共完全不同的地區，這種文化身分認同都能延續「中華民族」的概念。基於「文化中國」身分認同造就了香港、臺灣的人文及大專教育，也推動「儒家開出民主論」的政治理論建構，此種中國流亡人士的政治參與便視守護「文化中國」的理想狀態為要務。

及至 1989 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一場劇變讓大量中國學者和社會活躍分子選擇流亡。與新儒家學者聚焦於「文化中國」不同，這一批人更加直接地面對中共政權，並在各種議題和行動路線上展示出不同的觀點。儘管他們對中共持批評或反抗的立場，他們的政治參與仍可視為一種對中國未來民主和自由的關心。無論只是希望能夠回國照顧年邁的父母，還是希望為中國的民主化出一分力，他們的身分認同大體



王丹



傅希秋

人民共和國萬歲



吳仁華



熊焱

還是與中國有聯繫。

這些六四流亡者，雖然因同一事件而流亡，卻在觀點和行動上呈現多元性。有些人認為自己是中國的反對派，例如王丹則言：「我們海外民運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對派的存在，即使我們甚麼都沒做。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是補足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這一塊。」¹ 傅希秋則將對信仰自由的追求視為民主化的基礎，這也是他眼中「中華民族」應有的價值觀。他通過創辦「對華援助協會」來支持和幫助中國受迫害的基督徒和維權律師。吳仁華則強調，只有中國民主化，臺灣才能真正實現自主。這一觀點反映了他對「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的觀念。也有人如熊焱一樣選擇與中共妥協，公開反對建立六四紀念館²。然而，無論他們的政治立場如何，其行動似乎依然難以直接影響中共政權，蘇曉康甚至直言：「實際上沒有民運，只有流亡。」雖謂略嫌悲觀與苛刻，但亦不無道理。

隨著習近平在 2018 年開始取消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逐步以終身領袖之實一圓中國帝王夢，部分中國人移民與逃亡的動機更趨堅定。然而，他們離開中國除了是因為政治迫害、宗教迫害、尋求言論自由，也有尋求經濟機會、改善下一代生活等多種因素。有的人甚至試圖擺脫「中華民族」這一標籤，尋求一種更加全球化的身分認同。相較於以往的流亡者，當代的「潤學」追隨者往往更注重個人主義，這使

1. 六四 33 周年：流亡者的堅守、挫折與期待：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kw-05312022120239.html?encoding=traditional>，刊於自由亞洲電台 Radio Free Asia，2022.05.31。

2. 編按：熊焱已入籍美國，為退役美軍，並一度參選國會眾議員但落敗。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得他們在身分認同上更加複雜。

由於當代「潤學」的流亡者未必再有來自「文化中國」或「六四事件」的感召，從坊間「潤」出來的訪談案例所見，似乎他們對新生活的渴求，遠遠大於改革中國或推翻中共的決心。想當然，面對中國躍升為超級大國的情況，祕密警察全球監控，流亡個體確實會感到無力。傳統民運作為政治參與雖有困難與挑戰，但是「潤學」現象或許有機會成為解構「中華民族」身分認同的契機，讓中國人有更為自由的身分認同選擇。

三、當代流亡者解構 「中華民族」身分認同的契機

在討論解構「中華民族」之先，我們需要先了解「潤學」現象幾個顯著的特點。首先，「潤」不是一種隨意的行為，而是具有明確目標和方法的實踐。「離開」不僅是手段，更是終極目的。與此同時，這一實踐並不限於個人。透過社交媒體和其他平台，已「潤」者會有意識將「潤學」的知識和經驗回傳到中國境內，形成一種自下而上的教育模式。此外，「潤學」的參與者之間可能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他們共同構成了一種挑戰傳統「中華民族」身分認同的多元聲音。

或許我們可以用獨立作家余杰的身分認同為例，說明中國流亡人士如何解構「中華民族」的思維模式。余杰於 2012 年逃離中國赴美尋求政治庇護，並於 2018 年正式入籍美國，當時已經宣言要「解構中國」，其於 2023 年出版《此心安處：美國十年》序文則言：

在離開那一刻，我心中發誓說，只要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絕不再踏上這片黑暗暴虐的土地。除非，中共政權崩潰，我的出生之地四川獨立為蜀國，或作為蒙古人的我看到南蒙古與蒙古共和國合二為一，那我願意回訪這兩個地方。即便如此，我不太可能回去定居。未來若干年我將在美國生活，逐步適應美國的風物，成為第一代美國新移民。

余杰的觀點在多個層面上解構了「中華民族」的身分認同。首先，他明確表示中共政權崩潰只是他考慮回到自己出生地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中共政權並非中國的唯一問題。這種態度不僅是顯示對中共的反感，也是對中共統治下整個「中華民族」群體的質疑。

其次，余杰提到除非四川獨立為蜀國，或者南蒙古與蒙古共和國合二為一，他才會考慮回訪。但即便那樣，他也僅僅是「回訪」，而非「定居」。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對「中華民族」這大一統概念的拆解，強調地區或民族的獨立性和自決權。

然而，即使在四川或蒙古達到獨立、自決的理想狀態下，余杰依然選擇將自己定位為「第一代美國新移民」，自願「脫中入美」，甚或不再以流亡者自居。這意味著，他的身分認同不是來自於「中華民族」或者任何特定地區、民族的獨立，而是其個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自主選擇。我們可以說四川、蒙古並未完全排除在他的身分認同之外，但是「中華民族」的解體才能讓人有真正自由的思想選擇，只把焦點放在與自己有情感聯繫的群體。

四、結論：

回到「中華民族」身分認同的建構起點

其實「中華民族」身分認同本身就是工具性的建構，若然回到清末知識分子如康有為、章太炎等人對於「中華民族」的爭論，就會發現「中華民族」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種維穩的政治工具。清末民初面臨著一個特殊的問題：如何在一個多民族的帝國中建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這個問題在西方民族國家觀念傳入後而變得尤為迫切，因若然承認大清帝國本質上由不同民族組成，便難免等同承認各個民族自決前途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之下，「中華民族」這一身分認同的概念應運而生。

若然我們理解「中華民族」身分認同只是建構出來的工具概念，則不是自然生成的固定身

分。中國政權只是以此作為維護大一統國家結構和疆域完整的政治工具。實則，「中華民族」在現今世代已是非常脆弱的結構，也是新一代應該解構的陳舊概念。當代的「潤學」追隨者雖然未必所有人都希望解構「中華民族」，但是他們自主地研究、實踐脫離中國的途徑，並且在外尋求新的身分認同，本身已經是對「中華民族」的衝擊，更加突破了以往「文化中國」或「六四事件」的流亡意識，轉而主張每一個人的自主選擇。「潤學」現象或許不僅是中國年輕一代對未來不滿、以及想要改變命運的寫照，更是正在建立一種全新的、不扣連於「中華民族」的身分認同選擇。■



圖片來源：Marco Verch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flickr

莫忘 1959：

流亡藏人的 生命軌跡

文／柏大

2020 年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使得原本自由開放的香港，在各種意義上均受到強度極高的箝制，這些管控的壓力，和背後隱含的懲處機制，促使港人離開故土，遷往異地重新展開生活。然而，就算生活終究可獲安頓，但離散心境卻難以尋獲安撫，若再加上對身分與地方的認同議題，港人離散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個體安適，更是族群意識、族裔生存的集體性難題。筆者撰寫這篇文章，企圖透過西藏流亡脈絡和藏人自中國移動至印度、爾後轉往西方的歷程，經由闡述藏人的生命軌跡，凸顯西藏族裔流亡路徑下的身分認同轉化。同時，藉由藏人格桑參與非政府組織政治倡議的故事提醒世人，儘管流亡者處於各種日常掙扎之中，但族群集體政治行動足以讓流亡個體追尋他們的族群使命。



2012 年中國境內發生多宗藏人自焚事件，印度達蘭薩拉各組織集結發起抗議行動聲援 | 柏大 攝

社群媒體訊息傳來了格桑生產的消息。照片中，格桑頭戴綠色防菌帽，躺在病床上，面容疲憊但咧嘴歡笑，手擁著眼睛尚未張開的新生兒。這幅母嬰平安的景象，對於許多人也許並不罕見，然而對格桑而言，卻是很艱難才走到這一步。這份艱難並不在懷孕生育的歷程，而在她花費了二十餘年的時間，步步為營從家鄉西藏，走到了澳洲雪梨，在異國的醫院誕下西藏族群的下一代。

千禧年時，格桑離開西藏家鄉。此處的西藏並非指中國行政體系省界劃分下的西藏自治區，而是西藏族裔生活場域和文化認同上的人文空間。若以中國省界為想像基準，西藏族群的西藏家鄉，將指涉大藏區——衛藏、康巴、安多，涵蓋中國境內的西藏自治區、青海、甘肅、四川、雲南。格桑的西藏家鄉則落點在青海，在不同草場遊牧的格桑，總是在遠方親友拜訪之時，聽聞印度生活美好、學習資源豐富、達賴喇嘛出現在眼前。而格桑聽到別人提起達賴喇嘛，往往會感到困惑：在現今被視為中國的土地，草原和牛羊群帶給她生活上的滿足和餘裕，但是，作為一個藏傳佛教徒，為甚麼在篷帳裡、在寺院裡、在每日敬拜的儀式裡，就是不能提起達賴喇嘛？她想親自問問達賴喇嘛這個問題。於是，格桑在沒有告知家人的情況下，離開了草原，跟著帶路人，一路從青海家鄉輾轉途經西藏拉薩、樟木、尼泊爾加德滿都，最後抵達印度達蘭薩拉。

這趟親自面會達賴喇嘛的旅程，承載了六十餘年來，西藏族裔流亡的生存形式。1940 年代末，大藏區受到國共內戰影響，加上中共執政後數萬軍兵湧進拉薩，導致民生困頓並面臨飢荒邊緣，軍警作風蠻橫使得藏族寺院、僧侶、異議分子遭受破壞與逮捕，也因此頻頻爆發示

威集會和抗議，直至 1950 年代中期。歷經政府官方層級的談判協商、民間對抗中國軍隊的抗暴運動，到了 1951 年，西藏噶廈政府與中國政府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這項「和平協議」直至今日仍有多項爭議，雙方政府皆以此協議爭拗西藏主權問題，顯然，各自的詮釋差異甚深。1959 年，拉薩事變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逃離西藏，開始了西藏族群避居印度流離失所的生命面貌。達賴喇嘛在林照真¹的訪談紀錄裡曾提及這趟暗夜出行，認為自己留在西藏並不能為人民做些甚麼，最好的方式就是到別處，為西藏人民保留一個不滅的希望。然而，達賴喇嘛作為一個出家眾，仍然深切地記憶著當夜哀傷，「那是這輩子第一次脫下袈裟，換上藏服遮掩逃亡，心中感到無限悲哀。」

* * *

「我無法停止哭泣。」

格桑描述第一次見到達賴喇嘛的情形。所有歷經長時間跋山涉水、躲避中國和印度警察追捕，在恐懼和飢餓下初抵達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於印度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即西藏流亡政府）報到後，皆會獲安排與達賴喇嘛見面。聽花費數月逃離中國抵達印度的藏人們描述，與達賴喇嘛會面的現場，啜泣聲不曾停歇，達賴喇嘛在撫慰疲憊飢餓甚至受傷的流亡者時，亦會默默流下眼淚。達賴喇嘛會安慰流亡藏人，叮嚀藏人照顧好自己，並為族群的生存盡力。而格桑說：「不需要聲音，達賴喇嘛不需要說話，達賴喇嘛只是走出來坐在那裡，我的心便安穩了。」她沒有問出為何在西藏不能提起達賴喇嘛的名字，

1. 林照真（2001）。《喇嘛殺人：西藏抗暴四十年》。臺北：聯合文學。

隨後在達蘭薩拉生活將近 20 年的歲月裡，格桑以此為問提追尋答案。

格桑 17 歲落腳達蘭薩拉，一路從基礎學校學習藏文字母、音節，接續到職業學校學習烹飪和電腦，完成 6 個月職訓後轉往非政府組織工作，從事西藏民族運動及社會服務。

目前全球藏人社團眾多，9-10-3 前政治犯運動組織 (The Gu-Chu-Sum Movement of Tibet)、西藏青年大會 (Tibetan Youth Congress)、自由西藏學生運動 (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西藏婦女協會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等是西藏政治運動組織的核心，分會遍布全球重要城市。除了民間組織外還有官方機構。1959 年，政教合一領袖達賴喇嘛帶領藏人落腳印度，除了民生需求安頓外，政治與行政體系規畫也成為族群發展的重要任務。因此，行政上設立藏人行政中央，

專責回應流亡藏人政治、經濟、社會與外交事宜，並成立西藏人民議會（噶廈，解作內閣）和最高司法委員會等民主機關。2011 年，達賴喇嘛為推動西藏民主進程，卸除政治權力並交由西藏人民議會，實踐民主制度。

格桑曾參與規劃民眾劇場，走入印度鄉村，以及從南到北五十多個西藏流亡屯墾區，向廣大的印度社區民眾以及約莫十萬的族人傳遞西藏流亡歷史和信念，宣說西藏族裔在印度流亡的苦難現況。同時，透過不斷的傷痛述說，進一步形塑西藏族群意識。格桑說：「我在西藏的時候，不知道原來我們和中國是不一樣的，我以為是同一個，是中國的一部分。我爸媽或許知道一些故事、歷史真相，但因為不能講，所以我不知道真實情況；我也沒有經歷過，不知道任何事情。如果看電視，看到中國和日本比賽，還會為中國加油。『中國贏、我們贏、日本輸』。中國電視永遠上演日本是壞人、中國



網際網路加速西藏議題能見度、共感和團結 | 柏大 攝

是好人。」格桑的族群區辨能力是離開西藏之後才開始萌芽。達蘭薩拉作為藏人與世界溝通的據點，在這裡，流亡藏人的族群運動不僅是向世界喊話，無間斷宣揚族群主體性和主權，更是啟蒙流亡族群從中國人到西藏人的精神意識轉變。

一直以來，達賴喇嘛和西藏行政中央致力於建立流亡者文化學習情境，從各層級、多面向的西藏學校，到培養藏族青年學子的獎學金，甚而官方為青年們規劃各種講座和訓練，期待流亡海外的年輕人們能更有系統地瞭解政府組織、學生組織、議會制度等行政系統的价值。除了官方政策性地推動族群運動外，民間非政府組織的社會運動類型也多變靈活，同時，藏人透過國際網路的串連，使得一方土地上的訊息，能在短時間內擴及全球。2012 年，藏人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前絕食抗議中國暴政，長期關注西藏議題的影星李察·基爾上午

抵達聯合國總部前應援支持；而當天下午，達蘭薩拉的街道上，李察·基爾的聲援海報，便以大圖輸出的形式陳列在街頭宣告世人。在達蘭薩拉展開的主權伸張運動不計其數，包括為中國境內或海外自焚者舉行的喪禮、哀悼儀式；舉辦各種型態研究討論、交流會議；大昭寺內眾多為受難者、受苦者祈福的法會、經文唱誦；圖書館、博物館內的各項展覽；自主採訪印製的藏文刊物；街頭抗議連署，乃至於商家或民宅內以粉筆在木櫃邊條記錄下的「莫忘 1959 (Remember 1959)」。

移動到印度成為西藏人的格桑，生活境況雖不至於窮困，但也並不充裕。她難免會有一些年輕女性的想望，仍然會因為流亡的現實而壓抑起來。作為一名流亡者，無法返回西藏家鄉，也自感無法長久停留在印度。儘管，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和達賴喇嘛之間有著交情和默契；儘管，印度政府漸漸對在印度出生的西藏族裔釋



為自焚藏人舉行喪禮哀悼現場，西藏青年會訴求加入聯合國 | 柏大 攝

出善意，給予合法居留權；儘管，西藏流亡議題似乎是世界的道德責任；但是，那些逃離中國管控的流亡者，既不認同中國，也不屬於印度，懸置的歸屬感仍使他們不斷思索自己的未來。「下一步在哪裡？」成為流亡者回答「大藏區為何不能提及達賴喇嘛」的疑問外，偶然冒出腦海的生存難題。

對多數以難民身分寓居在印度的西藏流亡者而言，跳機西方取得第三國公民身分，是確立生存狀態穩定的形式之一。只是跳機的選項背後隱藏著諸多條件，諸如西方國家對西藏難民在政策上的友善程度、積蓄存款、人脈網絡、親友接應、工作能力等。有些流亡者會說：「最想去瑞士，但瑞士不歡迎有家眷的人，單身比較好」、「想去美國，但美國的費用太高」、「我親戚在比利時，我可以先投靠他」……而對於格桑，這些都不是第一優先考量。格桑的掙扎，在於西藏族群運動和個人福祉間的糾結。離開印度跳機西方，對她而言等同於對難民身分的棄守，也背離了在印度與難民們共同追求西藏主權的運動意義，這樣的族群運動信念割裂著格桑的生活日常。她想投入西藏族群運動，為西藏主權發聲，但是，她也想離開，因為留在印度無法想像未來。

格桑尚在印度時的生活，仍舊以非政府組織工作、族群運動為核心，直到 2016 年，澳洲釋出配額接收西藏難民，格桑遂以參與政治活動被迫流亡為由，申請移民澳洲，並獲當局批出許可。格桑抵澳洲後，取得居留權之前曾一度蝸居在朋友住處。取得居留權後，她找到旅館房務工作，有經濟能力搬出，和相熟友人共租小房子生活。「忙碌、忙碌」，與格桑的對話總是忙碌作結。然後，有一天我「看見」她

結婚了，接著，我「看見」她生了一個西藏寶寶。

在取得澳洲居留權之前，格桑對社交媒體格外警戒，即使有帳號，卻從不在社交媒體上公開發言，更遑論亮出照片。「他們知道我的存在」，是格桑對於「老大哥式監控系統」的謹慎。即使在印度流亡藏人屯墾區從事非政府組織工作，他們也極少因為政治活動而現身。然而，幾年前，我卻在社群媒體上「看見」了格桑與另一半，在雪梨歌劇院前宣告成為終身伴侶，今年（2023），我也「看見」她發出母子均安的喜訊。

「感謝澳洲」是格桑在社交媒體貼文中，除了照片唯一留下的文字。我想，西藏族群運動和個人福祉之間，格桑找到了平衡。■



暫居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難民，得知達賴喇嘛的出訪行程後，聚集在寺院附近的小店前，期待跟隨達賴喇嘛的座車，看見法王的笑容 | 柏大 攝



港援 Hong Kong Aid 為英國註冊非營利機構 (CIC)，初期主要由尋求政治庇護者以及獲得英國內政部授予庇護身份嘅香港難民所組成，堅持以香港民族作為共同價值嘅基石，與香港人同行，促進香港族群之間嘅連繫，建立海外支援香港本土嘅離岸力量。至今，服務對象亦包括因不同情況嚟到英國嘅香港人，提供情緒支援、緊急住宿協助、個案跟進……等等。

SUPPORTED BY
MAYOR OF LONDON

MACE

Migrant Advice Centre for ESEA

WE HAVE LAUNCHED!

☎ 020 8090 1520

✉ INFO@MACEADVICE.ORG.UK

免費提供認可嘅移民、庇護同埋簽證諮詢服務
Free OISC registered immigration, asylum, and visa advice

✓ 香港尋求政治庇護人士 ✓ 無證件或身份人士 ✓ BNO公民及其家屬
Hong Kong political refugee support ✓ undocumented or stateless people ✓ BNO citizens and their family

Al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s (ESEA) are welcome!

MACE is a partnership project by

HMCC Chinese Community Services Association LRMN Lewisham Refugee and Migrant Network HKaid Hong Kong Aid Services CIC

Migrant Advice Centre for ESEA (MACE)

MACE 免費提供認可嘅移民、庇護同埋簽證諮詢服務，服務對象包括尋求政治庇護人士、無證件或身份嘅人士、BNO 公民及其家屬，我哋都會致力提供適切協助及建議！

查詢：+44 (0)20 8090 1520

Email：admin@hkaid.org.uk

LATE NIGHT HELPLINE
夜貓加油站

夜貓加油站
深宵支援熱線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 晚上11點至凌晨2點
聯絡方法：020 8432 3286

無論何時何地，如果你感到困難或需要協助，請致電「夜貓加油站」，我們將會為你提供協助。

LATE NIGHT SUPPORT HELPLINE

Service Hours: Seven days a week, 11pm – 2am. Contact: 020 8432 3286

We are here and you are never alone. Let's share your difficulties and worries with us.

Department for Levelling Up, Housing & Communities

【夜貓加油站】 Late Night Help Line 深宵支援熱線

面對唔同煩惱，要調整好自己，先可以行更遠嘅路。但你絕對唔係一個人，我哋都好樂意聽你傾訴同提供協助。夜闌人靜嘅時候，如果你想搵人傾下偈，都歡迎聯絡「夜貓加油站」！等我哋同你一齊從堅持中搵到希望。

服務時間：9pm – 2am

聯絡方法：+44 (0) 20 8432 3286

香港係人



香港的羈絆

圖、文、字／區兩山

移居臺灣兩年多的好友，近日弄瓦之喜。問他為大小姐想好名字沒有，「嗯，飲水思源的源，晴朗的朗。」

雖然覺得有點蹊蹺，一時反應不過來也就說：「啊，中性一點也好，很爽朗的感覺。只是……有甚麼出處嗎？」

「嘻，英文就是 Yuen Long 了。」

臺灣與香港這麼近，可元朗長大的他，還是思鄉了，甚至想過把臺灣太太帶回香港生產，理由是將來孫仔或孫女都可以有香港人身分！

「行了你，自己思鄉就算了，連孫的身分證也要管，將來大小姐可不知怎麼想。」

這幾年得了思鄉病的香港人不少吧，輕則天天上 YouTube 學做菠蘿包、燒叉燒，重則三幾個月找些藉口回鄉探親。身心異處的滋味不好受，猶幸即使海角天涯，只要願意，總能找到不少圍爐伙伴。遇上異鄉選舉，香港人更把這幾年高漲的公民意識發揮得淋漓盡致，社交群組呼籲，鄰里奔走相告：記得投票！要讓這裡的人知道，香港人會盡公民責任，珍惜一票在手的權利。

這大概可以說是一種羈絆，這一代人躲不了，下一代呢？再下一代呢？羈絆沒有好壞，曾經有過這樣一個美好的地方，這麼可愛的一群人，有緣遇上，就是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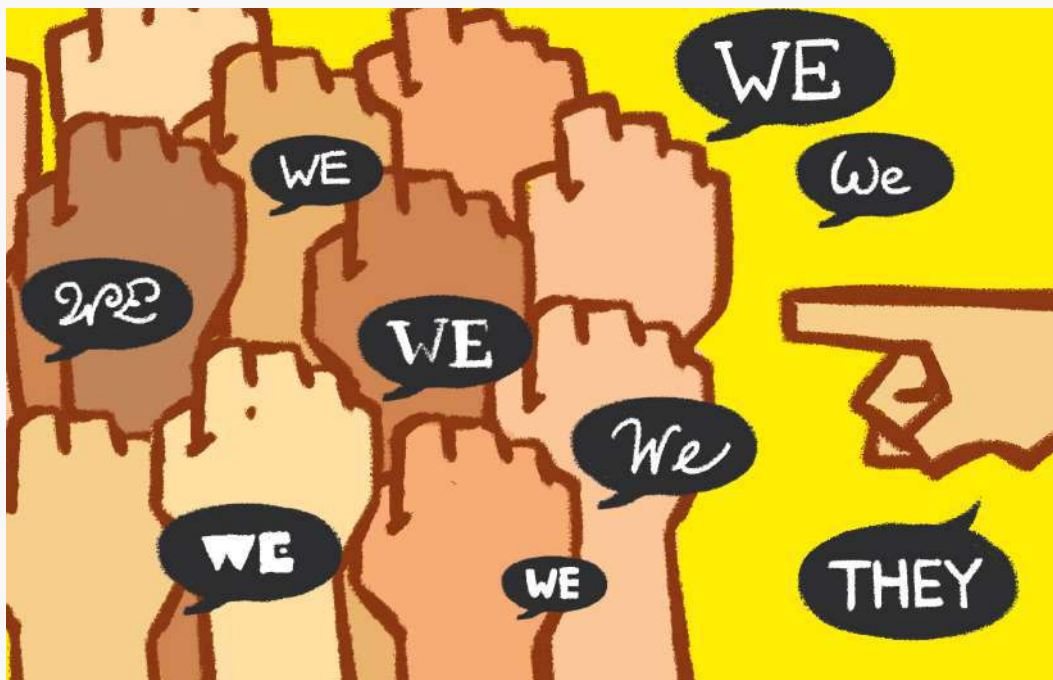
（後記：好友最後決定讓太太在臺灣生產，真是明智之舉。又，編輯大大說創作之餘，有少許文字「講少少諗法就更好」，只是，談自己的作品蠻尷尬，就寫下了這些小事。）■

四手聯彈

畫 / 日巷、瑪珂、Justin Wong、vawongsir



日巷



瑪珂

Justin Wong



vawongsir



Q&A

● 讀者：

我知可能有啲政治潔癖，但有時我會好抗拒做任何同香港相關的事嘅時候獲得實際利益，尤其係個利益係來自香港內部社群。我覺得咁樣好似變咗靠售賣政治理念搵食咁。我認為香港人應該賺商業社會嘅錢（最好係大陸錢），來養香港政治議題。所謂「食窮民建聯，票投……」。你哋覺得我咁諗有無錯？



鄺頌晴：

作為依家全職收錢返工嘅香港倡議統籌，我唔覺得你有錯。從事社運嘅頭 8、9 年，我都係冇收錢的，一來仲係學生可以投放的時間多，另一方面係當時冇資源出糧畀任何人。去到大個啲有返過公民組織的兼職，當時開始有因為「做香港議題」得到的實際利益，然後輾轉搵到依家份全職。

我對願意無償做嘅人非常敬佩同感激。因為佢哋真係燃燒生命去做香港嘅嘢。要放工仲有心力、時間做香港嘅係好難的。

有啲好奇你指嘅實際利益係指金錢定係其他嘢。因為做社運，會帶來的「附加利益」都可以好多——名氣、社會資本，或者例如因為你有啲名氣，會有人啲茶餐廳幫你埋單，又可能因為你有人識，所以有人租屋畀你平咗幾千蚊，呢啲又係唔係實際利益呢？

至於應唔應該，我覺得好睇你本身點睇你從事嘅係乜嘢。依家返工，係用我嘅時間、專業同經驗，換取金錢嘅回報去交租同買罐罐。我有冇賣政治理念搵食呢？有，如果唔係過去 10 年我啲香港社運嘅經驗，同讀緊個 PhD，我唔會搵到份工，就有可能幫公司嘅各位議員做香港



IPAC Prague Summit 2023

campaign。但我冇覺得自己唔道德或者有做錯，而且全職令我更加專心做好相關嘅嘢，唔使擔心其他。

「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唔係指君子唔使食飯，而係指做人應該思考個「道（呢個討論下為『光復香港』）」，唔係純粹想賺錢。如果用社運搵食，消費議題，食「人血饅頭」，咁當然唔可取。但如果係當成一份工，認真做去達到光復香港嘅目標，我覺得可以。但條線係好難拿捏的，好睇個人修為同把唔把持得住。

社運唔係一個 business model，佢本質上唔係為咗賺錢。從好商業嘅角度睇，社運係唔會為你創造價值，畀錢社會運動本質上就係同倒落鹹水海冇分別。但社會運動的確需要錢。所以你講嘅「食窮民建聯」其實好啱——塘水滾塘魚嘅做法係好難持續的。甚至係有 funding 都好，你都需要不斷交數，證明自己有存在價值先可能一直有錢。

至於賺乜錢，只要有直接、間接參與違反人權嘅事，賺乜錢我都覺得可以。不過同中國相關嘅利益，好少係乾淨的。

講到尾，我覺得你自己舒服就好。又，之前睇咗本書，叫《金錢的另一端是「人」》，本書係咁寫的：「金錢的背後必然有『人』，有著為你勞動、使你幸福的人。」我覺得睇完冇令我對「返社運工」有另一種睇法，得閒可以揭下。■

每當與朋友聊天，提到自己暫居臺灣，總被問到：「臺灣現在是否很不歡迎香港移民和難民？」確實不少香港人在 2019 年被臺灣撐香港的承諾吸引，趁移民潮來到臺灣，曾有不少在臺香港移民告訴我：「當年感覺臺灣政府對港人好好……本以為生活會更安定。」

觀乎以往（甚至早於 2019 年前），香港人如欲移民臺灣，只須投資滿一年即可申請定居，取得戶籍及一系列如：身分證、護照。但隨港版國安法落實，臺灣移民署、陸委會參考國安局指導，決定加強對香港移民的「國安審查」；法定一年的投資移民觀察期，會被移民署以行政手段延長。移民往往會被告知有「國安、假投資」疑慮，移民署官僚的解釋有時候僅一句了事，例如稱「由於申請人在中國出生，有國安風險，根據法例須保留觀察」云云。不少香港移民感覺被一拖再拖，甚至被歧視、侮辱，遂形成對臺灣政府深深的不信任。

然而此項轉變於臺灣政府看來至少有兩大正當性：一，以往一年的特惠移民政策係國民黨時期產物，邏輯建基於大中華主義，視香港人為「中國同胞」，故反對「大中華」、主張臺灣獨立的臺灣本土派民進黨政權欲改之而後快；二，觀乎世界各地，確實無甚國家有僅須投資一年，即可讓移民輕鬆取得公民身分的「快線」，更遑論對臺灣而言，香港現在是被敵國統治。

情況如此，兩邊都沒有錯，矛盾卻進一步加劇。筆者希望粗略將情況類比成囚徒困境。兩邊的最好選項：臺灣政府於修改移民政策前、中、後均徵詢港人社群意見，加以說明討論，使港人安心；同時，港人社群的建議保持理性，至少不會將民進黨形容為「食人血饅頭論」，讓國民黨以此大肆批評執政黨政府（可悲的是即使國民黨如是批評，基於其對中立場仍不會對在臺港人伸出援手。）

不信任感的危機： 臺灣港人社群與政府間的 囚徒困境

文／羅子維（在臺流亡港人，致力推動香港倡議、學生運動發展）

筆者聽過某些在臺港人稱：「移民政策修改後，其實臺灣政府辦過數場說明會，但港人移民怨氣很深，官僚一來到就開罵，讓官僚不快之餘，理性討論的空間也消失。」同時，由於「人血饅頭論」被大肆報道，使政府減卻與港人繼續合作、深耕香港議題的意願。臺灣政府對香港社群的怨懟，不單反映在政策制定過程，在說明會後，民眾與移民署基層官僚的接觸也有更多不快經驗，兩邊均認為對方態度不佳。

由於兩邊一開始缺乏溝通，並只作出了對自己而言的最佳選擇，卻同時傷害到對方，令進一步合作意願減少，形成了當下的惡性循環：香港社群被臺灣本土右翼（民進黨裡面也有左右派、本土之分）攻擊，政府修改政策意願減少，港人的批評怨懟當然愈來愈多……

小結：本文並非指移民無權批評政府。移民當然有言論自由，但當某種批評的方式作為倡議策略是於事不利，或許它不是最佳選擇。Activism 一個重要功能是將社群內部感性的言語翻譯，變成理性的政策建議，使當地政府更願意與移民社群合作，而在這過程中，社群 / 政治領袖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因為政府與這些領袖的溝通，相比與社群本身溝通也更容易。也許政府、媒體一開始便選擇與這些領袖合作，可以使批評不會演變成「人血饅頭論」，令這困局不會出現。

但這會延展到另外一個根本問題——我們真的需要僑領嗎？如果有僑民領袖、政治領袖，他的角色係服從群眾，亦或自詡能引導群眾？本文結論似乎偏向後者，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精英主義的論述。■

「香港民族， 關我咩事？」

—— 培育流散下一代，無非是這樣

我們也許記得電影中有一句「憑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可信念是重要，但單憑信念是不足夠的，沒有提燈者、引路人，再多的亮光也不過是裝飾品。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族群，我們各代人也有自己的想像和成長背景，帶著相似的理念與故事，在大陸邊陲一片神奇土地生根發芽。不過，現今時代洪流將我們打散各地，當我們希望所謂香港人的流散族群發展下去，又需要確保長遠的抗爭力量，源源不絕支持香港本土的光復運動，就必須確保江山代有人才出。

筆者算是大家口中的下一代，投入在學生運動當中，現在的工作也是不斷接觸流散社群，對推動流散下一代叫做有些認知。筆者認為，價值理念、身分認同要得以彰顯，政治要得以實踐，就必須強化下一代對香港的紐帶。簡而言之，就是他們能回答得到：「香港民族，關我咩事？」這句看似尖銳的提問。

實際地說，就是當他們的生活習慣、理解世界的方式與外國人有異，他們便會有所察覺自己是來自一個特別的文化背景；當他們所在的外地社群也是一個關心香港的社群，當他們有部分的事業或志業也與香港有關，便會驅使他們主動認識香港民族的文化與歷史；而如果他還有親友在香港，甚或有財產在香港，他便無法不關心香港的現狀。

下一代與香港民族的連結，可以分三層，第一層是關於個人成長與文化背景。簡單直接，無非是從小教他講廣東話，家裡講廣東話；不斷灌輸香港民族的各種歷史故事，光輝的一面講、恥辱的一面講、現在進行式的也要講，叫他明白在異地成長的原因，也使他清楚自己的歲月靜好墊著先輩的血債，還有留港同胞苦苦經營掙扎的汗水；再日常的層面，當然也要保留香港的各種生活模式，不論過時過節的粽子、月餅、壓歲錢，聽廣東歌、講黃子華笑話，甚至進門脫鞋也是缺一不可。如此日復日、年復年，他們以後認識自己、發展性格、立身處世時便會頓然發現，香港文化是和他們自身不能分割的一部分。

文／莫離

（莫離，本名不傳，好奇的香港人，社群工作者。愛海德公園，更愛海心公園。）

第二層關於他們的個人發展。不妨作一個推斷，流散族群當中最關心香港現狀的，也無非是海外運動的領袖。若我們要下一代關心香港，便是要培育他們成為下一個香港海外運動的領袖，多一個領袖人才便是多一分力量，何況他們成長在外，在港的「包袱」與掣肘自然較小，能做的東西更多，即使志業不在光復香港，當中建構的人際網絡、積下的履歷和經驗、習得的待人處事之道與各種技能必定成為他往後路上的錦囊與幫助。讓他們多參與港人組織的活動，心智成熟的便讓他當義工，多參與僑務和政治，適當時便讓他們參與決策，讓他們明白自己在香港相關事務上有發言權。日常參與港人社群，以後發展事業時亦便自然地與香港人結伴、互助，這些不同的「利益共同體」也是他們關心民族的動機，也是發展運動的基礎。

至於第三層，關於在港的網絡與利益，適當地保持與香港的聯繫也是個不壞的選擇。其實最簡單的，便是與在港的家人保持溝通。我們可以請海外社群的下一代與在囚手足當筆友、鼓勵他們用零用錢支持還在港經營的媒體與組織、協助海外與香港的聯絡工作，還可以提議他們參與大學裡的港人學會或組織，認識香港留學生，瞭解同代留港同胞的需要。還有，不可不忘《馬太福音》記著說：「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適度投資港股也可能是好法子（下省一段免責聲明）。這裡的邏輯無非就是多連繫，便會多關心。

推動流散下一代參與政治是大計畫。所謂「重劍無鋒，大巧不工」，說穿了這些都不是甚麼大道理，就是說當要使他們成為光復路上的提燈者，我們便要充當他們的引路人。若果我們要下一代光復香港的心開花結果，便要將他們的生命植在香港當中：先讓他們覺得香港與自己有關，再聚在一起，繼而發展出一套屬於他們的民族想像。假如事情這樣去，接下來便沒有我們的事了。■

從維港走到泰晤士河畔：

一張選票 再思流散社群

文／吳凱軒（英國杜倫大學學生，Vote for Hong Kong 2024 籌委）

「家鄉」裡的異邦人

本文刊登之際，筆者經已移居英國三個寒暑。由原先只打算負笈英國修讀政治，到現在回港之日遙遙無期，只能慨歎計畫永遠追不上時局。猶記得年前筆者受訪，談到自己作為僑民（expat），在英旅居、進修、工作，強調自己只是在他鄉的異邦人。無奈我城經歷丕變，惟有打消回港念頭。儘管筆者依然相信終有一天可以回港，也不得不承認情隨事遷。

與上一輩不同，我輩生於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未曾經歷英殖時期，無從懷念之餘，對英國也難言有歸屬感。英女王駕崩，筆者不會特別觸動，更遑論自身身分認同包括「英國人」。然而，既然要長居英國，就理應嘗試融入當地。筆者近來也對居住地漸生歸屬，開始關心地區事務，並嚮往歐洲生活。筆者居英僅三載，尚且有如此轉變，不禁猜想來英就讀七年中學的香港學子，以至早年移居海外的港人和其後裔，又是懷揣著甚麼心境和情緒看待香港。若然關心的話，原因為何？

光復香港為甚麼？

海外港人離港多年，少不了面臨在被同化和保存自我身分間，兩者割裂的張力。但他們對香港的想像和憧憬，以至社群間的凝聚力，仍然推動他們繼續關注那片記憶漸趨模糊的土地。筆者早前有幸到美國參與由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主辦的香港峰會（Hong Kong Summit），其中某環節，主持先邀請與會者思考各自的身分認同。當時，有為數不少人以「香港 / 港裔美國人」為自我介紹，他們大多移居海外多年，又或是流散二代。筆者不禁好奇，他們既然自視為美國人，也沒有打算回流香港，為何如此心掛香港民主進程？海外朋友答曰，因為香港理應屬於香港人，光復香港關乎道德對錯問題。「為何光復香港」對當下的筆者來說，反而來得簡單直接，就是冀盼回家啊。筆者以前不太理解海外港人，始終生活經驗迥異，但今次峰會一大



得著，倒是增進互相的理解，拉近了彼此間的距離。即使我們身分認同不同，即使我們動機各異（除了 noble causes，筆者就想回家而已），但我們殊途同歸——因光復香港而團結在一起。

讓政治成為我們的共同語言

因此，筆者與友人有一大膽構想，我們何不鼓勵港人社群，透過政治參與，反思我們的身分認同？

英國預計 2024 年舉行國會換屆選舉，剛剛移英的 18 萬香港人既有投票權，不少又居於搖擺選區（marginal seat），足以左右大局。因此筆者聯同數個在英港人組織，發起 Vote for Hong Kong 2024（V4HK 2024）。政治參與從不只參選一途，很多時候則始於自身和鄰里，此計畫旨在動員有投票資格的在英港人，積極關心來屆大選。筆者由衷希望在英港人可以透過本次計畫，加強社群行動力，凝聚在英港人公民社會，再次將香港議題帶進西敏寺。

V4HK 2024 主要分為三部分：

- 1) 英國政治制度簡介；
- 2) 與在英港人共議政策訴求；
- 3) 邀請候選人承諾支持在英港人最大共識訴求，並在關鍵選區舉辦選舉論壇。

我們會與地區港人組織合作，舉辦活動簡介英國政治制度，務求讓在英港人儘早適應新的政治格局。此外，我們會透過問卷調查，瞭解港人社群優先關注的議題，並向各英國政黨的代表傳達這些聲音，以期各黨能回應港人訴求。我們亦會在較多香港人聚居的地區，舉辦與候選人交流的活動，提供平台讓港人瞭解和質詢他們，更容易參與英國大選。

大多移英港人於過去數年忙於安頓，也不多涉足政治，但參與公共事務其實是融入社區的重要一步。我們期望透過此計畫，向在英港人介紹英國選舉和政黨制度，並為港人社群充權，讓港人也積極參與本地政治，促使英國政界繼續關注和重視香港議題。

以美國眾議院前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為例，她於 1987 年當選眾議員，其時華裔選民普遍反共，而其所屬選區三藩市華人比例較高，她亦成為美國政界少數自九十年代便積極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政治家。佩洛西當選兩年後，北京便發生天安門屠殺，西方與中國關係緊張，多國實施經濟制裁以至武器禁運。為反映選民的憂慮，佩洛西在各國政府恢復與中國的接觸時，依舊繼續抨擊中國人權狀況差劣。即使天安門屠殺於九十年代後期已不再是西方國家的重要議題，佩洛西至今依然年復年發聲明記念六四，亦經常批評中共打壓異見。雖則香港人在英國的影響力未必可以與之相提並論，但只要我們在港人聚居的關鍵選區努力不懈，相信假以時日，也會催生格外關心香港的國會議員。

我們的下一代

移英港人後代既不曾經歷香港的跌宕起伏，更談不上對香港有何牽掛和責任。他們未必再自視為香港人，甚至不會回港，親睹我們記憶中絢麗的維港兩岸。相較我們對香港的情感，下一代對她的想像必更朦朧。上一輩曾念茲在茲的議題以及政治紛擾，於他們而言，可能只是虛無飄渺的歷史，取而代之的，或許更似外人看待別國他鄉的心態。但正如二戰後移民南來香港避禍，從過客到落地生根，他們逐漸建立對定居地的歸屬感，香港的上一代也從「廣義中國人」的身分認同裡蛻變出「香港人」的概念，我們的下一代或許也會以「港裔英國人」自居，以另一個身分角度繼續關心香港。

若我們期許港人後裔延續關注香港，建立他們對香港文化的認同可謂是重中之重。筆者希望香



港後裔的身分認同，並不單單建基於生活文化，亦銘記上一代移民為自由民主等價值遠渡重洋，而這才是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只有正視並心懷這些政治上的追求，二代港人才真正得以產生對自己族群的認同。

筆者衷心盼望，本次計畫得以團結兩代港人之餘，也推動政治成為後代港人身分認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堅信，香港族群的文化和底蘊不止於生活上的習慣和對上班的熱愛，而我們的下一代，也將為我們所珍視的自由和民主，繼續關心千里之外的香港。■

Vote for Hong Kong 2024

Vote for Hong Kong 2024 由眾多在英港人組織共同發起，包括 Democracy for Hong Kong (D4HK)、重光團隊 Stand With Hong Kong (SWHK)、英國港僑協會 (Hongkongers in Britain)、Sutton 香港人 Group。

Website : vote4hk.uk
Instagram : [@v4hk.uk](https://www.instagram.com/v4hk.uk)



《如水雜誌 Flow HK》

2023 SEP Vol.11 你廣東話有啲敲咗

編輯委員會 張崑陽、黃台仰、Kennedy Wong、鍾樂豪、鄺頌晴、江旻諺、
式、馮敬恩、言、千八女鬼

編輯顧問 羅冠聰、吳叡人、譚競嫦、周永康、梁繼平

總編輯 張崑陽

編輯部 M.Y.、Jacky、日巷、卡卡、莫莫

美術設計 富六六

出版發行 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106 臺灣臺北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29 號 8 樓之 1
電話 (02)2564 3255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23 年 9 月

定價 新臺幣 450 元

客服信箱 contact_cs@flowhongkong.net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聯絡更換)

如水：你廣東話有啲敲咗 / 張崑陽總編輯。--
初版。-- 臺北市：社團法人如水協會，2023.09
面；公分

ISBN 978-626-96400-9-6 (PDF)

1.CST: 香港問題 2.CST: 政治參與 3.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673.8

11201621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如水 Flow HK》

官方網站：<http://flowhongkong.net/>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flowhkmagazine/>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flowhkeditorial/>

Vol. 11
2023 SEP

「何處是吾鄉」



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出版發行

| Printed in Taiwan | 新臺幣450元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